

徐枕亞著

雙鬢記

永福題

# 陳序

紅樓夢一書。極言家庭專制之惡。家庭專制之極。則必毀家而傷骨肉。朝廷專制之極。則必敗國而危黎庶。敗國而危黎庶。大不可也。毀家而傷骨肉。亦不可也。以國與家較。雖有大小之殊。然其受害則一也。三代後。君行其專制者。首則推秦政。臣竊君之柄而行。其專制者。首則推王鳳。在賈氏力行其專制者。則爲寶玉之父。竊一家之柄而行。其專制者。則爲賈璉之妻。是以一則名政。一則名熙鳳。此著書人點睛處也。秦政不能保。扶蘇而賈政不能有其子。王鳳謀危漢室。而熙鳳亦敗寧國。所以木石因緣。金玉因緣。皆可任其隨意顛倒。威權智術之下。竟能死黛玉。走神瑛。而不露其奸。作者苦口殷殷。當前指點。欲令人憬然以悟。而造成萬衆家庭之福也。無如後人忽焉而不察者甚多。吾友枕亞知其然也。故有雙鬟記之作。嗟乎。人心爭趨於險惡。豈一日哉。學前人之善。往往不足。學前人之不善。往往突過數倍。彼賈政。熙鳳之權勢。與夫襲人之奸狡。可謂超越尋常矣。然而尙不肯以黛玉配賈環。也不肯以黛玉配賈環。是其心猶有所不忍也。若以蕙姑許大雲。則固賈政。熙鳳所不爲。而亦襲人所不欲者。吾敢曰。芷梅尙不如。

政。老。而。王。夫。人。不。如。熙。鳳。若。秋。鴻。者。卽。襲。人。亦。羞。與。爲。伍。者。也。況。忠。心。耿。耿。之。紫。鵑。也。哉。是。則。益。見。棠。兒。爲。不。可。及。矣。蓋。撫。孤。一。事。比。之。紫。鵑。長。齋。繡。佛。尤。難。能。也。自。古。上。爲。不。道。也。必。有。巧。猾。知。機。爲。之。引。逗。而。贊。助。於。下。者。焉。亦。必。有。始。終。不。變。必。求。所。以。安。危。平。亂。之。方。而。挽。回。補。救。者。焉。有。前。一。等。人。此。事。之。所。以。壞。有。後。一。等。人。此。事。之。所。以。不。致。於。終。敗。有。前。一。等。人。復。有。後。一。等。人。此。棠。兒。秋。鴻。各。行。其。志。而。優。劣。之。所。以。分。雖。然。世。之。如。秋。鴻。者。何。其。多。耶。如。棠。兒。者。又。何。可。少。耶。不。然。以。芷。梅。王。氏。專。制。之。威。復。助。以。秋。鴻。之。猾。萱。兒。安。有。復。興。之。一。日。哉。閱。者。慎。毋。辜。負。紅。樓。夢。慎。毋。辜。負。雙。鬢。記。萬。萬。莫。至。毀。家。庭。傷。骨。肉。猶。自。以。爲。合。乎。情。之。正。也。萬。萬。莫。至。毀。家。庭。傷。骨。肉。而。始。悟。其。用。情。之。不。正。也。淮。陰。陳。醫。隱。撰。

## 吳序

枕。亞。作。小。說。慣。以。眼。淚。賺。人。者。也。一。則。玉。梨。魂。再。則。雪。鴻。淚。史。天。下。多。情。人。亦。旣。爲。之。廢。書。三。歎。同。聲。一。哭。矣。今。胡。爲。又。有。雙。鬢。記。之。作。也。陳。子。醫。隱。論。其。文。謂。實。一。部。奪。胎。換。骨。之。紅。樓。夢。縮。影。則。是。書。也。當。益。賺。人。眼。淚。矣。然。以。視。玉。梨。魂。若。淚。史。雖。其。言。哀。也。

同。而格。局。變。矣。夫。蕙。姑。誠。一。可。憐。蟲。也。當。年。婚。事。本。屬。二。雲。詎。母。有。成。言。而。父。更。貳。命。鴛。鴦。錯。點。鴉。鳳。乖。隨。況。復。紅。顏。未。老。星。落。少。薇。黃。口。橫。誣。霜。飛。六。月。令。尋。常。女。子。處。此。其。可。堪。哉。而。蕙。姑。不。以。情。殉。身。而。以。義。苟。活。直。迨。萱。堂。萎。草。季。子。零。秋。收。拾。家。庭。殘。局。而。始。相。從。於。地。下。其。事。大。可。哀。其。人。則。大。可。嘉。也。他。如。秋。鴻。口。尖。於。刺。心。辣。於。椒。作。僞。弄。人。卒。至。自。戕。其。身。此。一。大。快。事。也。如。棠。兒。食。人。之。祿。終。人。之。事。撫。孤。獨。活。不。讓。程。嬰。此。一。大。難。事。也。然。則。是。書。也。要。之。不。出。乎。哀。情。而。格。局。變。矣。是。不。僅。賺。人。眼。淚。而。已。亦。諷。人。警。世。中。有。數。之。作。也。是。爲。序。

民國五年九月雙熱吳懌序於枕霞閣下

## 吳序

情。之。爲。物。充。塞。於。宇。宙。之。間。浩。渺。無。涯。芸。芸。衆。生。自。呱呱。作。啼。時。卽。挾。情。以。俱。來。偶。爲。外。界。之。情。所。感。則。如。琥。珀。引。針。磁。石。吸。鐵。蓬。勃。怒。發。而。莫。可。禦。有。濫。出。之。者。則。桑。間。濮。上。遺。話。無。窮。適。足。爲。情。所。誤。惟。善。用。之。者。乃。能。止。乎。禮。雖。投。身。情。網。拔。足。莫。出。而。困。縛。以。死。固。有。可。原。者。在。也。若。今。之。世。所。謂。情。者。適。如。前。者。所。言。其。真。能。言。情。者。亦。殊。渺。



或出諸文人之理想而已。卽文人之理想。有時亦且不逮。掉筆鼓唇。所述者亦不正當之情耳。與欲固無異也。茫茫人海。間能言情者。又有幾人。惟徐子枕亞。能寫高尚純潔之情。不落下乘。宏篇巨著。層出不窮。若玉梨魂。雪鴻淚史。諸書一編。旣出。大放光明。讀者無論其爲老幼男女。皆因而得參情諦。點首泣下。雖以孽海慈航中流砥柱視之。可也。而枕亞猶不自己。今更以雙髮記付梓矣。言情刻骨。宛似石頭而高尚。則過之。蕙姑命薄。若鞦韆而落落大方。不殉情於初定婚約之時。竟忍痛歸。大雲懷恨。以歿其人格。尤不可及。設以常人爲之。必寫蕙姑殉情於前。則白圭之玷。豈尙可磨。卽欲自白。已不可得。世將視蕙姑爲何如人。耶。他若寫大雲之愁。二雲之柔。琪仙之惡。秋鴻之狡。棠兒之忠。皆淋漓盡致。畢肖其人。躍躍紙上。一似呼之欲出。吾於是知枕亞之作。爲不可及。而決非彼率爾操觚之自命小說家所可夢想得之者也。雖然。悲調獨彈。哀情述徧。一之爲甚。其可再耶。縱枕亞之才未盡。而讀者之淚行告罄矣。吾終願枕亞有以懺悔來。是爲序。毗陵吳綺緣撰。

# 雙鬟記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宦海歸颿日 | 華堂把袂時 |
| 第二章  | 梅花欣有主 | 琪草歎無姿 |
| 第三章  | 翠蓋陰如夢 | 瑤窗語似絲 |
| 第四章  | 兩情同入殼 | 一病害相思 |
| 第五章  | 毒計連環巧 | 驚魂泣路歧 |
| 第六章  | 密書勤往返 | 愛婢效奔馳 |
| 第七章  | 消息春光漏 | 嫌疑夏楚施 |
| 第八章  | 夜深來院落 | 歲暮各天涯 |
| 第九章  | 又遇糊塗父 | 聊興問罪師 |
| 第十章  | 迷心同寶玉 | 矢志類顰兒 |
| 第十一章 | 妖夢雞成讖 | 遺言鳳待儀 |
| 第十二章 | 老奴翻鐵案 | 阿嬌誤金龜 |

第十三章 青鳥無聊勸

烏鴉豈忍隨

第十四章 且循新婦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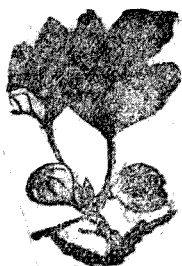
莫慰小郎癡

第十五章 緣法生前定

人心死後知

第十六章 紅顏歸浩劫

黃口爲扶持



# 雙鬢記

(原名棒打鴛鴦錄)

海虞

徐枕亞 著  
俞天憤 評

## 小序

乙卯之夏。羈旅申江。蕉雨一窗。茶煙半榻。閉戶謝喧。復患岑寂。新雨冀良。驅車過訪。呼醪命酌。促膝歡然。苦無下酒物。則相約各述一二故事。以代漢書。冀良曰。余浙人也。請言浙事。鄞溪村一段斷腸情史。卽於此時出冀良之口。入著者之耳。緬述既竟。相與嘅歎。酒意盡消。冀良囑余筆而出之。爲說部中添佳話。余曰。諾。歷數月而稿脫。無以爲名。商於冀良。冀良曰。君前著惆悵詩。有蝴蝶有生皆是幻。鴛鴦被打不成雙之句。余頗愛誦。而茲之鴛鴦被打。又爲實事。然則盍取棒打鴛鴦四字乎。余曰。善。因名之曰棒打鴛鴦錄。十年舊恨未死心。頭一段新愁又生腕。底此書成而著者之筆花與淚血俱枯矣。著者識。

評者曰。小說胡爲而作也。作小說者。見於天下之事物。物有足傷心。心有足慘。目有足摧肝。有足折腸。有足裂眦。扼腕有足鐫骨。墮淚以爲如是種種。天下後世必

有人與吾同具此傷心同具此慘目同具此摧肝同具此折腸同具此裂眦扼腕  
鑄骨墮淚吾欲天下後世之人與吾同具此懷抱吾必不能強天下後世之人生  
於今日今時以證明其同具之懷抱吾又不能與造物抵抗保此金剛不壞身歷  
千百劫以與天下後世之人證明此懷抱若是則作小說者苦矣抑亦知作小說  
者未嘗有所謂苦也吾作此小說以爲傷心以爲慘目以爲摧肝以爲折腸以爲  
裂眦扼腕以爲鑄骨墮淚吾知天下後世之人讀吾小說亦必傷心亦必慘目亦  
必摧肝亦必折腸亦必裂眦扼腕亦必鑄骨墮淚與吾作小說者同具懷抱所苦  
者吾作小說天下後世付與不知誰何之手吾所爲傷心者彼心未嘗傷也吾所  
爲慘目者彼目未嘗慘也吾所爲摧肝者彼肝未嘗摧也吾所爲折腸者彼腸未  
嘗折也吾所爲裂眦扼腕鑄骨墮淚者彼之眦彼之腕彼之骨與淚固未嘗裂未  
嘗扼未嘗鑄與墮也吾既作小說吾不能禁天下後世不付於不知誰何之手吾  
又不能自絕我自錮我自戒我不作此小說吾更不能闢除蕩滌天下之事物無  
所爲傷心無所爲慘目無所爲摧肝無所爲折腸無所爲裂眦扼腕無所爲鑄骨

墮淚。有是事。有是物。有是事物之變幻。吾之小說。以是而成。小說既成於吾矣。吾將自呈其罪耶。抑將自詡其功耶。在作小說者。固未嘗有是念也。何也。作小說者。不過欲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懷抱而已。其於行文過脈伏線。作小說者。能作小說。而不能自評其行文過脈伏線。不能自評。則天下後世之人。又烏從知其行文。烏從知其過脈。烏從知其伏線。又烏從知作小說者。於作小說時。作者已所不能體會。而體會之。若是乎。作小說者。既作小說。不得不加以評。加以評。則作小說者。所謂傷心評者。挾而出之。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此傷心矣。作小說者。所謂慘目評者。指而示之。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此慘目矣。作小說者。所謂摧肝折腸。所謂裂眦扼腕。所謂鑄骨墮淚。評者表而章之。辨而伸之。天下後世之人。同具此摧肝折腸。裂眦扼腕。鑄骨墮淚矣。夫然後小說之能事畢矣。所不可知者。評小說者。與作小說者。意或相左。詞或相背。吾以爲是。彼以爲非。吾雖自承與作小說者。同具此傷心。慘目。摧肝折腸。裂眦扼腕。鑄骨墮淚矣。而作小說者。不以爲然也。不以爲然。則吾費吾辭。吾勞吾力。終不能得作小說者之同意。且足污損作小說者。



之初旨則較之作小說者以小說付於天下後世不知誰何之手其傷心慘目摧肝折腸裂眦扼腕鑄骨墮淚將增加千萬倍也嗚呼天下事物之變幻固未易推測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雖以天下事物變幻之能力亦不能淆混其公理然則評小說者亦自有定評也評者誌

第一章 宦海歸颿日 華堂把袂時

麗日濃烘和風乍扇春氣如醇人物俱含醉意時則閒庭寂寂墻東小桃花得暖氣而嫩苞驟坼紅光閃然如靈蛇之吐舌令人目眩神蕩枝上有彩蝶二並翼雙棲鬚垂垂如柳絲倦舞惛伏不少動似同夢方酣深慮東風之吹散者俄一雛鬢持紈扇自花後躡行至髻觸枝枝動蝶驚起掠鬢額際而過輾轉入於花底鬢追逐之蝶繞樹數匝既而力疲飛漸低鬢身手殊矯捷乘其敝張扇猛撲之雙蝶皆墮鬢急攫而置之掌中向簾內呼曰蕙姑姑速取彩絲一縷來吾捉得雙鳳子矣呼竟果有一女郎應聲掀簾出梳雙丫髻隨步而顛年事殆僅得花信之半玲瓏嬌小曼妙無倫吐嬌脆之音問鬢曰蝶安在鬢示諸掌女郎以纖指劈紅絲引而長之以兩端各縛一蝶執其中樞授諸鬢

使繫於枝上蝶拖絲而舞迎風蹁躑良久不得脫彩衣耀日光閃爍如流星趕月鬢撫掌女郎亦粲齒方譁笑問一中年婦自外入見狀微訶曰蕙兒汝又作惡劇矣人物皆以適性爲樂彼一對可憐蟲以花爲天雙宿雙飛何等自在汝乃無端加以束縛以供己之笑樂是誠何心試思若余將汝長日深鎖毋許越閨門一步汝能堪之乎女郎受責低首無語鬢笑解曰夫人頃余得雙蝶於枝頭睡方濃也姑娘恐渠等此時同宿異日分飛故特地爲作月老以赤繩繫之耳女郎聞言怒鬢以目復舉首凝視雙蝶若有所會亟命鬢解之鬢笑而前婦攜女郎手緩步入簾鬢既縱蝶亦隨入玉鈎初上花氣襲人氤氳莫辨婦旋指窗外小桃謂女曰蕙兒自汝出世以來此花已十三度含笑春風矣此後韶華漸盛非復雛年汝長日驕縱慣至今猶愁跳如許將何以見人吾視汝殊弗類大家女也女郎迴身就婦嬌呼曰母親兒願常依母懷爲狀滋樂不願見生人也且此孤村荒僻所見皆田夫牧子又曷從得貴客者婦撫之曰癡兒汝豈能常處家中爲戀乳之雛者汝父親耶當五十餘年祇有汝一塊肉必欲汝將來博得女學士譽爲吾陸氏門楣光屢欲延名師課汝顧鄉僻不可得昨乃商汝舅父命汝隨兩表兄讀

舅父已允收汝爲女弟子。明日便送汝往耳。吾今問汝願讀書否。女郎沈思有頃。答曰。讀書苦樂。兒未之審。然阿父教兒讀書。兒安敢違。婦喜曰。此言纔近理。兒勿懼。讀書樂也。汝兩表兄。大者長汝三歲。質稍鈍。小者長汝一歲。已能偷筆作文。聰穎獨絕。爲人亦循謹。瑟縮如女兒。汝今識字無多。而慙跳性。成適與之反。脫汝身爲男子者。吾又奚言。女子則未可。汝今往舅氏家。後宜斂其嬌慙之性。習爲嫻靜之容。與二兄爭勝於學問。勿貪嬉。畏讀。蕩佚自恣。被人家笑話。而謂若母平日絕無閨訓也。女郎默然微點其首。示允意。婦復叮嚀數語。旋起去。鬟復將簾鈎放下。回首顧女曰。姑娘明日將伏案作書生矣。女郎微慍曰。賤婢瑣瑣。令人厭讀書。則讀書耳。說甚書生書熟。耶。鬟掩口而哂。復言曰。婢子識得王家兩公子。大公子貌少寢。二公子則溫文爾雅。風貌之佳。與姑娘埒。姑娘明日見之……語未畢。女郎怒止之曰。棠兒。汝今日奈何。說出幾多風話。不怕舌爛。耶。我渴甚。其爲我取碧螺一盞來。鬟笑應而去。回視女郎。低鬟悄坐。柳眉微蹙。兩腮邊紅雲。徐上手承其頤。脈脈不語。知其芳心之被警者深也。

距杭州城西二十里而遙。有村曰。鄮溪。境地清幽。塵飛不到。雞犬桑麻。別饒野趣。時人

以。比。桃。源。村。抱。一。溪。源。遠。而。流。長。厥。名。曰。鄮。故。卽。以。是。名。其。村。村。中。人。烟。稠。密。不。類。荒。寂。然。多。務。農。晝。茅。宵。絢。烟。蓑。雨。笠。出。作。入。息。渾。然。太。古。之。民。書。且。不。讀。而。塵。世。紛。華。自。不。足。以。縈。此。中。人。之。心。腦。所。謂。簪。纓。世。族。詩。禮。舊。家。蓋。屬。絕。無。僅。有。之。厥。維。二。姓。一。曰。王。一。曰。陸。隔。溪。而。居。衡。宇。相。望。其。先。世。多。有。聲。於。時。門。第。相。埒。又。同。占。一。村。由。是。感。情。頗。厚。兩。姓。互。相。聯。姻。已。非。一。世。厥。後。王。氏。稍。替。而。與。陸。結。婚。嫁。則。仍。不。衰。蓋。若。彼。此。相。捨。村。中。更。無。可。與。婚。者。適。當。之。門。戶。勢。將。遠。求。之。村。外。故。王。不。仰。事。夫。陸。不。低。視。夫。王。親。誼。重。重。蟬。聯。而。下。以。世。其。家。故。人。又。以。擬。古。朱。陳。焉。距。今。二。十。年。前。王。氏。族。中。有。字。樵。舡。者。宏。才。碩。學。早。歲。登。賢。書。頗。負。時。譽。顧。性。曠。放。不。受。羈。勒。浮。沈。宦。海。者。十。餘。年。心。切。厭。苦。自。念。家。有。田。園。足。資。溫。飽。奚。事。碌。碌。不。了。於。是。導。鱸。託。興。松。菊。榮。情。旋。解。印。綬。載。琴。鶴。而。歸。浮。雲。富。貴。敵。屣。功。名。灑。如。也。時。樵。舡。之。子。長。曰。大。雲。年。十。六。次。曰。二。雲。年。亦。十。四。隨。宦。數。年。學。殖。荒。廢。樵。舡。恐。其。長。而。失。學。乃。於。歸。隱。後。親。督。教。之。拂。衣。高。謝。閉。戶。著。書。家。有。隙。地。闢。爲。小。園。課。兒。纂。述。之。暇。種。竹。栽。花。以。爲。樂。陶。彭。澤。罷。官。歸。去。自。稱。羲。皇。上。人。董。江。都。去。位。閒。居。厥。有。春。秋。繁。露。泉。石。膏。肓。名。山。事。業。樵。舡。蓋。兼。而。有。

之矣。樵舫以早達故。破王陸聯姻之例。就婚外省。夫人楊氏。籍隸邗江。亦名門系。遭亂家毀。子遺一七齡。侄女。字曰琪。仙依姑氏。以居。樵舫歸時。琪年已十五。娉娉孌孌。婀娜多姿。一枝解語。花雖非己。出已歎無家。樵舫夫婦憐愛倍至。亦令捧書隨兩兒。讀小艸。依依同受春風。嘯拂樵舫。此日又儼然以馬融自況矣。

樵舫有妹。適陸氏芷梅。芷梅生一女。名蕙姑。吾書開卷所述之女。郎卽其人也。芷梅亦邑名諸生。晚年涵於麴蘖。不能自課其女。而一握掌珠。時縈懷抱。不欲孤負天生慧質。於金屋中藏沒字碑也。爰商諸樵舫。令蕙姑隨侍絳帷。樵舫誼無可却。諾之。王夫人聞之。亦大喜。喜蕙姑來。則琪仙又多一璇闈采伴也。

翌日。鄖溪之濱。繫一畫舫。舟中人一一自柳陰中出。則陸夫人已攜蕙姑偕棠兒渡溪而南矣。既至。王夫人率琪仙偕出迎。入禮畢。蕙姑依其母坐。琪仙坐於王夫人之側。方欲有言。忽履聲橐橐。樵舫自外而至。且行且呼曰。吾妹已挈得甥女來耶。陸夫人起。命蕙姑禮見舅父。樵舫注視蕙姑。喜形於色。顧陸夫人曰。蕙甥女三年不見。便長成如許。妹真有福哉。陸夫人笑曰。吾輩骨肉。勿作客話。個妮子。大累人。尙乞吾哥以吟誦餘閒。

加惠及之。稍稍澤以詩書。俾得略明禮義。妹願已足。不望其爲蔡文姬。曹大家也。樵艖曰。敬聞命矣。敢不盡力。吾視甥女美秀。若此。其中必慧。讀書之事。諒非所難。吾妹拭目以俟。其成可也。陸夫人曰。渠父終日沈湎。有女不教。乃以累吾哥妹。心終有未安耳。情話移時。樵艖興辭而出。兩夫人復相款語。蕙姑與琪仙緣屬。初見素醫。並呈橫波。互矚各有若離若合之情。兩夫人視之而笑。令叙齒。相呼蕙姑幼。琪仙二歲。乃姊。琪仙。琪仙亦答呼蕙妹。旋各低首不語。若互懷心事者。琪仙視蕙姑。清如蓮蕊。豔比芙蓉。西子當前。東施却步。不禁自歎。弗如蕙姑。視琪仙。端莊流麗。氣象雍容。綽態柔情。自饒嫵媚。且彼入學已久。胸中已有書囊。自顧姿容。或尙如人。而歲月蹉跎。一經未熟。縱懷錦繡。肝腸尙是未雕璞玉。以視琪仙。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計。則亦內媿不已。含情脈脈。對坐無言。兩夫人見狀。以爲小兒女羞澀常態。日後相處。久自能歡合。無間。不知兩人心中。初非羞避。不過一覷面而動其相傾相慕之誠。各結一我不如人之想而已。

有頃。陸夫人問大雲。二雲何在。王夫人答在塾中。隨命婢子秋鴻喚兩公子來。秋鴻者。本王夫人之侍兒。今則夫人命遣侍琪仙者也。秋鴻去未移時。偕大雲來。而二雲不至。



大雲以姪禮見姑母畢。目灼灼遍矚室中。見蕙姑。卒問曰。此何人。王夫人笑曰。此若蕙妹。三年不見。便不識耶。大雲諦視良久。曰。是矣。是矣。我憶蕙妹。兩頰有酒渦。當時謂妹將來必善飲酒。今審之。渦痕宛在也。語已。直前牽蕙姑衣。而口呼妹。蕙姑驚避。低聲曰。大哥胡爲。大雲狂笑曰。今日之蕙妹。乃與曩者與我同騎竹馬時之蕙妹。易一人矣。王夫人曰。汝與蕙妹年俱長矣。尙可如兒嬉時。頑慙作爾許態耶。今後蕙妹與汝同塾讀。汝其善視之。且汝弟聞喚。胡不來。十餘齡男子。猶覷覷怕見生客。良可笑。人汝速去。挾以來。與姑氏及妹相見。謂若妹。固非生人。此後且將久相與處也。大雲喜躍曰。母親茲語確耶。蕙妹將長留我家耶。噫。我樂煞矣。言已。返身遂奔。足絆於檻。身向前傾。棠兒急掖之。乃免。復狂奔而去。棠兒掩口吃吃笑。蕙姑驟爲大雲所窘。不覺驚羞交并。既而私念。頃所見者。其爲我大表兄耶。胡蠢蠢如三家村童。乃不類讀書人家子弟也。正馳思間。聞其母語曰。大雲失之躁。二雲失之靜。吾視兩姪。殆有過不及之差。能劑其平。斯爲善耳。王夫人頷首稱是。語次。二雲入矣。旣而垂首不作一語。王夫人叱之曰。奚事遲至。至又訥訥。乃爾。千呼萬喚。不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汝豈潯陽商婦之後身耶。二

雲受責則轉面向其姑鞠躬言曰姑母至應早來拜見適塾課未了是以遲遲幸姑母恕罪陸夫人聞言微笑王夫人曰偏汝有許多推諉誰教汝長日伏案並此會客一晌之光陰而亦惜之者幸姑母非外人或不汝責汝妹在此可相見也陸夫人亦命蕙姑起與二雲爲禮方二雲初入時蕙姑不敢仰視低垂粉頸幾及胸次旋聆其語音溫婉如女子絕不似大雲之粗暴則不禁微抬其首偷眼觀二雲水神冰骨玉立亭亭而蓮花之臉倏變桃花心竊笑個郎之愁不知己之素靨亦正與二雲不期而同時紅透也繼聞母命爲禮復立俯其首羞幾不耐而此時之二雲已肅然至其前長揖呼妹妹矣蕙姑無奈起立答禮而二哥兩字微透齒縫而出清圓無比入二雲之耳轉令二雲立釋其羞赧心頭突起一不可名狀之快感念我與蕙妹相差祇一歲兒時嬉戲兩小無猜妹與吾最暱竹馬青梅昨日事耳今在吾眼前者卽爲吾妹固已非復髻年情狀儼然造成一美人標格矣此後一堂晤對燈影書聲當必別有佳趣思至此則心爲大樂而此時蕙姑心中悠然起無窮幻想亦正與二雲同意如若人者殆可稱之爲佳公子昆季之間雅俗之不侔如此棠兒之言良不我欺繼復念我何爲忽涉此想他人品致

之優劣與我何與乃勞我加以評騭於是頰復大絳俯仰若無所容既而二雲謂其母曰蕙妹來此將以何處居妹園外乎抑園中乎兒意蕙妹與琪姊同居園中佳也王夫人曰茲事我幾忘却園中尙有空屋數間汝可導妹往任擇一處卽遣婢媪輩掃除可也二雲卽顧蕙姑曰然則蕙妹可隨我來蕙姑羞不能答棠兒曳其裾使起不覺盈盈離座姍姍從二雲行矣

評者曰天地日月吾知其爲天地日月也山川河岳吾知其爲山川河岳也鳥獸草木吾知其爲鳥獸草木也於何知之於知其名而知之雖然天地日月山川河岳鳥獸草木固未嘗自表其名自稱其名也未嘗自表其名自稱其名吾又烏從知其名而名之哉於是知天地日月山川河岳鳥獸草木固未嘗有其名其名乃人自名之耳人自名之而吾卽以人名之者名之則名固無所定也說文云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名而出於冥不相見則名之爲名吾知之矣吾知名固由人而着因事而成以無名名之則名乃益著今吾所評之雙鬟記蓋非其原名也其原名爲棒打鴛鴦錄夫既定名爲棒打鴛鴦錄矣曷爲又名曰雙鬟記蓋雙鬟記者

易名也。易名可爲定乎。曰不可定也。吾視之爲雙鬟記。吾固重視書中之棠兒與秋鴻也。人苟不重視之而遷其目光於大雲二雲則雙鬟記之名不適也。人又或注意於蕙姑琪仙則雙鬟記之名又不當也。人更或別具見地契心於樵船芷梅則雙鬟記之名更不可符合也。由是而言則吾評雙鬟記謂之曰評雙鬟記可謂之曰不評雙鬟記亦可總之評者自評者雙鬟記自雙鬟記二者本不相謀吾之所評不能強作者之心理合吾所評吾之所評又不能強讀雙鬟記者讀吾之評吾之所評又不能強讀吾之評者謂讀雙鬟記必讀吾評一言以蔽之曰吾憑吾之見吾之心吾之經歷吾之精神契合以評之耳。讀吾評而恨之厭之叫囂喧突而罵之吾不懼也。讀吾評而甜吟之蜜詠之細意體會之吾不樂也。吾所懼者懼吾之評不爲人所厭棄吾所樂者樂吾之評不爲人所權悅吾既評之矣吾暢吾言耳吾表吾見耳固不係乎讀吾評者之如何耳嗚呼噫嘻。

麗日濃烘和風乍扇春氣如醇人物俱含醉意此十八字非雙鬟記第一章第一行之語乎似此風光綺麗之文字當於豔情小說中得之不圖見之於慘情小說

之雙鬟記不知此十八字固字字含有哀感痛戚之反面也。要知濃烘之日，瞬即西沉乍扇之風，轉爲罡惡春不長久人物云亡一部慘情小說。開首即現此傷心語。天下不少傷心人，讀之當放聲一哭而不忍卒讀也。觀於末章云：風捲殘雲，剝那間一家都盡。益知此十八字直後先呼應，興廢攸關，非徒以煇爛爲工也。蕙者慰也，琪者忌也，有所慰偏有所忌，有所忌則無足慰矣。棠者堂皇冠冕也，秋者肅殺之厲氣也。一室之中，一家之內，殺氣既盛，轉足損堂皇冠冕之事。作者於命名時固有深意存也。讀者幸勿略視之。

一部雙鬟記而開首之雙字，乃在於蝶。若曰並翼雙棲，若曰雙蝶皆墮。若曰捉得雙鳳子矣。作者於此閒筆中，既點明雙字。至末章則云：王氏之盛衰，其關係乃在兩婢。兩亦雙之意也。以雙字起，以兩字結，亦是作者命意所在。

末章云：棠兒今尙在。是以棠兒結全書也。不知棠兒兩字實出於蕙兒之後。首章云：女郎怒止之曰：棠兒。汝今日云云，是爲棠兒出處。然開首曾云：俄一雛鬟持紈扇。則棠兒固以之引起全書也。吾故曰：全書之起結，乃在棠兒。

豈能常處家中可矣。舅父允收女弟子可矣。必曰隨汝兩表兄讀誠不知陸婦是何居心也。一着錯滿盤敗矣。

王夫人喜蕙姑來。琪仙又多一璇閨采伴。寫王夫人之昏憤糊塗不理家政。外權旁落意在言外。

世風日下。克己之學不復有人。不圖蕙姑見琪仙。竟發生內媿二字。嗟乎蕙姑惟能內媿。故不敵琪仙之狠。琪仙惟不能內媿。故能勝蕙姑之直。種種變幻不測之事。此二字已成鐵證。

蕙姑以爲他人品致之優劣。與我何與。此是克己工夫。而獨不能責之於琪仙。吾評第一章畢。喟然嘆曰。禮教之防男女之嫌。可不戒哉。觀陸婦以女入學。未嘗不具有見地。村中不乏人師。不難延之教讀。奈何必使之與兩表兄共讀。而不與琪仙共讀。教女者當如是乎。樵船以琪仙與兩雲共讀。亦欠斟酌。大抵樵船以早達。故官氣沁入心肺。又欲勉強嘯傲林泉。以蕭灑疎放自命。瓜田李下。漫不經心。不然何難阻其妹之送女入學乎。又何難助其妹延師教女乎。吾故曰蕙雲之死。



秋琪之惡皆樵船養成之陸婦發軔之也。

第二章 梅花欣有主 琪草歎無姿

人皆置莊身不到。富貴難與逍遙兼。惟公出處得自在。決就放曠辟炎炎。樵船纔到中年。早醒塵夢棄五斗。而不顧拓數畝。以自娛。禹錫此詩。殆可移贈。其所闢之園。占地無多。結構殊妙。樵船意匠經營之後。命匠人依樣爲之。誅榛鞭草。帶石買松。既穿池而築山。復度材而選勝。精舍數楹。雜栽花木。桂。杉。籬。莎。亭。薛。樹。樸。陋。少。文。參。差。有。致。雖。無。隆。樓。傑。閣。之。觀。自。得。平。泉。輞。川。之。趣。園。成。樵。船。徧。覽。之。笑。曰。邱。壑。略。具。水。竹。平。分。是。不。得。爲。大。觀。也。可。名。吾。園。曰。小。有。因。手。書。小。有。二。字。以。署。之。園。門。啓。處。植。柳。兩。行。中。砌。白石。爲。徑。望。之。蜿。蜒。而。深。彷彿。有。鱗。鱗。碧。瓦。掩。映。於。千。絲。萬。縷。間。者。深。柳。堂。也。堂。位。園。之。中央。室。凡。三。楹。四。面。有。窗。啓。窗。則。綠。蔭。垂。垂。侵。簷。而。入。一。室。皆。碧。樵。船。以。其。深。而。靜。也。命。二。子。讀。書。其中亦爲己長日休憩之所。後枕一池。池水清漣。外通鄮溪。其流汨汨。蕩日。梳。風。活。潑。可。愛。有。亭。翼。然。集。於。波。心。水。流。至。亭。被。激。折。回。悠。然。而。逝。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樵。船。曰。是。亭。宜。名。活。碧。池。中。植。荷。數。百。本。想。當。夏。時。紅。渠。出。浪。綠。

蓋成雲驕陽乍匿晚風徐來蕩小舟撥花而進繫棹入亭納涼小飲花香水氣清沁詩脾當飄飄乎有羽化登仙之意也深柳堂之前左行百餘步綠楊盡處遂入梅林羅浮館淩虛而建高出平地花時月夜憑館獨立一鏡涵空萬枝破鼻恍如置身瓊樓玉宇高不勝寒俯視則全園勝景盡在目前館通秋聲院前有孤桐後有修竹分占水雲獨宜風雨秋聲以是名焉過秋聲院而西爲菊畦竹籬圍之醉陶居位其中九日風光三秋景色持螯對酒於此爲宜過菊畦數十步爲桂花廳廳廣容十席爲臨時宴客之所不以居人廳左則天香閣在焉魏紫姚黃繞閣羅列閣制亦較麗攢臺鬪拱簇簇生新入其中覺有一種富貴塵俗氣爲樵舫所不喜出天香閣更歷梨笑軒盃薇院冷紅亭數處而會於深柳堂數椽之築易窮四時之景略備此小有園之大概也

蕙姑從二雲入園循石徑而前二雲且行且語蕙姑曰小園荒僻苦無佳處足以居妹今且詢妹妹喜繁華熱鬧之場乎抑喜幽閒清淨之境乎蕙姑面頰未遽答棠兒代答曰二公子知之吾姑娘固深喜幽閒清淨者也蕙姑突轉鳳目斜睨棠兒似甚怒其多言者二雲喜曰以吾妹清淑之質所好自與人異然則吾羅浮館今得主人矣因導入

館中窈窕。文窗綠紗。深護筠床。斐几清無點塵。似久虛左。以待者。二雲命棠兒將紗窗盡闢。而與蕙姑憑檻。以觀萬樹梅花。全林在望。時方春半。香雪猶濃。月彩冰姿。對玉人而獻媚。疎影重重。舞來眼底。寒香陣陣。清到心頭。蕙姑失聲驚歎。二雲問曰。妹視此間佳乎。蕙姑曰。佳甚。妹身至此。神栩栩而欲離。心悠悠而若蕩。殆不類人間也。二雲曰。此亦何足爲佳。特在此園。則已占優勝耳。妹玉骨珊珊。合與癯仙作伴。居此良宜。曩者琪姊入園。棄此不顧。後乃居於天香閣。吾甚惜琪姊以聰明嬌好之姿。乃不解雋逸孤高之趣。甘與彼凡花俗卉爲緣。月明林下。冷落美人。嘗竊爲斯館嗟不遇。然似此靜境。固非繁華夢中。人所能駐足也。妹亦以吾言爲然否。蕙姑微頷其首。默忖二雲之言。何與吾意。乃不謀而合。察其語意。似不滿於琪仙。則琪仙恐非吾伴。由此可知。二雲平日性情。必與琪仙相左。旋忽自警。吾真荒悖。二雲與琪仙之性情。又與我奚預者。於是爽然若失。紅雲一朶。不期而重上桃腮。時二雲方目注窗外。指點園中亭台各處。以示蕙姑。初未暇審視蕙姑之面。蕙姑乃得潛解其羞。意力排雜念。靜聆二雲之言。

既而蕙姑問二雲曰。哥等讀書之處。亦在園中耶。二雲曰。吾健忘。乃未以此告妹。因指

深柳堂語蕙姑曰。彼萬綠叢中。露青粉牆頭一角者。卽吾兄弟與琪姊讀書處也。堂名深柳。去羅浮館不百步。而遙將來。妹與吾等同讀晨夕。往返亦較便捷。妹足弱。若相距過遠者。將不勝步履之勞。故吾意妹以居此爲佳。蕙姑曰。謝哥厚愛。特妹以陋質託此仙居。殊嫌不稱。不怕梅花笑人耶。二雲曰。妹勿言此。吾視妹殆天仙化人。非復塵世所有。梅花有知。必引爲知己。若他人居此。乃真唐突矣。言訖。目注蕙姑。而笑。蕙姑面微頰暗思。二雲所言之他人意。必有所指。心復怦怦。久之不答。二雲復指一處。示蕙姑曰。是名秋聲院。本與羅浮館相通。彼處有梧桐幾樹。修竹數竿。小築一椽。別饒幽趣。溽暑困人時。妹可移住其中。以消長晷。且待聽秋風第一聲也。蕙姑頷之。憑眺移時。蕙姑欲行。適王夫人遣一嫗來請。並詢居處已否。擇定。二雲囑嫗曰。卽以此室安置姑娘。汝可從事灑掃。俾姑娘今夕卽遷入也。嫗應諾。二雲乃偕蕙姑等相將出館。謂蕙姑曰。我尙須往深柳堂去。不能伴妹行。妹返請寄語姑氏。可多留吾家幾日也。蕙姑低聲曰。二哥請便。語訖。不禁橫波一粲。旋即轉面他嚮。棠兒視二雲冉冉向柳陰中去。至於不見。乃促蕙姑行。且行且言曰。主母每謂王家二公子羞澀。類新婦與人。應答訥訥。不能出口。今

日與姑娘娓娓而談十分活潑乃大異往昔亦可怪也

是晚陸夫人辭歸留之不可臨行密囑蕙姑重申前訓蕙姑一一領會乃返棹過溪自是以後蕙姑寄食於王氏一水盈盈母女之情從茲隔斷矣棠兒爲蕙姑整設臥具諸事二雲殷勤來助摒擋半日而久無人居之羅浮館已煥然一新絕類大家繡閣部署粗竟二雲周視之喜曰此可以居蕙妹矣因問棠兒曰汝青春幾何侍姑娘幾年矣棠兒答曰婢子與姑娘同歲九齡鬻身陸氏侍姑娘纔四年耳二雲曰吾視汝頗伶俐平日必能得姑娘歡今姑娘來吾家舉目無親汝更須善事之勿使彼不適而動思家之念棠兒曰公子言婢子敢不承命特姑娘年幼不省世事驕縱性成來此地生疎一無失檢尙望公子隨時指正加意護持也二雲曰此不必慮姑娘來吾家與己家同一切均可隨意毋事縮朒誰則敢欺負姑娘者旣而顰蹙曰吾所慮者非他大公子耳棠兒愕然曰大公子耶頃者姑娘亦幾爲所窘因舉當時相見之狀告二雲二雲曰此何足道後將有更甚於是者汝可爲姑娘言吾家大公子性頑好嬉年已成人童心未改平日叫囂跳踉無所不至琪姊亦曰恨之刺骨將來或有開罪姑娘之處望姑娘以大

度容之抑吾更有爲汝囑者。秋鴻婢子年較汝長是兒心計頗深。又見信於吾母。往往恃寵而驕。汝其慎防之。彼若有所詢。勿以實言告。彼恐滋事端。此不必以語汝。姑娘汝默識諸心可耳。棠兒曰敬諾。

燈火齊明。肴核紛列。王氏家人報用晚餐矣。衆人中惟樵船不與同餐。王夫人與大雲

二雲及琪仙蕙姑圍桌而坐。以蕙姑初至。待以客禮。故殺饌獨豐。王夫人殷殷勸進。雜以親話。蕙姑此時已稍釋羞赧。席間酬答甚歡。二雲與琪仙均謹謹自持。無多言笑。惟大雲又不禁露其狂態。目光灼灼。頻頻矚蕙姑。蕙姑微覺則急垂其首以避之。飯罷大

雲二雲俱辭出。王夫人留琪仙蕙姑共話。詢蕙姑以在家何作。曾讀何書。蕙姑約略告之。夫人曰。汝今從兩兄讀舅父性極和平。塾課又至簡。不以苦汝。倘不適者亦可暫不上學。決不汝怪。吾嘗爲汝舅父言。小兒女嬌弱之質。固不宜以繁重之事困之也。卽如汝琪姊。年長於汝。學問猶淺。誦讀而外。乃助我處理家政之時。爲多。蓋女子學習家政。乃分內事。讀書其末也。若僅沾沾從事於學。不問其他。卽使胸羅錦繡。口吐珠璣。而於文字外一無所知。將來復何以操家而治事耶。蕙姑唯唯而心竊非之。意女子亦猶



人耳讀書。豈男子所獨有之事。至謂讀書諸事皆廢。斯言亦未盡確。夫人又言曰。汝在此當如在家不可見外。吾老悖且事多。恐未能常留意。及汝有需。可向汝琪姊索之。勿拘拘形迹。吾心纔慰。蕙姑又唯唯而心復自念。矜氏之言。若此則琪仙必能得彼歡心。而吾舅氏一家家政。殆已半歸其人之掌握。思至此。乃不禁頽目琪仙。琪仙方俯首拈帶。顰坐無言。沈沈類有所思。忽忽若有所失。蕙姑亦不解其何以致此也。談話既久。夫人微有倦意。琪仙蕙姑乃同起告辭。

二人攜手入園。琪仙欲送蕙姑至羅浮館。蕙姑却之。琪仙不可。卒與偕行。甫至館門。聞有嘻笑之聲。自內而出。蕙姑不勝驚異。入則大雲方跳擲室中。捉秋鴻共戲。秋鴻不從。棠兒則在旁默視。不發一言。二人既入。秋鴻脫身遽遁。琪仙怒目視大雲曰。大哥奚事至此。大雲指蕙姑曰。我來尋蕙妹。欲與共嬉。詎久待不至。乃累我盼煞。琪仙叱之曰。誰與汝嬉者。蕙妹係生客。奈何。嚙。嗚。至此長大如許。遠不如二弟之老成。枉作大哥。哥。吾眞爲汝羞死矣。大雲笑曰。妹妹不喜我。我亦能學老成也。則返身據床側一椅而坐。閉目垂手。狀如土偶。琪仙覩此頑狀。不禁微微一笑。詎大雲坐未移時。又隨手啓蕙姑鏡。

匣出奩具而玩弄之。碎粉零脂，狼籍滿案。玉釵金鈿，敲擊有聲。琪仙急起奪之曰：「汝再在此騷擾者，吾將立訴之。」姨丈賜汝一頓打汝意云：「何大雲聞言頓懼，釋手曰：『妹妹勿訴。』」琪仙曰：「然則可速去。」大雲急曰：「我去我去。」且狂躍以出。琪仙微歎，視蕙姑已梨容失色，瑩然欲涕。琪仙慰之曰：「此誠惡魔頑劣，至不可理喻。我在此久，爲所窘者屢矣。妹此後見彼萬不可假以詞色，偶有忤犯亦幸勿生氣。不然此間正未可居也。」蕙姑黯然而無語。琪仙知其不樂，則更覓他語以悅。蕙姑既而曰：「此間高曠不適人居，吾坐此片刻已覺瑟縮，有冷意。妹胡欲居此處？吾視妹弱不禁風，獨不畏清寒如許耶？」蕙姑答曰：「妹初漫無成見，二哥欲妹居此，妹卽不復他擇。若姊欲妹移住別處者，妹亦可從命也。」琪仙聞言，顏色倏變，旋復力自矯飾，囁言曰：「妹倘合意者居此亦佳。」茲縱談久，妹日中勞頓，須早安置告別矣。言已遂起。蕙姑見琪仙驟現不安之狀，茫然不知所謂，則亦起立送之出。

蕙姑既返，召棠兒入詢以大雲及秋鴻來館事。棠兒憤然曰：「吾晚餐後以館中無人，卽忽忽返。至則見二人在室內，亦不知以胡時來。秋鴻瑣瑣問我，姑娘芳齡幾許，有婆婆。」

家否。吾掉首不答。彼乃唾我。大公子語尤絕荒謬。吾亦不欲複述之。以穢吾之口。而汚姑娘之耳。蕙姑聆竟。面發頰。噫氣微吁。狀似劇怒。久之無言。棠兒旋復以頃者二雲之語告蕙姑。蕙姑卒問曰。汝何處見彼者。棠兒曰。吾方料理室中諸事。二公子來。此相助却之。不得。卽以彼時語。吾蕙姑復不語。念似此情狀。此間又烏能駐足。既有大雲之頑梗。復有秋鴻之奸黠。吾以一孤弱女子。有何能力。足與相抗。且始氏命余萬事。皆問琪仙。秋鴻爲琪仙侍婢。關係至密。然則吾此後若不見侮於大雲者。亦將受制於此婢。二哥一人。又焉能護余者。又薰憶頃者琪仙聞余提起二雲神喪色沮。如受巨驚。此果何爲。殊難索解。思至此。則不禁惴惴兀然如坐針氈。然既來此。決無卽歸之理。則惟有深自防範。力避嫌疑。以期免禍而已。乃顧語棠兒曰。今吾與汝寄食人家。隨處皆須留意。二公子囑汝之言。識之勿忘。見秋鴻時。慎勿向之饒舌。且此後微論吾在此與否。汝可長肩館門。大公子若來。可婉言却之。毋遽令人棠兒。應諾。繼忽昂首詢曰。然則若二公子來。拒之耶。抑納之耶。蕙姑聞言。面復發頰。微睨棠兒。似嗔似喜。良久低聲曰。若彼來者。納之可也。言已羞絕。棠兒領首一笑而出。

評者曰。居恆怪中國人居家之不肯植花木。又未嘗不怪官家之好置園林。夫不植花木。不過一俗子耳。不足道也。至若宦海歸來。身受夫聲色貨利之浸潤。一旦田園悶處。苦不能耐。則必出其貪囊大興土木。以爲娛老之計。吾非謂亭臺水榭之不可不有也。吾蓋謂亭臺水榭之不宜於居家也。大抵中人之產。其居處不外乎大門大廳。東西書舍。內則上下房。左右廂。後則高樓三五楹。旁則井竈雜屋。居其中者。若祖。若父。若子。若孫。若姑。媳。母女。婢僕等。居於是。食於是。行動言語於是。門皆向陽。戶皆洞啓。如是。則隱蔽詭怪之事。必不發生。至若居家而兼置園林。則迴廊曲折。不勝春花秋月之情。流水清漪。乃有遡遡伊人之概。於此而不以童頭豁齒之老夫老婦容與其中。反任一般青年男女留連於內。於是因境生靜。因靜生感。因感生怨。怨生而禍患隨之矣。若樵舡之官。況及樵舡之政績。書中固未嘗言及之也。吾意其人。尙非奴顏婢膝之流。乃掛冠歸田。不從事於恤孤憐貧諸事。獨斷斷於意匠經營。誅榛。鞭草。帶石。買松。穿池。築山。度材。選勝。則其人可知矣。深柳堂也。活碧亭也。羅浮館也。秋聲院也。桂花廳也。天香閣也。梨笑軒也。盞薇軒也。

冷紅亭也。彼以爲雅，吾以爲俗。彼以爲不得大觀，吾以爲此老多事。名其園曰小有，誠不啻自陳其胸中所有之狹小也。有者園也，嗟嗟，蕙姑囿於羣小矣。

吾今先評書中之六人曰：蕙姑可悲，二雲可恨，琪仙可憎，大雲可憐，秋鴻可殺，棠兒可敬。讀者務先識之，乃可讀吾後之所評。

抑吾更有評者：蕙姑仁厚之女子，琪仙陰險之女子，秋鴻狡惡者也，棠兒忠懇者也，大雲漫無主見之人也，二雲左右兩難之人也。謂予不信，請誦後文。

蕙姑之入園也，從二雲而入。吾知天下後世讀此雙鬟記時，必自忖曰：蕙姑與二雲，其始終好合者乎？及讀至第十二章，大雲呼芷梅爲岳父，芷梅大喜，亦認大雲爲快婿等語，則必有頓足拊掌失聲而叱咤曰：「如是耶！此在行文固爲狡詭，而在人事則爲千古缺陷矣。」

二雲曰：似此靜境，固非繁華夢中人所能駐足也。何物二雲，乃能作鍛鍊世情，洞達人意之語？或曰：此作者之語也。評者曰：否，吾今直作真有此二雲觀，真有此二雲所語觀。

二雲平日性情必與琪仙相左。此何待言。乃於蕙姑默忖中得之。則蕙姑與二雲之性情必不相左也明矣。

二雲指秋聲院云。且待聽秋風第一聲也。自是極得意語。不意讀至第四章雙星渡河夕。蕙怒琪病造成種種惡果。人事安可豫料哉。

陸夫人來也。忽忽去也。忽忽不知何故。或曰。此卽再來時。兄妹衝突之預兆也。

兩雲昆季之間。雅俗不侔。第一章中蕙姑已見及之矣。然吾則謂大雲之天性較二雲爲厚。試觀二雲顰蹙曰。吾所慮者非他。大公子耳。試思與一戚家之婢女貿然毀其阿兄。二雲爲蕙姑計得矣。獨不念手足之情乎。第七章大雲猶豫曰。此殊未可。二弟待余素甚友愛。又曰。同氣之情。義不忍出。若是則大雲之天性固厚於二雲也。觀人於微。讀者謂吾有所袒乎。

天生一蕙姑。一二雲一棠兒。足矣。偏欲更生琪仙。大雲秋鴻以對待之。使之動心。忍性至死而已。天道寧堪論哉。使大雲而不使琪仙。恨之次骨。則二雲可不死。琪仙不與二雲性情相左。則二雲亦不死。芷梅夫婦不使蕙姑附學。則二雲亦可不

死。三事相併。二雲已矣。哀哉。

二雲欲蕙姑居羅浮館。此何等事。蕙姑乃告之琪仙。蕙姑自謂無成見。吾謂蕙姑無定識也。

王夫人謂蕙姑。萬事皆問琪仙。此是蕙姑中盡處。

蕙姑低聲曰。若彼來者。納之可也。此卽蕙姑之無定識。幸二雲早死。否則謬矣。此章以樵船笑曰。起棠兒一笑。而出結一章之中。起結亦極分明。不苟。

第二章 翠蓋陰如夢 瑤窗語似絲

著者曰。男女有真性情。平時如玉韞於石。珠潛於淵。無人焉。以雕琢之。啓發之。則此可愛之珠玉。終常藏於幽密隱微之地。而未由呈其晶瑩朗潔之觀。人之性情亦猶是也。無學問以陶鎔之。或陶鎔之。不以其道。則心地不明。靈竅不鑿。外物之感魔障之來。復紛紛而未已。而性情或幾乎泯矣。吾書所述之事。距今已二十年。當時正值科舉盛行之時代。海內人士相競以帖括咕嗶之學。爲父師者。亦以是督其子弟。冀以獵取功名。爲競進希榮之地。而一時能文之士。心思才力。咸爲所束縛。而未由發展。入股劫中。不

知埋沒幾許人才。至今言之。尤堪痛恨。至當時之女子。更爲舊說所囿。以有才爲忌。不讀書者。十人而九。惟以環耳弓足。刺鳳描鸞。爲璇閨應有之事。爲女子者。亦視爲當然。帖然就範。蓋不學無識。亦無由自知其非。坐使聰明活潑之姿。漸趨於乾燥枯寂之境。而不覺爲男子者。若彼。爲女子者。若此。性情二事。尙忍言哉。樵胎生丁頑固之時。獨具高明之識。拔足風塵。潛心著作。痛文學之彫敝。憤功名之齷齪。是不欲二子習舉子業。俾之致力於古。擇性所近而授之。平時督課亦不嚴。任其日涉園亭。優遊吟弄。以自適。其天謂仰觀俯察。遊目騁懷。名花時鳥。落日浮雲。隨處皆有。天機無在而非學問。不必局促案頭三尺地也。樵胎之教其子如此。而於女子不宜讀書之說。反對尤力。嘗自恨天乃獨令我無女。使我生女者。必教之讀。縱不能上躋於大家文姬。亦當下媿於淑真。清照。決不令虛生一世。沒沒無聞而已。蓋美術文字。與女子性質尤近。且女子不讀書。卽無由感發其性情。縱懷美質。等於無用。致可惜也。樵胎爲此言。夫人之意。乃與之相反。蓋夫人亦未甚讀書者。故對於琪仙。恆欲其嫻習家政。爲將來井臼操勞之用。琪仙性亦慧。以夫人故。不時讀。讀亦不經意。旋作旋輟。莫能盡其才。樵胎意弗善也。而二



子之中。二雲所學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觀。大雲則頑鈍如牛。無從鞭策。庭前雙玉樹。賞心。只有一枝樵船。更引以爲恨。比蕙姑來。絳帷弟子又多一人。蕙姑氣稟清靈。天姿英敏。在家時已略識之。無淺嘗書味。一得樵船之善誘。數月以來。已漸通競病進步之速。乃幾與二雲並駕而馳。樵船每撫之以歎。曰。吾妹生一女。勝一兒。吾乃有兩子。如一子。則復注視二雲。更視蕙姑。掀髯微笑。不語。久久若作無窮之探討者。

著者又曰。童子無知而愛好之性。出自天然。人孰無情。情無不滯。男女間易感之情。莫易感於年齡相等。品貌不差。才力悉敵。而又厮磨耳鬢。厮夕過從。漸漬漸厲之餘。自現難解難分之象。尤莫易感於彼此相慕。而各有一不如己之情。敵互相映。射優者如彼。劣者如此。覺天地之間。舍己之意。中人外殆無一而非濁物相形之下。感念益深。二雲與蕙姑是也。二雲於未見蕙姑之前。先見琪仙。蕙姑於未見二雲之前。先見大雲。優劣分明。寧無鑒別之力。加以中表舊誼。同學新歡。風雨一廬。欄杆雙影。既相己以相人。復同觀而同感。安有不臨風慨慕。一往纏綿者。無琪仙則蕙姑之美不彰。無大雲則二雲之才不顯。生瑜生亮。亦造物者之巧於播弄。俾二人從此而墮入情劫耳。

塾課無定時。琪仙以助理家政。尤多缺席。僅五日課一詩。不可告假。此外則許遊息自由。不加羈束。故蕙姑亦不以爲苦。有時與二雲同案而讀。有心偷覷。二雲不期而與。二雲之目光線。相接觸。則粉頸爲赤。急俯首低哦。以掩其迹。二雲視之樂。乃無藝。雖一編坐對而精神所注。乃不在書。其始兩人僅於同讀時相親。片刻出深柳堂後。卽分道而馳。臨去秋波密傳心事。嫌疑所在。二雲猶有所顧忌。不敢親訪。雲英密叩繡闥。恐以越禮。唐突蕙姑。旣而相狎漸久。形迹胥泯。念中表往還。亦事所應有。且相見亦祇談詩論文而止。他無所事。又奚事拘拘繩墨。自此課餘飯罷。二雲竟輒然作不速之客。蕙姑亦不之拒。花前携手。簾底談心。羅浮館裏。乃時有綺語。絲絲細透窗紗。而出而彼大雲蠢然一物。專事酣嬉。乃亦時以放蕩餘閒。訊羅浮香夢。蕙姑則嚴守閉關主義。俾之逡巡。作門外漢。如是者三四大雲。知其終不納也。則亦去不復來。二雲之於琪仙。平日雖意非所屬。然天香閣裏。亦時相過。從自是足音遂絕。同一親誼。蕙姑冷落。大雲二雲又冷落。琪仙矣。然二人固初不以爲意。相親相近。自去自來。荏苒光陰。乃至紅瘦綠肥時候。

三春花事次第闌。珊小園風物一番更換。連天芳草。匝地清陰。蜂蝶不來。幽禽自語。沈沈長晝。無病懨懨。此正所謂困人天氣也。二雲午後課罷。循例訪蕙姑。至則孤館淒清。闕無人影。並棠兒亦不知何往。二雲乃憑窗閒望。以待蕙姑。忽遙見梅陰之下。隱隱有衣光鬢影。掩映生輝。出館覓之。蕙姑也。蕙姑見二雲。卽問曰。哥以胡時。至入館否。耶。此間風景。殊不惡。盍坐此小憩。時蕙姑御白羅衫子。斜坐石凳之上。淡粧素服。輕蕩風流。脂粉不施。鬢釵微髻。雖容光略悴。而瘦不減神。益形其媚。梅葉成陰。映裾一碧。遙立望之。彷彿置身綠雲縹緲中。二雲愛其清麗。癡立凝視。不覺神移。久之。不作答語。蕙姑羞顏微暈。哂曰。哥胡眈眈視人。詎今尙未識妹。耶。言次。徐轉其面。二雲忽拍掌狂笑曰。似此丰神。真堪絕世。一身香雪。澈骨清寒。妹合署羅浮仙子矣。蕙姑含笑不答。因相與並坐。日影頻篩。風絲微送。林陰清晝。絕勝花時。二雲仰視見梅實垂垂如懸。魚膽流連。光景惆悵。韶華俯仰之間。頓生別感。顧語蕙姑曰。姊初來時。一帶長林。萬枝齊發。妹楚楚丰姿。乃與此花爭媚。今則妹猶是。而花已非。曾幾何時。綠葉成陰。子滿枝矣。人生斯世。其變幻亦等於是。綠鬢朱顏。能得幾時美好。青山黃土。會須有日同歸。便是及時行樂。

已恐追隨不及。此林顰卿所以聽一曲牡丹亭而芳心自警也。言次不禁微誦曰：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又續誦曰：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閒尋遍，在幽閨自憐。蕙姑初聞顰卿之語，深致不解。牡丹亭曲尤爲聞所未聞。因問曰：顰卿何人詞語？又出何處？妹乃未知二雲被詰不覺爽然自失。念此書我亦纔經寓目，是種荒唐稗史，烏可以語閨秀而言？既出口，又無他詞，可以自諱，則忸怩答曰：事乃出於石頭記。蕙姑追問曰：石頭記何書所言？又何事耶？二雲曰：石頭記爲千古妙文，所言皆男女之情耳。蕙姑怫然曰：焉有聖賢書而言此者？是必淫詞邪說也。妹不願哥閱此不經之書。二雲笑曰：孔子云：好德如好色。孟子言：知好色則慕少艾。是男女之情，聖賢固未嘗諱言。妹胡少所見而多所怪耶？曩嘗笑琪姊持重寡言，滿臉道學，落寞不近人。今妹爲此言，直與琪姊一鼻孔出氣。以妹天真爛漫，正宜放開懷抱，吾殊不願妹墮此魔障，以汨沒其性靈。蕙姑冷笑曰：琪姊耶？妹何敢企哥胡輒以之比妹？妹愚甚，良不審哥意所在。言已，眉峯微聳，似含愠甚深者。二雲急謝過曰：妹請息怒。今日乃出言無擇，多所開罪，再留此者，徒取妹惱，今暫別矣。則起。

立。鞠。躬。而。退。蕙。姑。見。二。雲。已。去。怒。意。漸。消。忽。自。悔。彼。亦。實。心。不。應。遽。侵。以。冷。語。致。彼。抱。慚。而。去。欲。挽。之。已。無。及。則。復。低。徊。不。已。繼。又。憶。二。雲。所。誦。之。詞。殊。足。發。人。深。省。將。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語。覆。誦。數。遍。覺。八。字。中。滋。味。乃。無。窮。盡。玩。索。之。餘。神。爲。之。往。癡。坐。至。於。久。久。當。棠。兒。來。覓。時。猶。見。其。沈。思。出。神。狀。如。木。偶。連。喚。始。覺。一。時。迷。惘。之。情。乃。大。類。顰。卿。當。日。聞。歌。狀。况。也。

自。是。以。後。二。雲。乃。有。四。五。日。絕。迹。羅。浮。館。蕙。姑。疑。其。以。前。言。之。戲。含。憤。不。來。抑。或。別。有。事。絆。垂。簾。獨。坐。益。復。無。聊。情。思。昏。昏。日。長。如。歲。弄。翰。觀。書。了。無。意。興。思。訪。琪。仙。閒。話。藉。遣。悶。懷。乃。徐。步。出。館。逕。往。天。香。閣。詎。琪。仙。已。爲。王。夫。人。有。事。喚。去。院。落。沉。沉。鸚。哥。謝。客。矣。蕙。姑。嗒。然。而。返。迂。道。過。盟。齋。院。石。徑。如。洗。草。花。有。香。習。習。清。風。珮。環。微。響。一。徑。行。來。悄。無。人。迹。風。景。彌。復。幽。舊。蕙。姑。不。覺。頻。頻。駐。足。忽。聞。吟。聲。清。越。因。風。傳。送。出。自。百。步。外。之。冷。紅。亭。中。辨。其。字。句。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音。微。調。婉。惻。惻。動。人。蕙。姑。爲。之。感。絕。審。其。聲。知。爲。二。雲。因。移。步。近。亭。翩。然。竟。入。見。二。雲。方。手。書。一。卷。斜。臥。亭。隅。湘。妃。榻。上。對。卷。吟。哦。目。不。旁。矚。蕙。姑。近。前。始。覺。則。立。掩。其。卷。起。立。承。迎。曰。蕙。妹。何。來。蕙。

姑答曰：適訪琪姊，未遇歸途。經此偶聞吟聲，知哥在此。哥吟何詩，乃情深爾許耶？二雲曰：此石頭記中之葬花詞也。言次把卷授蕙姑，蕙姑受而誦之，歎曰：妹不意稗官野史中，乃有此纏綿哀感，驚才絕艷之詞。二雲驟起，奪其手中卷，曰：此種不經之書，道學家似不應閱。此吾不自審，以此汚妹目。唐突高人，罪在不赦。蕙姑笑曰：哥猶記梅陰一語耶？前事妹誠有罪，然哥五日不來，亦足以報復妹。此後再不敢作道學語矣。二雲辨曰：此殊不然。吾非忘妹，實是此書作祟。一經寓目，乃至不能釋卷。知妹不喜偷得半日閒，獨在此間私閱。日來妹處無吾足音者，職是之故。今妹旣幡然自改，此後正可將此書攜往羅浮館，淪半壺清茗，焚一爐好香，與妹共賞奇文耳。語已，掖蕙姑並坐榻上，攤卷同閱。旣二雲忽檢出西廂記，艷詞通戲語一回，示蕙姑曰：妹試閱此，如何？蕙姑閱畢，不解。二雲之意，二雲笑曰：妹試思之。此事頗類今日情形否？吾便是多愁多病身，你便是傾國傾城貌。蕙姑聞言，柳眉翠聳，杏臉霞飛，羞態雜呈，怒容莫遏。二雲不待其發言，即起立長揖曰：吾固知妹不耐將效黛玉之薄言，往愬吾。今先學寶玉之負荆請罪矣。蕙姑斜其鳳目，怒視二雲，一半含笑，一半含嗔，戟指而詈之曰：汝……二雲笑應曰：汝……

…汝是瀟湘影子。吾卽怡紅後身耳。蕙姑窘極蹶起。言曰。汝真無賴欺人。至此吾必真訴諸舅氏。言已。欲行。二雲追謝之。呼好妹妹者。無算。蕙姑乃止。

既而二雲言曰。顰卿葬花。千秋佳話。小有園。縱不及大觀園之繁華。然居之者。亦非俗物。何可無一二韻事。以點綴之。惜此時羅浮館之梅花。早歸天上。卽天仙閣之牡丹。梨笑軒之梨花。盃薇院之薔薇。亦均飄零。盡欲效埋香之舉。已無處覓落花矣。蕙姑笑曰。葬花一事。顰卿爲之。乃成韻事。哥獨不識。效顰之可哂耶。且妹猶有說。顰卿葬花一詩。借花傷己。讀之。令人意消。自是絕唱。至花之宜葬與否。則尙須研究。妹意花既落矣。葬之土中。亦非清淨之地。且玉骨既歸香塚。終不能離此塵寰。不如聽其落溷。沾泥積久。化爲輕塵。爲飛灰。隨風四散。至於無何。有之鄉。纔是十分乾淨也。卽人亦復如是。留遺蛻於人間。徒爲後人作憑弔。留連之用。而死者何知。顰卿既多事。葬花更深慮。後日無人葬己。人皆歎其多情。吾竊笑其未達。二雲曰。聞妹此論。開我茅塞。顰卿有知。亦當首肯。埋香一塚。洵無謂之甚矣。談話移時。園林日暮。蕙姑欲歸。瀕行向二雲乞石頭記。二雲諾之。並約以明日午餘來羅浮館。

評者曰雙鬟記胡爲而作也。作者因王陸兩家之兩婢如是如是而作也。然則有棠兒而無秋鴻，或有秋鴻而無棠兒，卽不能成此雙鬟記矣。不成此雙鬟記，則評者亦可不評雙鬟記矣。不評雙鬟記，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雙鬟不復知有雙鬟。記不復知有作者不復知有評者，豈不快哉。乃天生雙鬟復生作者復生評者，使雙鬟成記併有記而有評，是果伊誰之力歟。一言以蔽之曰造物者巧於播弄耳。不獨讀者有是心評者有是心作者有是心卽當日記中諸人何嘗不有是心。特無人揭而出之耳。今作者於蕙琪兩雲四人之將墮情劫特表明此一語以爲天下後世讀雙鬟記者作警告而評者尤恐讀雙鬟記者之不留意於警告特於此伸言之。則天下後世讀雙鬟記必將首肯作者之用心良苦而銘感評者之提撕備至也。作者曰男女有真性情此是作者欺人語。天地旣判乾坤始分男女旣定位此真性情已汨沒無餘所貴乎有真性情在人之能存性養情而歸結於真耳。淺而言之雙鬟記者慘情小說也。今讀至第三章矣。作者何嘗有一慘語。作者而有真性情也。吾不信也。吾且不僅不信作者無真性情。吾且不信吾評者有真性



情評者而有真性情則評者亦不評此無真性情之作者之雙鬢記矣天下後世真有真性情者讀此不知當作何語

樵船一愚而好自用之人也觀其教子之法平時督課不嚴任其日涉園林不必局促案頭三尺地其居心立意未嘗不得誘掖之方特加膏培根以成良才則樵船無此學問也作者故識之曰樵船之教其子如此作者固於樵船教子之法有微辭也

樵船曰吾妹生一女勝一男吾乃有兩子如一子是其見到處迨其注視二雲更視蕙姑不語久久若作無窮探討者則又謬矣

或曰讀書能養氣琪仙以助理家政塾課多缺席使琪仙不理家政塾課不缺席多讀書則氣自平後日惡果當能減小評者曰否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琪仙之謂也

蕙姑冷落大雲二雲冷落琪仙表面視之似覺名正言順雖然易地皆不然他日生生死死皆自誤耳

二雲忽拍掌狂笑。此是真情。雕琢啓發之時。自是而後。二雲人天判矣。何物。二雲竟以牡丹亭石頭記朗誦於蕙姑之前。蕙姑冷笑。蕙姑含愜。極是正當。殆自悔彼亦實心不應侵以冷語。嗟嗟蕙姑。直自墮情劫耳。

二雲有四五日絕跡羅浮館。是二雲自拔處。蕙姑以了無意興答之。蕙姑又誤矣。排斥顰卿葬花爲多事。蕙姑確有卓見。閱之喚醒世人不少。然石頭記從此付蕙姑之手。入蕙姑之目矣。深柳讀書堂乃讀此書。樵船義方如是如是。

#### 第四章 兩情同入彀 一病害相思

男女間相愛之情。由中心發出者固多。然亦有藉他種之助力。而因以增進其知識。變化其性質者。蕙姑之於二雲。以葭莩之誼。同硯席之親。因膠漆之情。投濺蝶之影。並泯其形迹。遽爾纏綿。或切磋學問。不覺談深。或惋惜芳華。偶然神往。在蕙姑則葦莩梢頭。蕙姑自守在二雲。則楊花隊裏。徵逐非狂。小兒女性情。每於久相與處之人。愛戀之心。倍切。蓋日久則狎狎。則情愜純任自然。漸臻此境。絕無所矯揉造作。於其間雖一言之接。一面之親。相偃相傍之間。在在有真情之流露。而在蕙姑固初不知情爲何物。一

切表示不過順其心以行之意謂溫婉如二雲殆無人不愛者吾豈獨與人異不第情慾之事在不知不覺之中即男女之辨亦在若昧若明之際蓋純然一天真爛熳之女兒也自二雲以石頭記貺蕙姑而蕙姑之性情乃一變彼至此始知男女之交際乃有此一情字以爲樞紐而男女之情固有若是之纏綿繚繞至於出死入生而情終不已者於是如夢初覺結念成癡而晶明如月之芳心中久伏之一點情魔乃乘機一躍而出願爲主人效命蕙姑亦不自審其所以然但覺今日之我已非復昔日之我而視二雲亦若前後如兩人其實人初未變不過昔則事事無心今則時時經意昔之忽略於男女之辨者今則知戀愛堪羞而嫌疑當避雖靈犀脈脈早許潛通而粉黛沉沉偏靳歡笑周旋應接之間時有一種機心作用阻愛情之進步而對於他人則更蛇影杯弓驚魂自擾竊竊焉常恐人之偵其隱而議其短蓋胸無城府之蕙姑一變而爲性等酸梅之顰卿矣

蕙姑讀石頭記不僅欽慕顰卿之情尤賞識顰卿之性以爲女子有才貌如顰卿應有此落落難合之性方合乾淨女兒身分人無傲骨無論男女皆足與人以輕視即對於

愛我之人亦應自留餘地不可過放。因是與二雲周旋不復如前之狎。曠有時竟冷若冰。雪相對索然。二雲之一言一動稍不愜。輒獲其咎。歡喜之愛情變爲苦惱之愛情。在二雲初亦未嘗不自異。然以崇拜女兒故。願屈其黃金之膝。日伺粧臺之喜怒。而不以爲苦。其意若謂蕙姑之倏變其性情。亦女兒家應有之事。吾既鍾情其人。自應處處加以體貼。或者齟齬之生。適足以增加愛情之熱度。若長此好合情海中間。無此安瀾。且日久厭生。反覺無味。蓋蕙姑中顰卿之毒。而二雲又中寶玉之毒矣。尤可笑者。蕙姑言語行爲處處摹仿顰卿。而偏不許二雲提起顰卿二字。不慎偶出諸口。必受其嬌嗔。不知己若無意學顰卿。則己自己顰卿。自顰卿何所用。其喜怒其不欲人提起顰卿者。正陰以顰卿自況也。且不僅以顰卿況己。又陰以寶玉況二雲也。其怒也不過嬌情而芳心輾轉中固深恐二雲之不以己爲顰卿也。

蕙姑之初至也。固嘗運其銳利之目光。周察王氏家庭之狀況。而審己此後之所以自處者。故如大雲也。琪仙也。秋鴻也。皆在彼深防密慮之中。知此三人者。苟不慎與之交。接在在足爲己禍。此心惴惴如臨大敵。且以是戒棠兒焉。乃曾幾何時。而是種意想已

盡付之九霄雲外。惟是多猜善忌。無事自尋氣惱。不知己之開罪於他人。但覺他人頻肆其欺侮。其驕縱任性在家時。或尙不至此。彼棠兒者。一無知識之駿稚耳。平日惟主人之命是聽。今見蕙姑。初不自檢。則亦夜郎自大。時與秋鴻平地起三尺浪。蕙姑知之。絕不加以禁止。有時或并助之。與秋鴻爲難。謂人欺其婢。卽欺其主。二雲則居中任調停之責。輒右棠兒而左秋鴻。以取悅於蕙姑。以是棠兒之意愈縱。秋鴻之怨愈深。夫秋鴻者。非琪仙之侍兒乎。同一主婢之情。棠兒受侮於秋鴻。而蕙姑怒秋鴻。被屈於棠兒。琪仙能釋然於蕙姑乎。至是而兩人遂於無形中生出一重惡感。人不忌己而已。先忌人是未足爲蕙姑福也。

琪仙之於二雲。若有情若無情。惟二雲之意絕非所屬。而琪仙之情亦被遏而莫能達。然其心固仍惓惓於二雲。而深望二雲之稍加憐愛。蕙姑初與琪仙言及二雲。琪仙立改其常度。大凡己所心愛之人。恆不欲聞其人之別有所愛。琪仙之意。蕙姑固已微覺之矣。蕙姑既來。而二雲對於琪仙之情。乃益冷。二雲之意。琪仙亦覺之。惟夙以大方自命。蘊怨於心。初不形諸詞色。故人亦莫之察知之者。一秋鴻耳。秋鴻深知琪仙之不忘。

二雲頗願效忠於琪仙。就中爲兩情撮合。知二雲之情已獨鍾於蕙姑。必無能念琪仙之理。爲今之計。惟有乘兩人愛情甜蜜之際。設法離間之。而欲間兩人之情愛。必得一人焉。從中加以挑撥。籌思其人。舍大雲莫屬。彼一蠢物。可隨己意。以爲左右。且知彼亦頗有意於蕙姑。而頗遭蕙姑之漠待。今但須先說之。使擾蕙姑。令蕙姑不耐。而二雲亦不安。比聞彼二人因愛成猜。時生齟齬。此亦可乘之機也。秋鴻意既決。乃日與大雲。處心積慮。欲逞志於蕙姑。而蕙姑固未之察也。

桐塔月朗。竹院風清。蕙姑自羅浮館移居秋聲院。忽焉自夏而徂秋。二雲課餘多暇。復時就閒談。不離跬步。或詩和雙聲。書成蕉葉。或棋開一局。敲落燈花。深閨韻事。正復不少。二雲至此。已自謂享盡人生豔福。惟少忤其意。輒數日無歡。以是二雲益兢兢戀愛愈深。則猜疑愈甚。此亦事之所必至。無足怪也。雙星渡河之夕。二雲與蕙姑陳瓜果。供蛛盒。仿唐宮乞巧故事。秋聲院裏笑語喁喁。參橫斗轉。輿猶未闌。時則銀漢無聲。萬籟皆寂。蕙姑仰視天際。慨然謂二雲曰。此正河鼓天孫歡會時矣。一年一度。秋以爲期。修到神仙。尙不自由。若是何怪人世姻緣。十八九不如意。悵望雙星。殊不由人。不生其悲。

嘅二雲曰妹勿爲雙星不平一年一度緣誠慳矣然與天地相終始永永無盡期卽此一端已足獨步情天傲視人世雖然謂人世姻緣必不如天上斯言亦未確也精誠所至何求不遂旣完前果又種後因妹猶記李三郎楊玉環之事乎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此生生世世一語可以代表三郎玉環之心卽可以代表吾兩人今日之心語未畢蕙姑色立變叱曰哥真狂妄言之無倫一至於此妹豈供人侮弄者此後願毋相見矣言已而泣二雲大悔亟起謝過並自誓從此永不作戲語而蕙姑終不怡謂輕薄兒決非好相識請從此絕可耳因不顧二雲褰幃遽寢隱聞啜泣之聲二雲知其怒劇不敢多言徬徨良久夜過半矣知留且無益則亦逡巡而退至次日蕙姑負氣不復上學二雲意緒無聊如癡如醉身在塾中心乃念念不忘蕙姑而思如何可使彼回嗔作喜消釋前嫌此時琪仙因病不上學亦已數日矣二雲以琪仙時助王夫人理家政爲學不專旋作旋輟乃至無常故亦置不過問且心有所屬則他人之歡愉悲戚珠不足以喚起其注意也詎知流水無心落花有意彼吞聲飲泣之琪仙業爲個鄧樵悴盡矣

蕙姑來後。天香閣裏無二雲之足音者。已五月於茲。琪仙知二雲絕不念已。則亦力制其情。引嫌自避。初無嫉妬之行爲。惟是一縷情絲。已作春蠶自縛。此心耿耿。到死難忘。耶太無情。儂真薄命。鬱愁萬斛。含憤一腔。說向孤燈。訴諸明月。加以計米量鹽。分擔家政。拈毫分韻。坐困書城。精神之痛苦。已多。心力之消磨。不少。鬱積既久。一着秋涼。不覺慄慄。遂病嗟乎。琪仙慨懷身世。艸已無根。惆悵心情。花偏有恨。空餘眷戀。竟同秋扇之捐。不管寂寥。并乏珍珠之贈。值此已涼時節。小病光陰。銀蒜鈎愁。金釭弔影。又安所得情。關痛癢之人。而爲之效奔走於藥爐茶竈間者。則惟有欵遍枕函。黯然自傷而已。此闌寂慘淒之中。有手擎藥蓋。掀簾而入者。則秋鴻也。時琪仙方入睡。喚之不應。秋鴻乃輕置藥蓋於案。以巾覆之。靜坐以待其醒。俄聞琪仙喃喃作嘖語。呼二雲者。再餘語模糊。不可辨。秋鴻揭帳低喚之。則又朦朦睡去。而流目所及。被角斑斑。已盡爲淚花。濕透不知其爲醒時。所流抑爲夢裏情。耶盡情傾瀉也。噫。琪仙心事秋鴻知之稔矣。今聞其夢中之語。益知其眷念之深。既憐其癡。復痛其具此癡情。而不獲一分之酬報。不由不代爲嗚咽。而切齒二雲。不置。微歎曰。傷心哉。吾姑娘而汝一心戀彼。至爲彼而病病而



睡夢中猶不能忘彼亦知彼固未嘗念汝此時方與意中人促膝談心並肩款語乎半稔以還何嘗有彼之蹤影偶至是間此次病耗彼若知之恐亦等於東風之吹馬耳夫情之相感其力至強人舉其全身之愛情悉傾向於一人而受之者竟漠然不動其人必爲木強寡情之人吾姑娘而誤用情於木強寡情之人則亦已耳今視二公子豈木強寡情者乎對於彼則心熱如火對於此則意冷如冰以貌言姑娘丰姿妍媚固何遜於蕙姑至體態之端莊性情之溫淑才調之優長尤勝渠十倍不知二公子中何魔力甘棄此全美之嬌娃而戀彼可憎之妖女脫吾分非主婢者必以此面質之彼將何以答我然此事滋不能平吾必竭吾心力實行吾之計畫爲姑娘謀幸福爲公子報深情不使彼後來者喧賓奪主也秋鴻默坐有頃微聞榻上有轉側之聲卽近前呼曰姑娘醒乎藥恐涼矣其速飲此琪仙微晞以唇近杯口飲藥至盡徐問曰夫人詢余乎秋鴻曰夫人囑姑娘保重安心服藥可望早痊琪仙笑曰夫人誤矣藥不可恃也雖然夫人愛我我必飲之秋鴻曰然藥不過治病之標耳姑娘幸自愛諺云心病還須心藥醫婢子願姑娘卽此旨而深思之也琪仙默然轉身向壁而睡忽聞門外履聲囊橐雜以譁

笑則大雲至矣。

大雲自被拒於蕙姑後轉而復擾琪仙琪仙雖厭之而無如何也既入張吻大呼秋鴻急搖手止之曰公子幸勿喧姑娘病甚頃方服藥安睡不可驚也大雲聞言遂無聲伸舌而復縮者再狀至頑醜秋鴻曰公子欲戲乎吾與公子戲大雲曰好好秋鴻曰然則吾輩其速離此乃相偕而出至於艸場馳驟久之大雲樂甚既而欲秋鴻以兩手伏地已則跨於其背提其雙鬢作騎馬之狀秋鴻不肯大雲固勸之秋鴻曰吾有一言公子能答吾者任與公子戲否則不能從命也大雲曰趣言之趣言之秋鴻曰無他吾欲問公子琪姑佳乎抑蕙姑美也大雲貿然答曰此何待問蕙姑美琪姑何能及彼也秋鴻曰然則公子何爲不擾蕙姑而獨擾琪姑大雲曰琪姑和平易與蕙姑則性介介不大理人偶犯之輒作金剛之努目往叩其門十九不納吾知彼不喜我則亦不能不退避三舍矣秋鴻嗤以鼻曰癡漢汝受其欺矣亦知彼固亦寄人簷下者乎此園中之樓臺亭館均爲公子家所有又誰能禁公子出入者今公子以主人翁之資格而被撞作門外漢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是者公子乃甘受其欺不敢與較何無一毫丈夫氣也大雲

聞言目瞪口呆。既而色漸變。若甚憤者。秋兒知其意動。則復進曰。大丈夫做事。須百折不回。公子不欲洩。此憤則已。苟欲洩之。只須再往叩關耳。大雲微昂其首。詢曰。彼仍不納。則奈何。秋鴻曰。果不納者。公子可於門外厲聲詰彼。以理由何獨納。二公子而不納。我今日納。我則已。否則二公子此後亦不能再入此門。如吾言以行之。彼如理屈。或納。公子卽終不納。而公子之憤亦洩矣。大雲瞿然曰。汝言然。彼獨拒我而不拒吾弟。兄弟一也。何分厚薄。殊令人心不甘服也。明日吾必往。今與汝盤桓久。吾興已倦。天垂暮。吾行矣。言已。揚長而去。秋鴻目送之。笑曰。先鋒隊往矣。吾當再施連環計。大功告成。且暮間事癡兒乖兒。皆吾股掌上之玩品耳。語時鼻中作微哼。以表示其得意。卽緩步返天香閣。視琪仙一路夕陽影裏歸鳥啞啞不絕於耳。秋鴻聽之。疑是一聲聲爲渠唱得勝歌也。

評者曰。怪哉。作者之運筆。人微也。其言曰。男女相愛之情。由中心發出者固多。然亦有藉他種之助力。而因以增進其知識。變化其性質者。嗚呼。是何言歟。乃得之於雙鬢記。若是言之。雙鬢記非雙鬢記也。作者非作者也。評者非評者也。讀者非

讀者也。直一槌。精鍊。談幽。探妙。論情之域也。夫由中心發出之情。藉力增進。變化。豈獨男女相愛而已哉。人情未嘗思求富貴也。而利祿有以動其情。人情未嘗欲聲色也。而耳目有以誘其情。人情未嘗願貪欲奸險也。而世運風會有以引其情。推而言之。作者之情未嘗欲作雙鬟記也。而雙婢之事實有以挽其情。評者之情未嘗肯評雙鬟記也。而作者之情有以錮其情。天下後世人之情未嘗愛讀雙鬟記也。而作者評者之情有以運其情。孔子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惟心之謂與。評者亦曰。惟情之謂與。程子曰。中字最難說。須是默識心通。評者亦曰。情字最難說。試思蕙姑一天真爛熳之好女兒也。不知情爲何物。不過順其心以行之。夫不知情爲何物。情之中也。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順其心以行之。則情發矣。不知不覺若昧。若明皆情之端也。蓋情不可見。必藉物藉事以見。端蕙姑不自知其情。情之未發也。蕙姑不自審其所以然。但覺今日之我已非。復昔日之我。情已見端矣。此種細若毫芒。玄若窈冥。作者乃能一一運之。筆端爲天下後世告評者故曰。怪哉。作者之運筆入微也。評者作此語。天下後世有斥爲非是。

者其人必真情未見端者否則其人必情已見端而流入於邪僻放侈汨沒其性靈者苟不然者未有不表同情而讀評者之評語贊嘆不已也

真情流露談何容易二雲失之於驟蕙姑失之於弱兩者俱不得正也

蕙姑讀石頭記欽慕之賞識之蕙姑真中毒矣哀哉

秋鴻與蕙姑勢不兩立二人固早已知之知之而不能忍平地起浪助棠兒與之爲難秋鴻固惡蕙姑亦太愚矣

二雲鍾情蕙姑棠兒知之也棠兒忠事蕙姑琪仙知之也琪仙刺恨大雲蕙姑知之也此五人之種種秋鴻皆知之也所不知者王夫人耳王夫人爲一家之主內政外落任一秋鴻左右唆撥行險僥倖造成無數惡果王夫人之罪大矣

大雲一可憐人也評者前已言之矣今觀離間二雲中傷蕙姑監視棠兒詔諛琪仙瞞過夫人種種行爲秋鴻一人手段耳秋鴻不肯身親力行乃運動大雲大雲亦竟爲運動大雲不亦可憐哉

待聽秋風第一聲第二章語也今何如乎二雲偷憶及之當亦黯然魂銷也

全書以俠婢二字爲歸結。俠婢者棠兒也。今秋鴻以妖女二字斥蕙姑。俠婢妖女遙遙相對讀之。令人失聲嘆。

棠兒秋鴻同一婢耳。同一忠其主耳。惟秋鴻之誤。誤爲姑娘。謀幸福爲公子。報深情不使後來者喧賓奪主也。夫謀幸福可也。報深情猶可也。不使喧賓奪主。誤之又誤矣。

大雲真是可憐人。近蕙姑則被拒。近琪仙則恨之刺骨。欲秋鴻伏地作騎馬狀。又必要以答吾而從命。謂之可憐。誰曰不宜。

園爲公子家所有一語。惡極惡極。在秋鴻之意。欲大雲之擾蕙姑也。乃語中並不將蕙姑提及。輕輕將園爲誰所有一逼直使大雲置身無地。不得不爲君房語妙。天下秋鴻有也。

本。是。二。雲。與。蕙。姑。聽。秋。聲。乃。歸。鳥。啞。啞。反。被。秋。鴻。聽。得。勝。歌。而。去。天。下。事。寧。堪。逆。料。哉。

## 第五章 毒計連環巧 驚魂泣路歧

當琪仙病魔爲祟之時。正二雲與蕙姑情海生波之際。二雲以一言之戲。觸怒蕙姑。且悔且懼。至次日不見蕙姑於塾。中心益惴惴。知蕙姑怒且甚劇。非親往解釋。不足以平其氣。午餐既罷。獨往秋聲院。至則雙扉嚴扃。一院沈寥。剝啄良久。未見門啓。逡巡聞棠兒隔扉問曰。來者爲二公子耶。應曰。然。棠兒曰。公子且去。姑娘有命不納公子也。二雲哀之曰。乞汝與姑娘言。昨宵之事。我已知罪。今特來負荆。幸稍寬假。一開方便之門。棠兒應而去。須臾復聞門內言曰。公子休矣。怒未已也。吾已力爲公子緩頰。奈心如鐵石。何。二雲曰。惟口興戎。吾初不料以無心之言。成有心之過。棠兒曰。公子豈猶不知姑娘近日性情。躁如爆粟。奈何尙欲輕相嘗試也。二雲低問曰。姑娘泣乎。棠兒曰。昨自公子行後。終宵轉側。殆未成眠。今晨覘之枕邊。淚漬作碟子大矣。語未已。忽聞厲聲自內出。叱曰。賤婢嚼舌。誰許汝與彼曉曉者。速來爲吾淪茗去。棠兒低喚曰。公子聞矣乎。其速行。毋累婢子作池魚也。言訖寂然。二雲倚門垂淚。心緒如潮。仰視竹影搖窗。悄無聲響。不敢久佇。惘惘前行。歸路已歧。亦不自覺。首低眉蹙。舉步若蹙。正躑躅間。突聞耳畔有人呼曰。二公子從何處來。又從何處去。公子醉耶。抑患神經病耶。何足飄飄如履雲。

霧也。

冤家劈面。彼路忽逢。實逼處。此正是秋鴻。二雲聞喚。心條清醒。審其地。已近菊畦。失聲自訝。曰。吾誤矣。吾欲往深柳堂。奈何來此。處秋鴻冷然。曰。公子何事。神喪至是。二雲慚不能答。既而給曰。吾頃入園。齏地頭暈。不覺昏憒。信足至此。吾殆將病矣。秋鴻知二雲之言僞也。此來必又與蕙姑有失歡事。乃有此悵悵之狀。則乘機進曰。公子意不適。此間去。天香閣不遠矣。盍往小憩。以清神思。且公子亦知琪姑娘病已數日乎。彼甚念公子。公子胡忍心不一往視。語時。目眈眈視。二雲意將察其顏色。以爲進退。二雲聞言。若驚。昂首詢曰。琪姊病耶。是何病也。秋鴻笑曰。此當問公子。婢子不知也。二雲心大動。念琪姊誠愛我。爲何吾心腦中竟無是人。祇貯一蕙妹之影。蕙妹雖可愛。而日來喜怒無常。猜疑滋甚。朝起一波。夕生一浪。乃以吾作消遣之品。遂使一片歡情。都成苦趣。吾縱願爲愛情作奴隸。然長此杌隉。亦復何樂。若琪姊固萬不至此。吾雖不能愛彼。亦不應棄之。如遺。專暱蕙妹。令彼難堪。噫。吾誠薄命。今日思之。殊未足以對吾姊也。秋鴻見二雲沈思不語。心口自爲問答。曰。又一人入殼矣。吾計何如。俄二雲語秋鴻曰。吾甚感汝。



告吾以琪姊之病。耗吾今必往視之。言已。遂行。秋鴻飛步。越其前。曰。公子緩行。婢子願爲導。恐公子久不經此路。徑不可復識矣。

有頃。已至天香閣門外。二雲此際心轉自怯。念吾裹足不至此者。倏已半年。今日重來。觀面後。將以何言自解。且未知琪姊病狀輕重。若何搔首踟躕。不覺步爲之蹇。卒乃隨秋鴻。俱入珠簾。不捲繡幕。長垂一室。淒黯渾難駐足。琪仙在牀上。低聲問誰。何秋鴻近前。一手揭帳上之。以鈎謂琪仙曰。二公子在此。二雲亦趨步至榻前。呼曰。琪姊弟來視姊矣。琪仙初見二雲。目睥唇撇。似含憤待洩。旣而容色轉愉。怡聲曰。今日甚風兒吹得。二弟到此。恕吾病軀不能起迓也。二雲忸怩白姊。請安睡。毋擾弟荒疎。甚乃久不來此。視姊姊病。吾亦未悉屬在一家隔膜。至此負疚之深。何可言喻。尙望吾姊以廣大之量。容此無情之人。琪仙曰。吾病不過感冒。何足辱二弟存問。二弟事忙。乃無暇顧。吾亦何敢責弟。弟幸勿介介。二雲曰。聞姊此言。弟心滋慰。雖然。吾良負姊姊之怨。吾益令吾不堪回首矣。言訖。目注琪仙。狀至惶悚。琪仙無語。亦轉其秋波。盼二雲。若默認其言之非僞者。久之。問二雲曰。吾弟近與蕙妹相聚。樂耶。二雲被問。驀憶起昨宵及今日之。

事既憤且慚。囁嚅不能遽答。而兩頰紅雲已透耳際。琪仙見狀。知有他故。卽自笑曰。吾悖甚。弟與蕙妹往還。事至平常。此殊非吾所應問。吾弟其毋不適。二雲曰。否。吾思蕙妹爲人。近日乃大變。居恆無事。尋覺化喜爲愁。吾誠不識如何。而可以博彼懽也。琪仙曰。弟言確耶。蕙妹平日性至溫和。與吾弟又稱莫逆。安有是者。或者弟不自檢。無心中多所開罪耳。二雲曰。是誠有之。然全以責弟弟。亦未甘承認。大概兩情之反覆。轉以太親之故。太親則生狎玩之心。未免流於放蕩。而枝節遂多反。不如疎者相見。各有矜持之意。可常保其水淡之交情也。琪仙曰。弟言亦有理。然吾終未敢謂然。姊妹之間。以和氣爲重。卽偶有違言。亦應稍示退讓。以全親誼。何斤斤負氣爲。二雲曰。敬如姊言。吾當再與蕙妹資荆也。琪仙微笑。亦不復言。此時琪仙之面。呈一種靜冷之色。一寸眉心似舒。仍蹙。若有人焉。從旁察之。可決知其頃者與二雲問答之言。全由矯飾。出語愈淡而蘊。怨愈深。其意若曰。爾至今日。乃來視我耶。若非與蕙姑失懽者。則仍親者。自親而疎者。自疎也。天下惟大度之人。其心尤深險。不可測。如琪仙者。亦王莽學周公之流。誠摯之二雲。又烏從而辨其眞僞哉。

二雲與琪仙殷然問答之際。有一人焉。徘徊窗外。傾耳而聽。色變眦裂。若不能一刻耐。其人何人。則蕙姑是也。蕙姑以盛氣拒二雲。二雲既去。則復後悔。惟終不甘自下。故亦不追之。使返心緒。潮湧忽忽。若忘一半。意忍一半。情癡坐守孤窗。悶焉欲絕。因憶琪仙。方病何不偷得餘閒。一往視之。既可全姊妹之情。且可解心胸之悶。於是。不語棠兒。獨行。出秋聲院。而西。既至。天香閣。則閣門雙掩。闔其無人。甫欲拔簪叩扉。突聞人語聲。自內出。頗似二雲。蕙姑心異之。然猶疑有誤。蓋蕙姑固知二雲久與琪仙絕。何以此中有彼語聲也。細辨之。則審其無訛。既餘憤之未平。復驚魂之忽擾。惱恨之心。與嫉妬之念。一時並集。不覺目眩頭暈。心冷神疲。身搖搖類風柳。不復能支。適數步外。有一石凳。乃蹙行坐其上。此時蕙姑神經雖亂。而聽覺反靈。好風多事。竟將兩人喁喁問答之詞。自首徹尾。一一傳送於蕙姑之耳。祇覺語語刺心。一字一痛。不堪卒聽。又不肯不聽。最後聞一作告辭之語。一深留客之情。知談話已終。二雲且出。吾在此。萬不可與彼覲面。則急躍然而起。精力倍增。舉步若飛。直前一往。若有人追逐者。在蕙姑亦不自知。俄而已返。秋聲院棠兒適在門外。望見蕙姑狂奔之狀。深以爲奇。俟其前謂之曰。姑娘今日行。

何倍疾園中碎石多乃不虞絆履躓耶蕙姑聞棠兒言初不審其作何語而足已爲駐  
嬌喘微微頻噓其如蘭之氣直入棠兒之鼻觀面色灰死雙瞳似已失其精光雲髻受  
風搖搖欲墜因疾行顛頓繡鞋已禿其尖狀至狼狽棠兒細審乃大驚急前挽其臂扶  
之入內而此時蕙姑之雙趺已疲軟不能步以臂壓棠兒之肩束欵西側如醉人然既  
入內卽倒臥榻上棠兒返身出閉院門既復入視蕙姑時蕙姑一言不發而喘猶未定  
棠兒茫然不知所措不敢問亦不敢離拱立幃外以候之良久忽見蕙姑轉身向裏而  
睡微聞歎息再聽之泣聲縱矣棠兒益茫然欲加勸慰而無從措辭徘徊榻畔心急如  
焚在此慌亂之際忽聞門外一陣剝啄聲起棠兒疑二雲來可以爲已解齒欣然出問  
乃門外應聲者不爲二雲而爲大雲

二雲之視琪仙秋鴻所引也大雲之擾蕙姑亦秋鴻所唆也二雲視蕙姑而蕙姑亦視  
琪仙蕙姑敗興歸來而大雲乘興戾止不先不後會逢其適遂使情海中未靜之瀾驚  
地又翻飛十丈一若故助秋鴻以成功者此亦人事之至奇者也棠兒既知叩門者爲  
大雲心益驚疑念大雲前自被拒之後亦久不來胡爲今日又如飛將軍從天而降乃

隔戶語之曰大公子豈忘疇昔之事耶此門不爲君開來復奚爲請速回車莫空耗癡待之光陰也大雲應曰汝棠兒耶今日必納我棠兒曰不納將如何大雲曰不納耶吾將縱火以燬此門棠兒曰此門本公子家所有可任公子燬之大雲厲聲曰汝等既知門非已有奈何獨屏主人於門外蕙妹厭我我亦知之今我此來非求禮貌乃求公平吾聞二弟時至此間未嘗不納獨拒吾一人此豈得爲公平今日若不納我則此後二弟再至亦當拒之能允吾者吾卽掉首去否則吾願爲汝等永守此門吾不能入汝等亦不能出也言已兩手搥門聲如擂鼓蕙姑在榻上一聞大雲之言至是乃蹶起至窗前答大雲曰大哥可勿多言哥言妹可立允此後大哥來者妹固不納二哥來時妹亦當揮諸門外且此室爲哥等所有妹亦不敢久作鵲巢之佔行且負裝歸去今妹方病哥且去毋溷妹也大雲冷笑答曰謹聞命矣惟妹須知之吾非常受人欺者此後妹倘食言吾立興問罪之師耳言竟而步屣聲已遠棠兒心甫甯忽室內砰然一聲蕙姑已離案而倒於地

棠兒急奔入視見蕙姑僵臥地上目定神呆氣促痰湧喉際汨汨有聲酥胸起伏不已

呼之。不。應。狀。類。昏。厥。棠。兒。驚。絕。急。俯。身。以。手。輕。摩。其。胸。腹。良。久。氣。稍。順。張。目。視。棠。兒。仍。無。一。言。秋。兒。顫。聲。問。曰。姑。娘。至。榻。上。睡。乎。蕙。姑。微。頷。棠。兒。乃。以。一。手。承。項。一。手。托。背。半。扶。半。抱。而。起。返。置。於。榻。甫。就。枕。卽。放。聲。大。慟。傾。淚。如。潮。久。久。不。輟。棠。兒。私。念。蕙。姑。今。日。所。受。之。刺。激。殆。至。劇。烈。難。忍。大。雲。之。來。又。出。意。外。如。於。熾。炭。之。上。加。以。束。薪。炎。炎。之。勢。猛。烈。復。何。可。言。俟。其。泣。少。止。婉。語。勸。之。曰。姑。娘。毋。過。自。苦。大。公。子。頑。劣。素。著。無。足。與。較。至。二。公。子。昨。宵。之。事。雖。多。昧。昧。然。以。婢。子。思。之。彼。亦。出。自。無。心。似。可。曲。宥。且。心。地。純。良。必。無。一。毫。欺。負。姑。娘。之。意。是。亦。何。必。介。介。惟。姑。娘。頃。往。何。處。歸。時。乃。盡。改。其。常。度。能。語。婢。子。乎。蕙。姑。聞。言。嘶。然。發。一。乾。笑。曰。棠。兒。汝。猶。以。二。公。子。爲。可。恃。之。人。耶。汝。問。吾。頃。往。何。處。吾。固。欲。往。視。琪。姑。之。病。詎。知。足。甫。及。門。已。有。人。先。吾。作。入。幕。賓。矣。棠。兒。訝。曰。豈。爲。二。公。子。乎。蕙。姑。曰。然。吾。旣。聞。聲。卽。不。復。進。於。門。外。躡。足。聽。之。所。言。乃。盡。入。余。耳。當。時。不。能。自。禁。惘。然。而。返。及。今。思。之。良。用。自。笑。彼。與。吾。有。何。關。係。奈。何。欲。令。彼。獨。親。吾。而。疎。琪。姑。且。親。吾。又。奚。爲。如。此。存。心。吾。良。不。能。自。解。卽。背。地。潛。聽。人。密。語。於。理。亦。有。未。合。一。夢。半。年。今。已。覺。悟。大。公。子。頃。者。一。番。言。語。不。啻。服。吾。以。清。心。之。丹。詔。吾。以。回。頭。之。岸。回。思。

吾歷來種種行爲無一足滿人意亦無一足滿己意今前塵已杳奚事重提心地明徹無復芥蒂明日便當稟辭舅父挈汝遄返故居與此煩惱窩長別矣蕙姑言時面帶笑容爲狀滋適棠兒思素有頃解之曰此事至奇吾意二公子決不至是是中疑有別因姑娘不可不察負渠一片苦心且大公子今日所言振振有辭頭頭是道不類曩者之無理取鬧以彼頑鈍安能爲是言必有人授意爲之若求其人秋鴻外無可疑者或者二公子亦爲彼所愚弄未可知也蕙姑曰如汝言吾今在此爲彼等之眼中心釘今方小試其端後日更不知將陷吾於何地吾旣無愛無憎則復何戀戀以自蹈於危機吾意已決微論如何不如歸去好言已以手揮棠兒使去棠兒不敢再言唯唯而退

評者曰天下之事有一入於紕謬而不可收拾者在當局未嘗不願自革其謬而歸於正無如歧路紛雜趨入者不迷方向不已夫陸婦之以女附學謬也樵舡允其附學謬也樵舡教子自命開通又謬也然此不必論也秋鴻一使婢而縱之爲鬼爲蜮王夫人之謬也琪仙一姪女耳而使之助家政謬也蕙姑王夫人之甥女也而使之萬事問琪仙謬之又謬也樵舡旣以教育自命矣而不聞所教何事所

讀何書謬也。樵船不能禁。大雲之蠢不能禁。二雲之近琪。仙蕙姑謬之。又謬也。雙星渡河之夕。何夕也。乞巧故事何事也。蕙姑竟與二雲爲之。其謬一。河鼓天孫歡會此何語也。而蕙姑竟向二雲言之。其謬二。青年男女並坐於斗轉參橫之下。非夜半無人私語時乎。而蕙姑竟變色面叱。卒以拳幘啜泣了之。其謬三。既與二雲情愫相通矣。以一語之嫌。竟至閉門不納。二雲其謬四。既不納矣。二雲亦去矣。又胡爲徘徊琪仙窗外耶。其謬五。既曰不堪卒聽。又曰不肯不聽。其謬六。大雲二雲非兄弟乎。於二雲不能引嫌於前。於大雲又矜持於後。剝啄聲聞。閉門以待。其謬七。有此七謬。蕙姑誠堪悲已。吾非悲蕙姑之境遇。吾真悲蕙姑之無定識也。一部雙鬢記。有定識而明白者。棠兒一人耳。有定識而陰險者。秋鴻一人耳。嗚呼。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雖有棠兒。既不能敵秋鴻之陰險。又不能提醒蕙姑之謬。棠兒誠可敬。棠兒誠可悲已。

當琪仙病魔爲祟之時。正二雲與蕙姑情海生波之際。此是作者提醒語。蓋病魔爲祟。病有痊可之時。情海生波。波無鏡平之日。二雲與蕙姑苟不生情波。則琪仙



雖病必不至歸路自歧而入天香閣也不入天香閣則秋鴻一計不成必不令大雲作叩門之舉惟其如是所以如是吾故曰蕙姑可悲二雲可恨也

二雲欲爲蕙姑負荆棠兒力爲二雲緩頰蕙姑罵棠兒爲嚼舌秋鴻嘲二雲病神經種種波瀾全爲可悲可憎之小兒女弄出不亦謬哉

秩鴻笑曰此當問公子婢子不知也此何等語敢貿然向小主人言之想見其平日之依賴也抑亦二雲之有以自取也

愛情奴隸二雲既自命不凡矣彼以爲風流自喜吾以爲俗不可耐謬甚謬甚天下惟大度之人其心尤深不可測此是作者見道語至謂二雲爲誠摯吾不敢認

將上堂聲必揚古聖訓人入室之禮也蕙如蕙姑當已知之矣獨不意其徘徊窗外傾耳而聽自居於何等地位也夫蕙姑之往天香閣焉爲訪琪仙之病也其事既正其行亦當不隨棠兒亦倍覺姊妹之情深一件正當之行爲偏欲鬼鬼祟祟坐石櫬靈聽覺既聽矣又復狂奔返秋聲院試問此種舉動合於青年女子否合

於寄居親戚家之甥女否。幸而秋鴻此時恰未在外。幸而此時二雲琪仙亦未注意於彼。否則將若何措辭耶。吾故曰蕙姑誠可悲已。

或曰蕙姑往訪琪仙。實未知二雲之在天香閣也。既至矣。將如何評者曰。及門而揚聲。然後入見之。否則聞二雲之語聲。迅速潛步而返。如是則無嫌疑之病。少身心之痛。至若雙瞳失光。雙趺疲軟。直自討苦喫耳。不足道也。

胸無成見。拾人牙慧。是最可憐事。觀大雲叩門之語。盡受教於秋鴻。苟非棠兒先言此門本公子家所有。大雲幾忘却秋鴻此園中均爲公子家所有之語矣。可憐哉。

或者曰。汝評蕙姑。何責備乃爾。評者曰。此正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然使蕙姑舉動言語有足激賞者。吾亦深願卽如蕙姑曰棠兒。汝猶以二公子爲可恃之人耶。此一語直足破二雲之肝膽。卽樵齡琪仙秋鴻棠兒均未嘗料及之也。所惜蕙姑乃自門外竊聽。後方悟其不可恃則已晚矣。

無愛無憎。自是蕙姑之卓見。至死不曾懈讀者。幸勿隨意讀過。

## 第六章 密書勤往返 愛婢效奔馳

二雲出天香閣已屆晚餐時矣。餐罷退歸私室。悄然以思。悶悶不樂。念琪仙之病亦大。可憐。固明明爲我也。渠爲人亦佳。我意乃不屬人生情感之厚薄。半有夙因之關係。卽已亦不能自強。然我所心愛之人。今則改其常度。喜怒不測。一言一動之微。時時尋瑕抵隙。以相窘。至以閉門羹待我。謂其無情於我耶。固大不然。謂其有情於我耶。又何爲若是。總之自尋煩惱。夫復何言。以表面論之不愛之人。纏綿若此。心愛之人。冷落若此。我但移轉其情以愛此者。愛彼便足出煩惱之圈。入歡喜之域。若是則吾與琪仙均得所矣。顧蕙妹奈何。彼實真心愛我者也。且我此心亦正難回。自問終不能割忍。而出此則誠無以自處矣。二雲至此已盡變其愛憐琪仙之心。而爲安頓蕙姑之心。念當此峻拒之餘。將用何法以釋此疑。猜言歸舊好。思久苦不得當。危坐塊然。亦不思睡。良久聞耳畔低喚。二公子驚而回顧。則棠兒亭亭立於其側。其容蹙然。二雲貿然曰。汝何事。至此棠兒曰。吾乃無事。公子何憂思之深也。殆爲琪姑娘病耶。公子今日視琪姑娘病。琪姑之病行愈矣。何戚戚爲。二雲驚曰。汝言我乃未解。且汝又何從知我今日視琪姑者。棠

兒粲然曰公子奚事假惺惺又誰能禁公子之行動自由者惟婢子有一言告公子吾家姑娘明日歸矣二雲躍起座問曰汝何言汝欲歸耶棠兒曰否我乃言姑娘二雲曰姑娘何事欲歸我必不允棠兒曰公子之言良可笑歸則歸耳姑娘非公子家人又誰能禁姑娘之行動自由者二雲嗒然若死既而淚下棠兒鶴視有頃察其意誠乃謂之曰公子勿悲今問公子果愛姑娘耶抑否二雲曰我何爲不愛我心行爲渠碎盡矣棠兒曰既云愛矣何爲言行動與彼忤致姑娘不歡而公子亦無樂語次因以日間種種語之二雲泣曰冤哉我被拒於蕙妹惘然而行中途遇秋鴻以琪姊病况告我琪姊與蕙妹論情雖異論親則一今彼病在理我當視之亦不得已之周旋耳若在平時蕙妹必不責我茲當杙檜之時致更增其怒而大哥之滋擾又適當其衝楚歌四面苦吾妹也甚矣棠兒汝且坐語我以姑娘此時之狀況棠兒憬然曰我固疑是秋鴻作祟今知果然公子乎有此人在後患正未有涯也姑娘自大公子去後急氣攻心泣涕如雨既而忽然徹悟破涕爲笑謂此處本非吾家何爲強留以取人憎明日必歸公子乎吾視姑娘雖強作是態而其心之悲痛實深公子既愛姑娘必不忍姑娘之竟去而不作慰

留之計。今姑娘方睡。我悄悄前來。以耗報公子。公子好自爲之。可也。言已返身欲行。二雲牽衣止之。曰。毋遽容我計之。姑娘氣憤欲歸。雖由於各方面之逼迫。我亦無所逃罪。彼方怒我面勸之。必不可。然則如何。我此時方寸已亂。汝能爲我謀乎。棠兒搖首曰。姑娘性執。婢子實無能爲力。公子自思之。如何。留姑娘者。苟有用婢子之處。婢子自當效命。不敢負公子也。二雲忽猛省曰。得之矣。我意作一懇切之函。表明我之心跡。筆墨之動人。甚於語言。或者得藉管城子之力。挽此將離之局。汝意云何。棠兒領首曰。姑試之。亦佳。我去。此稍待公子可速作書付我。將去。否則夜漏已深。闔門且扃。婢子不能久羈也。二雲皇皇就案。拂箋磨墨。振筆書曰。

蕙妹青覽。今我計窮力竭。復以此乞憐之筆墨。上瀆清聽。吾妹見之。必嘖或碎。而擲之於地。然終望吾妹追念前好。暫忍須臾。畢讀吾書爲幸。以妹天人之姿。冰雪之質。自不應以我鄙薄之人爲念。然妹縱爲出岫之雲。無心自適。我已作沾泥之絮。有力難飛。卽萬死亦不能置妹於不問。自妹初來。便邀青眼。雨窗共讀。花徑同遊。形影不離。於茲半載。一心相印。此樂何極。自維陋劣。荷此殊榮。疑是夙因。或非倖遇。我嘗謂

妹。我。之。明。星。也。妹。未。來。時。我。實。常。處。於。墨。暗。之。中。自。妹。來。而。我。之。心。地。乃。大。明。若。特。  
關。一。奇。異。之。境。榮。樂。至。不。可。言。喻。今。妹。若。棄。我。則。明。星。一。失。我。心。將。立。返。其。黑。暗。之。  
舊。且。至。終。身。不。能。回。復。夫。以。妹。平。日。遇。我。之。厚。必。非。有。所。不。慊。於。我。者。我。誠。無。狀。屢。  
犯。芳。顏。然。妹。竟。以。偶。爾。戲。言。定。爲。罪。案。毅。然。下。絕。交。之。書。頒。逐。客。之。令。將。從。前。舊。誼。  
一。概。拋。荒。而。使。予。待。罪。含。冤。無。可。申。訴。甚。至。決。絕。言。歸。無。復。餘。戀。我。罪。誠。大。然。若。此。  
則。我。萬。死。不。敢。承。者。而。妹。以。一。言。之。戲。遽。出。此。絕。人。已。甚。之。舉。問。心。當。亦。所。未。忍。蓋。  
妹。固。愛。我。我。亦。愛。妹。疇。昔。之。夜。我。若。有。意。侮。妹。者。可。矢。天。日。以。自。表。妹。以。爲。可。恕。則。  
恕。之。必。不。可。者。則。有。一。身。在。可。任。妹。如。何。懲。責。我。均。願。受。惟。萬。不。可。獨。行。已。意。不。容。  
人。一。置。喙。而。使。我。心。悵。悵。至。於。無。極。也。且。讒。唇。妬。眼。密。似。張。羅。我。二。人。處。此。旋。渦。之。  
中。常。此。好。合。無。間。則。人。亦。不。得。而。乘。之。一。旦。失。懽。是。欲。防。人。而。反。授。之。柄。旣。傷。同。氣。  
之。情。大。快。奸。人。之。志。此。在。我。固。難。堪。卽。妹。亦。未。爲。得。計。也。一。燈。如。豆。萬。緒。如。潮。忍。痛。  
書。此。託。棠。婢。代。呈。以。當。面。訴。總。望。妹。釋。却。猜。嫌。去。其。歸。志。遇。人。接。物。一。切。如。舊。全。往。  
日。之。情。杜。他。人。之。口。此。後。願。北。面。粧。臺。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萬。不。敢。再。以。無。稽。之。言。

觸怒玉人自貽伊戚。妹非鐵石爲腸者。倘亦憐而許之乎。情迫詞直。伏希鑒宥。不勝急切待命之至。二雲頓首。

書竟加以緘封。鄭重授棠兒曰。以此書悄置姑娘枕邊。明晨探取。姑娘喜怒速以報余。能得有回書者。事更佳也。棠兒領首允之。納書於懷。翩然遂逝。

蕙姑澄清萬慮。一意求歸。將與二雲已往情事。概置弗念。心事既定。不覺沈沈穩睡。以待明日之言。旋比香夢初回時。適夜半殘燈熒熒。光射帳中。見枕畔赫然有一函。在取而視之。知來自二雲。心突一躍。低呼棠兒不應。持函默忖。有頃卽棄置原處。轉身復睡。顧心神已亂。睡乃不成。輾轉久之。亦不自審。何以若是。則復連呼棠兒。棠兒終不應。殆已入夢。否則故嚦聲以誘蕙姑閱此函也。俄而蕙姑果不耐。自榻上支半身起。一手揭帳。一手移燈。近前剔燄。使明。展函。欵枕閱之。旣竟。微歎一聲。清淚復如潮而湧。着紙盡濕。沈瀾久之。卒乃披衣悄然起。皇皇就案。攤箋磨墨。一如二雲字字珠璣。頃刻盈紙。書成。復自誦一過。函封甫竟。而棠兒瞥然倏入。笑問姑娘何事不睡。乃碌碌若此。蕙姑斗變其色曰。棠兒汝好大膽。乃敢以他人書札私置我之枕畔。汝知罪否。棠兒笑曰。否。此

乃二公子囑婢子代呈者。婢子殊無罪。姑娘若不閱此函。仍付婢子還之可也。言次。向蕙姑作狡視。蕙姑尙欲強作怒容。而紅雲已滿腮矣。乃低語棠兒曰。汝太多事。又向渠曉舌。取得書至我。已決志言歸。今乃不能我力。欲出此樊籠。汝必苦苦陷我。此又何意。棠兒曰。姑娘一時憤苦。欲出此舉。究竟二公子待姑娘若此。姑娘豈真能忍然舍去乎。我知姑娘必不能歸。且甚憐二公子故密報。以耗俾留姑娘。今姑娘之意。果回婢子。亦所深喜。如有覆書。可交婢子以慰二公子之懸懸也。蕙姑笑且叱曰。癡婢。汝用心。乃狡甚。我爲汝所賣矣。卽擲函於地。棠兒無語含笑拾之。以出。蕙姑木立久之。乃復就寢。次晨。蕙姑香夢未醒。棠兒悄然起。懷書出館。時曉煙乍散。宿鳥爭鳴。爽氣撲人眉宇。行數武。遙望見深柳堂前。有一人負手背立於柳陰之下。棠兒決爲二雲。則趨近其前。笑問曰。公子起。胡早凌晨奔越至此。得毋中曉寒耶。二雲曰。我徹夜未睡。來此已多時。棠兒謹謝。汝殆齋得好消息至矣。棠兒故搖其首曰。未也。姑娘得函。怒且加劇。責及婢子矣。言已。微掩其口。而晒二雲愕然。旣而察其非真。則逼之語實。棠兒曰。毋慌。前言戲耳。書已在我懷中。我知公子盼且急。故破曉卽出不圖。乃遇公子於此。且言且出。書授。



二雲二雲接而視之。靦然含笑。復納書於懷。問棠兒。以昨宵蕙姑得書後之情狀。棠兒一語之。二雲喜甚。力贊棠兒之能。棠兒曰。婢子奔馳星夜。爲公子作寄書郵。公子將何以報我。二雲聆言。目棠兒微笑。旣而曰。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不教你疊被鋪床。棠兒頰頰啐曰。纔得安心。便又嚼舌。公子信無賴哉。我今以此言告姑娘。平地風波。未必不平添三尺也。二雲悔謝之。堅囑其勿言。棠兒笑曰。休矣。勿作態。我固知是銀樣蠟鎗頭耳。二雲亦大笑。

秋兒旋別去。二雲忽忽出園。返其寢室。出函徐閱之。其辭曰。

二哥鑒此接誦手書。心爲酸惻。以哥之惓惓於妹妹。獨何心能不知感。疇曩之事。胥妹之咎。妹今已知悔。哥亦無須介介。惟禍發肘腋。端倪已露。實逼處此。妹何以堪。就目前種種。以測後來前途。運命大有難言。環伺於旁者。胥爲欲甘心於妹之人。以妹雞肋之軀。殊不足當衆矢之的。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機已見矣。不於此時引嫌自避。將至叢怨愈深。禍機愈速。一發而不可收拾。則悔且無及。故妹之決意欲歸。良非存心絕哥。而爲此。蓋妹若戀戀者。實亦不足爲哥福。或轉足爲哥禍。妹之

一身固奚惜焉。迺遭責且加慰留。妹不敢怨。哥之不諒。妹之負哥者多。而哥尙殷勤。若是妹今欲報哥舍勉。從哥言更無他途。可以自贖。第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以妹愚昧之見。測之妹在此爲人眼中釘。良以哥故在理。誼屬中表。稍涉親昵。亦至尋常。而在有心者視之。不免橫生枝節。疑竇滋多。蓋我心固坦白。無他而彼心乃深黑。莫測也。自此以往。妹與哥卽不復再生齟齬。而人之懷私挾妬。伺隙而動者。且轉因兩人之好。合無間而偵察益嚴。一有疎忽。不難立肇奇禍。是則妹去而哥可釋。家庭之猜嫌。妹亦得身心之安適。妹在則妹歷針氈之歲月。而哥亦爲燕雀之光陰也。今哥旣不願妹歸。妹雖心知其非計。亦不能不順哥意。勉留敬如來書所要。一切如昔。惟綢繆未雨。豈可自弛。昨日大哥來館。憤妹不納。曉曉以并拒二弟相要。妹厭其擾業許之矣。此後哥來訪。妹亦不能再納。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旣喻矣。又何爭此朝朝暮暮者。哥不忘妹。可託微波。以通辭。妹不忘哥。可囑青禽。以致意。若是則形迹不彰。嫌疑庶泯。妹所求於哥者止此。哥倘不允者。則妹惟有仍請束裝歸去。以保安全。不敢身蹈危機。終以誤哥者。自誤也。臨書迫切。哥實圖之。蕙妹叩上。

二雲閱畢此書。憂喜參半。喜蕙姑之歸。念已回。而憂此後之情踪。將絕。然翹企前途。禍根起伏。良有如蕙妹書中所云。思患預防。豈得謂之過慮。且蕙妹不并絕我者。則無辭以却大哥之擾。蕙妹我所愛。而大哥之擾。蕙妹固我所深惡。而痛絕者。今我若故拂其意。來往如前。我不絕跡。大哥又烏肯絕跡。以妹所厭惡之人。因我之故而使之糾纏。不絕。則我亦何以自解於蕙妹。進而言之。大哥蠢蠢。或可以言給以力制。不尙有險。很之秋鴻。在耶。前日之事。固由彼教唆而生。彼之嫉我二人也。甚我不明絕蕙妹者。實無以弭未來之禍。而誤蕙妹於無底矣。矧蕙妹非真絕我也。蹤跡雖疎。而精神可接。此後書齋共讀時。仍可見面。欲訴相思。管城子亦能效。力相違尺咫。要異人天。較彼傷離。怨別更隔蓬山一萬重者。爲幸多矣。思至此。則心亦釋然。

評者曰。嗚呼。噫。蕙姑可以歸矣。蕙姑歸。則琪仙無所爭。蕙姑歸。則二雲無所戀。蕙姑歸。則大雲無所藉。蕙姑歸。則秋鴻無所憾。蕙姑歸。則棠兒無所誤。情海風波。潛消默化。寧非天壤間大快事哉。且也。蕙姑歸。而琪仙或不致必嫁。二雲蕙姑歸。而二雲或將能娶蕙姑。蕙姑歸。而大雲或不致斃命。蕙姑歸。而秋鴻或不致置毒。

蕙姑歸而蕙姑二雲或不致自戕其生乃計不出此宛委曲折必欲趨就哀痛慘  
惵之境域而不悔是何故哉一言以蔽之曰造物弄人之巧妙耳今使就順人心  
性而妄言之蕙姑竟嫁二雲大雲竟娶琪仙或兼納秋鴻恃愛者得所恃倚寵者  
得所倚一部愛情小說首尾完善天下後世青年男女於花晨月夕焚香拂几盥  
手澤面細細讀之欽其豔麗羨其纏綿倣效其情緒悱惻男子則自擬二雲女子  
則自比蕙姑不亦快哉不知快則快已而於造物之弄人之初心則大相逕庭矣  
使蕙姑而真偶二雲則亦一尋常夫婦耳天之下地之上一日之內一時之間一  
分之差一秒之距不知有此夫婦恆河沙數何待作者筆之於書評者識之於後  
讀者誦之於天下後世惟其蕙姑不偶二雲而二雲死既偶大雲而大雲死二雲  
娶琪仙而琪仙死蕙姑偶大雲而蕙姑死一種平淡無奇之男婚女嫁偏有此興  
風作浪之文章此雙鬟記之所由作也雙鬟記既作而不尋常之夫婦於以久傳  
於以注目於以膾炙人口蕙姑雖死而不死已或曰蕙姑於此時真可歸乎評者  
曰又不然也蕙姑而真歸則一部雙鬟記卽於是告終雙鬟記告終則作者無所

作評者無所評讀者無所讀有是理乎吾故曰不可歸也不可歸則蕙姑眞足悲已。

二雲可恨吾前已言之矣今觀其出天香閣後一則曰琪仙之病明明爲我也再則曰以愛此者愛彼我與琪仙均得所矣三則曰蕙妹奈何嗚呼吾爲蕙姑悲轉爲琪仙悲也乃作者於此無如何之際不得不曲爲二雲作一佳語故曰二雲至此已盡變其哀憐琪仙之心而爲安頓蕙姑之心尤恐天下後世之人讀此竟認作者爲二雲作佳語故復繼之曰念當此峻拒之際將用何法以釋此疑猜溫囑之犀洞照二雲之心坎矣

棠兒以蕙姑歸訊告二雲此棠兒之多事也大抵棠兒之見識實不及蕙姑此時尙以二雲爲可恃也

棠兒曰公子乎有此人在後患正未有涯也試問無此人在便如何棠兒不愧多事。

二雲致書二雲之膽漸大已悲哉蕙姑

澄清萬慮。一意求歸。蕙姑之卓識也。雖然天下事固有難以逆料者。蕙姑棄函不顧。不失清白女兒身分。旣閱矣。又報之謬矣。不至戕其身。不已悲哉。蕙姑書中語頗有見到處。末乃云哥不忘妹。可託微波以通辭。妹不忘哥。可囑青禽。以致意。此何等語。乃可出之清白女兒口中耶。或曰。此非蕙姑語。乃作者語也。評者曰。惡是何言。歟。如汝言。則一部雙鬟記。何一語非作者語。吾以雙鬟記目之矣。則出於記中。吾皆作爲記中人語也。

此章以心字爲起結。開首以心愛琪仙。結尾則對於蕙姑之心釋然。一心二用。良可憎已。

### 第七章 消息春光漏 嫌疑夏楚施

百種猜嫌。一言解釋。意者情海波瀾。從此烟消雲散矣。自是以後。二雲竟從蕙姑之言。不復至羅浮館。有時瞥面華堂。摩肩書案。亦各自矜持。絕無嬉笑。以避家人耳目。而暗中一縷情絲。時時接觸。乃較前尤密。黃昏無賴。互擾夢魂。青鳥多情。頻傳消息。在昔相親相近。轉因過狎而生疑。此時音容隔絕。僅藉筆札。以通情愫。只有相思之苦。更無啓

覺之端反爲兩人省却幾許閒愁。癯然而禍變之生。恆出意外。在兩人以爲僅作秘密之酬答。不涉形迹之嫌疑。人縱有心應少可乘之隙。孰知卽此秘密二字。亦有時而不可恃也。

吾書今須述琪仙矣。琪仙病中得二雲一面積恨已蠲。深情差慰未幾。卽霍然愈。顧未知二雲之來。乃受秋鴻之挾迫。而個中播弄。尙有許多情事也。病愈之後。二雲亦不復來。默察其與蕙姑亦時時避面。不復如前之狎昵。心竊驚疑。然已夙以大方自命。因亦漠然處之。惟秋鴻奸狡性成。效思情切。以兩人行迹之離奇。必欲盡心一探其底蘊。秋鴻得大雲報告。後心笑蕙姑之欺人。謂彼必不能絕二雲。乃囑大雲日伺羅浮館左近。刺探消息。將俟二雲之在。而排闥以入。責其負約。以圖逞志。久之無所得。秋鴻不信。自往偵之。亦未見二雲足跡。則大疑意。蕙姑殆真絕二雲矣。心竊喜。蓋知蕙姑果絕二雲。二雲將復親琪姑前日之連環計。至此慶成功矣。則日延頸以盼二雲之來。乃遲之又久而天香閣中終不復有二雲之蹤影。於是希望復絕。而懷疑滋甚。知蕙姑終未與二雲絕也。然既未絕。何以不復往來。卽偶然相見。亦各冷淡若無事者。個中疑竇。乃大

費秋鴻之探索既而憬然悟曰彼兩人殆別有藉以傳情之具而故爲是以掩人耳目耳。斯時也二雲之絕迹羅浮館者已一月餘矣棠兒爲兩人傳遞密訊正往來如梭織與秋鴻胸際之疑雲同致不安之象未幾而禍發矣一日蕭晨秋鴻持盥具自天香閣出將爲琪仙赴廚下取臉水將及園門忽遊目瞥見梨笑軒中隱約有一人影察其狀似爲棠兒心忽動急退數武隱身一梨樹之後遙窺之見棠兒斜倚於軒左之碧欄目注園門若有所待俄而一人自園外入則爲二雲棠兒出軒迎問曰公子今日胡來遲婢子候久矣言次張目四觀旋探袖出一函二雲急攬而納諸懷復就棠兒作耳語若有所囑棠兒含笑點首二雲卽返身出園門棠兒亦姍姍回羅浮館去秋鴻目覩二人之狀心乃了了微哼曰若儕秘密若此乃亦有露眼處耶今要領已得此後之計畫又有着手處矣至此則心爲大樂眉飛色舞忘其所事忽自省曰我爲琪姑取水乃在此逗遛久琪姑惱矣急攜具忽忽出園。秋鴻既親見棠兒傳書之狀疑團冰釋知二人之情初未阻絕不過避人耳目以筆墨



代。語。言。而。暗。中。消。息。之。靈。通。乃。無。殊。於。朝。朝。暮。暮。相。厮。守。也。則。竊。爲。琪。仙。嗟。不。幸。費。盡。心。機。爲。情。海。間。謀。事。纔。有。轉。圓。之。望。乃。離。者。似。合。而。終。離。合。者。似。離。而。終。合。此。局。竟。輸。前。功。盡。棄。秋。鴻。際。此。蓋。亦。難。乎。爲。情。矣。顧。素。知。琪。仙。爲。人。城。府。至。深。雖。鍾。愛。二。雲。祇。寄。諸。精。神。初。不。形。諸。詞。色。雖。以。眼。釘。視。蕙。姑。而。嫉。妬。之。念。亦。深。藏。不。露。使。秋。鴻。以。所。謀。告。之。或。且。逢。彼。嬌。嗔。而。與。以。泥。中。之。罰。故。前。此。一。番。離。間。秋。鴻。全。爲。琪。仙。琪。仙。乃。懵。然。罔。覺。茲。復。探。悉。二。人。秘。密。交。際。則。仍。匿。不。之。告。惟。獨。居。深。念。未。竟。之。計。畫。宜。如。何。繼。續。進。行。大。雲。者。秋。鴻。夾。袋。中。之。人。才。也。既。用。之。於。前。胡。能。舍。之。於。後。乃。俟。其。來。而。語。之。曰。汝。謂。二。公。子。已。與。蕙。姑。絕。信。乎。大。雲。曰。信。秋。鴻。曰。然。則。汝。尙。愛。蕙。姑。欲。彼。捨。二。公。子。而。瞋。汝。乎。大。雲。曰。夫。豈。不。欲。顧。我。愛。蕙。妹。蕙。妹。終。不。愛。我。察。其。意。似。已。與。二。弟。結。不。解。之。緣。乃。視。我。如。贅。疣。後。從。汝。計。問。二。人。之。情。愛。今。計。雖。得。行。彼。等。之。往。來。已。絕。而。蕙。妹。仍。無。眷。我。之。意。則。我。復。何。心。愛。彼。且。知。蕙。妹。對。我。固。未。能。動。其。愛。心。對。二。弟。亦。無。真。愛。使。有。真。愛。決。不。因。偶。然。之。阻。力。而。遽。示。決。絕。也。秋。鴻。笑。曰。無。用。哉。汝。也。人。欺。汝。而。汝。不。知。亦。知。彼。等。固。何。嘗。決。絕。祇。易。明。來。爲。暗。去。耳。汝。乃。信。之。不。疑。得。不。爲。彼。等。所。竊。笑。乎。言。次。

因告以晨間所見且囑其留意省察二雲之私苟得有蕙姑之片紙隻字者卽以報我  
大雲諾之而去著者曰一次失敗再接再厲秋鴻之志亦可謂堅決惜乎用非其當也  
彼大雲者一翫人耳微秋鴻實不足以爲惡秋鴻以大雲爲傀儡大雲遂以秋鴻爲護  
符蓋此爲其佞而彼爲其主也

未幾大雲果於二雲書冊中搜得一函上有二哥親啓蕙妹手緘字樣惟中藏已空不  
留隻字再翻他頁亦無所得乃卽攬此空函以示秋鴻秋鴻得之喜曰此奇貨可居也  
大雲問將何爲秋鴻曰汝持此函上主人主人必有處置而絕二公子與蕙姑往來之  
路汝本失愛於主人藉此可以邀歡堂上而惟所欲爲蕙姑旣不得與二公子通情款  
必且轉而睨汝此番戰局汝可全操勝算矣大雲猶豫曰此殊未可二弟待余素甚友  
愛彼與蕙妹密函往返實亦無他父性嚴正此函若爲所見必以家法處弟同氣之情  
義不忍出奈何秋鴻怫然曰大義不妨滅親姑息足以僨事吾所以爲汝計者以汝愛  
蕙姑而蕙姑不愛汝欲回蕙姑之心計惟有先絕其所愛而後汝可徐徐以情動之女  
子楊花之性亦復何常如吾言以行之蕙姑必爲汝有今乃以區區兄弟之情坐墮大

計吾知汝之愛力實未堅耳使其果堅則對此情敵豈有不急圖剷除而以姑息從事者彼爲汝弟在理萬事皆當讓兄今明知汝愛蕙姑而不自引避有類劫奪是彼目中無汝也久矣汝猶欲以兄道相待而不知奪愛之可羞豎子不足與謀吾此後不再與聞汝事矣大雲聞言意似稍動以目視秋鴻曰汝言亦是容余思之秋鴻乘機進曰此又奚用躊躇者汝不愛蕙姑則置之以全兄弟之情汝愛蕙姑則視彼不啻仇讎更何有於兄弟兩言決耳大雲不語秋鴻復曰以蕙姑之婉麗吾爲男子亦當愛之忍舉而委之於他人乎大雲此時經秋鴻一再激厲一念欲全二雲一念又不能忘蕙姑良心與私欲交戰卒之理爲欲勝蹶然答秋鴻曰余決從汝言以此函告密於吾父矣秋鴻喜曰似此乃尙類丈夫如頃所言真婦人女子之見耳雖然事宜速行遲則生變大雲頷之懷函逕去二雲與蕙姑酬酢之繁往返無虛日青鳥殷勤密寄相思之字自謂雙方交際似此隱秘應無慮爲旁人窺破孰知一紙空函已肇下彌天之禍使二雲而早檢及者尙可預爲之地乃變生倉卒先發制人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人心之險至此極矣樵船旣得大雲之報告疑二雲與蕙姑有曖昧事大震春霆之怒旋施夏楚之威呼

二雲至前擲函示之曰。此胡來者。二雲視之。震極不知所措。紅雲上頰俯首。無詞。樵船益怒厲聲詰之。二雲益惶急。仰視嚴顏如鐵。幾喪魂魄。面色已由紅而白。木立如尸。吶吶不能置辯。樵船冷笑曰。汝做得好事。乃墮我家聲。敗人名節。合處死。言已。恨恨叱。二雲勿動。出取一搗衣杵。禿二雲衣。痛拏之。二雲伏地哀號。宛轉若豕。杵如雨下。室無他人。誰爲緩頰。比王夫人聞聲出視。二雲已氣息僅屬。不復能號。血殷衫袴。均作桃花色。視樵船怒猶未息。仍舉杵欲下。夫人亦怒急前奪其杵。且哭且言曰。胡竟忍心下此毒手。虎惡不食兒。汝意欲處死彼耶。可先處死我人家。訓子亦有分寸。幾見有若是之無情痛撻者。樵船之於二雲。本有所偏愛。惟此愛正與禽犢有別。愛之愈切。斯教之愈嚴。此時聞夫人言。雖餘怒未平。而愛心復起。亦自悔其太忍。默然不答。噓氣作聲而已。夫人復就地撫二雲。連呼不應。狀類昏暈。則更大慟。旋呼婢媪數輩。舁之歸寢。至晚二雲始醒。覺周身作劇痛。不能轉側。張目而視。則夫人含淚坐於床次。大雲亦在側。夫人問曰。兒醒乎。苦哉。吾兒覺得何處疼痛。最劇耶。二雲曰。似在脇下。隱隱作針刺滋難忍也。夫人解襟視之。脇際墳起。傷勢頗重。不覺心酸。淚落。復問曰。兒乎。今日之事。

從何而起。二雲泣曰：兒亦不知。午後阿父喚兒去，以一空函示兒。此函乃蕙妹與兒者。函中所述，不過尋常論學之詞，不知此空函何以爲阿父所得。以兒不應與蕙妹私相授受，乃遭重責。大雲覩二雲傷狀，意良不忍。茲聞其且泣且述，不期而天良復現，卽自承曰：二弟此我所爲也。我以此函上之阿父，初不料吾弟因此而受重責，悔無及矣。言次，執二雲之手，目皆瑩然，狀至憐愛。二雲初聞其讒，心竊憤憤，繼見其悔艾，則亦釋然反慰之曰：此非兄過，乃弟之罪也。弟私與蕙妹通訊，事良不當受責，亦復奚怨。惟此事誤我蕙妹矣。奈何夫人初聽二人問答，不作一語。至此乃回目瞪視二雲，似憐似嗔，曰：汝因彼而嘗此奇痛，乃猶念念不能忘彼耶。

評者曰：或有問於余曰：天下有慧人乎。余對曰：天下無慧人也。或者詫曰：天下真無慧人乎。余對曰：否。天下無一非慧人也。或者大笑。余曰：子毋然。子以余言爲怪乎。則試與子言。慧者從心從文，從章從貢，言心胸之內有文章，可貢獻於世者，乃得謂之慧。世之人自命爲通達，自命爲智巧，自命爲機變，自命爲謀深識遠，見人之直，見人之真，見人之正，見人之任勞任怨，見人之敢作敢爲，乃一例抹煞之。

曰。慙。彼。則。自。以。爲。不。慙。嗚。呼。此。其。所。以。爲。慙。也。夫。慙。豈。易。言。哉。有。所。私。有。所。曲。有。所。引。避。有。所。權。變。均。不。得。謂。之。慙。必。也。所。行。所。言。無。悖。於。理。然。後。真。慙。乃。現。而。非。世。俗。淺。見。之。人。之。慙。所。可。望。其。項。背。也。嗚。呼。哀。哉。世。道。凌。夷。風。俗。頹。敗。人。心。險。詐。公。理。消。泯。放。眼。人。羣。以。奸。詐。爲。能。事。以。欺。騙。爲。當。行。以。詔。諛。阿。媚。爲。正。理。以。金。錢。貨。物。爲。大。欲。有。人。於。此。革。其。非。遷。其。惡。規。其。範。則。羣。起。而。呼。之。曰。慙。慙。亦。大。可。憐。哉。是。故。蕙。姑。慙。人。也。棠。兒。慙。人。也。秋。鴻。慙。人。也。琪。仙。慙。人。也。二。雲。慙。人。也。然。皆。非。真。慙。人。也。何。也。因。其。各。有。所。企。圖。也。夫。必。慙。如。大。雲。乃。得。謂。之。真。慙。何。也。因。其。無。所。企。圖。也。其。愛。蕙。姑。也。秋。鴻。言。之。耳。其。愛。琪。仙。也。亦。秋。鴻。言。之。耳。大。雲。固。未。嘗。有。所。自。表。也。受。婢。女。之。激。傷。兄。弟。之。情。彼。於。此。試。問。有。所。企。圖。乎。故。作。者。特。標。大。雲。曰。慙。雖。然。作。者。亦。慙。人。也。評。者。亦。慙。人。也。讀。者。亦。慙。人。也。苟。使。作。者。非。慙。評。者。非。慙。讀。者。非。慙。則。必。不。作。雙。鬟。記。必。不。評。雙。鬟。記。必。不。讀。雙。鬟。記。一。言。以。蔽。之。曰。慙。者。可。憐。之。謂。也。吾。故。曰。大。雲。可。憐。人。也。

百種猜疑。一言解釋。意者情海波瀾。從此煙消雲散矣。此是作者欺人語。讀者幸。

勿誤會。

書中於大雲二雲蕙姑讀書情況。從未題及。卽琪仙亦只云五日課一詩耳。未免嫌其疏略。然亦無從說起也。故此章於閒筆中特識之。曰。瞥面華堂。摩肩書案。八字中。并將兩雲趨庭時情形。暗暗帶出。讀者須注意之。

效忠情切。秋鴻與棠兒各表同情也。特性不相同耳。故作者特標之曰狡詐。性成園中各景前已點明。祇恐其拋置。故於秋鴻取水點出。梨笑軒既不疎漏。又便行文。

秘密豈易言哉。愈秘密愈易敗。露吾真爲蕙姑悲也。

蕙姑無棠兒琪仙無秋鴻。日後當不演慘劇。吾評雙鬢記。吾恨記中之雙鬢不已。以片紙隻字定人之罪。秋鴻真有近日偵探手段。

二哥親啓蕙妹手函。此何等字。此何等事。而蕙姑竟一而再。再而三。坦然行之。二雲又漫不經心。隨意置棄。二雲之罪大矣。觀於此。閨中筆跡可不慎哉。樵船至此。責子晚矣。若王夫人固不足論也。彼直一糊塗無用之人耳。

可憐哉。大雲至此竟自承曰。二弟此我所爲也。又曰。此非兄過。乃弟之罪也。藹然仁者之言。躍躍紙上。二雲負大雲多矣。

第八章 夜深來院落 歲暮各天涯

變起蕭牆禍生肘腋事未暴發以前二雲猶晏然若無事矧在他入曷從知不測之風雲頃刻將施其變幻然有一人處心積慮密佈網羅延頸以待好音之至則秋鴻是也事既暴發以後頑劣如大雲觀其弟傷勢之匪輕亦知動其悔悟之誠而生其悲憫之意獨有一人聞而竊喜笑逐顏開一若深幸夫個郎之獲斯懲創者則亦秋鴻是也顧秋鴻之心猶以爲未足蓋尙有蕙姑未加以蹂躪也似此極天噩耗驟入彼情人之耳其悲痛憫惜之情應較旁人爲烈則二雲受皮肉上之痛苦蕙姑亦受精神上之痛苦此心庶乎稱快於是趾高氣揚直向羅浮館而趨視其慌急之狀若恐蕙姑先聞此耗卽不足以傷彼心而違己意者其用心殊可恨而又可笑也時棠兒方晾衣簷下秋鴻遙立呼之棠兒前詢何事秋鴻大聲曰二公子爲主人鞭撻幾死汝知之否棠兒驚曰我乃未知汝殆誑我耶秋鴻曰信否由汝惟人已遍體鱗傷奄奄一息矣哀哉二公子



嫩皮膚。怎禁捶楚。不知主人何以殘酷若斯也。棠兒急曰。我信汝。汝試語我。二公子因何事被撻者。秋鴻冷笑曰。此可問汝家姑娘。二公子因何事被撻者。棠兒愕且怒曰。汝癩耶。言乃無倫。秋鴻曰。吾言汝不解耶。實告汝。二公子之被撻。聞與汝家姑娘頗有關涉。汝或未知汝姑娘當了然也。言已返身遂遁。棠兒以秋鴻言詞恍惚。疑不能決。則返訴之。蕙姑聞訊。如中巨霆。驚痛幾失聲。既而思之。終莫得事之端倪。以二雲素爲乃父所鍾愛。從未見加以扑責。今胡無端犯此嚴威。以彼醇謹好學。絕無大雲頑劣之狀。決不至以他事開罪。且小過亦焉用大杖。秋鴻謂與余有關係。其關係又何在。思之思之心。突然跳一刹那間。而疑而羞而懼。又未知二雲傷勢。究至何度。得免性命之虞否。於是於疑羞懼三者之外。又加一種難名之隱痛。曰。憂一寸芳心。怎容得許多摺皺。蕙姑此時。蓋已腸腑爲摧。低徊欲絕矣。

移時。棠兒進曰。姑娘且免愁煩。秋鴻之言亦難盡信。容婢子一往探之。何如。蕙姑曰。公子受責。秋鴻何以先知而特報告於汝。此事或亦爲彼播弄。舅氏偶信讒言耳。棠兒曰。婢子亦作是想。蓋彼語我時之神情。倨傲中雜以冷峭。乃可大疑也。蕙姑低泣曰。果爾。

則吾負哥矣。總由前次欲歸未成。復肇此禍。我此時心神恹恹。莫知所從。待到黃昏。汝試往視向二公子。探得真情。速以語我。棠兒領首復喃。曰：我祝事與姑娘無關。且願二公子傷痕速愈。是晚蕙姑亦不進餐。惘然歸寢。伏枕鳴泣不已。棠兒獨行出園。逕達二雲寢舍。至門外未敢遽入。駐足潛聽。聞二雲呻吟聲甚苦。又聞一人語曰：創深矣。可若何其聲。則琪仙也。棠兒因俛身自窗隙內窺室內。燈光微明。二雲仰臥床上。擁衾而呻。琪仙坐於床前。目視二雲。微有淚痕。秋鴻亦在棠兒私念。我幸未冒昧。竟入不然。冤家又逢狹路矣。俄聞秋鴻語曰：二公子受此委屈。禍皆由蕙姑而起。摧殘至此。我見亦憐。自今以往。公子能與蕙姑絕者。則禍端弭而煩惱皆消矣。二雲不答。轉面向壁。似不欲聞。秋鴻此言不啻將己之陰謀和盤託出。初不虞窗外有人窺其隱秘。棠兒聞之心已了了。念此人險惡至此。一再欲甘心於蕙姑。非得蕙姑離去。此間此禍正未易弭。而有此惡魔。兩人心願更不知於何日能償。又念琪仙落落大方。乃亦出此曖昧之行徑。平日間高視闊步。自命清流。背地裏送暖偷寒。無所不至。若蕙姑與二雲雖兩意纏綿。多情難制。而體防所在。彼此皆嚴斤斤。未敢或越。似此深夜無人悄地。作臨印之

叩如蕙姑必不肯貶其金玉之軀輕易出此以彼較此則所謂清者不清而濁者不濁思至此則益爲蕙姑不平忽聞二雲言曰謝姊惠我茲夜已深姊宜歸寢我固無大苦且倦欲眠矣棠兒知琪仙且出急隱身牆隅繼聞呀然門啓卽有黑影二掠窗而過棠兒俟其去遠始往推扉二雲問爲誰棠兒應聲而前揭帳低語曰公子安乎姑娘命我來視公子乃與琪姑值婢子在窗外候久矣二雲曰汝見琪姊耶彼來視我義不能拒我殊不欲見此人又曰棠兒汝來大好我正欲知蕙妹作何狀渠已知我遭不幸耶棠兒曰秋鴻來語乃知之頃彼言禍因姑娘而起此言何謂望公子明以告我二雲泣曰天乎此何可令蕙妹知者我之受責無足惜奈何復以惡耗告我蕙妹我必不言棠兒曰公子不言足見愛惜姑娘之意惟秋鴻饒舌姑娘已微知之矣公子果不言者闕葫蘆胡可長處姑娘行且癩發不如言之卽姑娘聞而氣苦有婢子在保無事也二雲知不能諱乃語以被扑之由及大雲自承之語且曰棠兒汝知蕙妹心性此事若爲彼知必且以名節喪失茹痛無窮汝自思之可與言則言之否則毋寧諱之我茲以蕙妹付汝矣棠兒聆竟沈吟不語念此事關係殊大在二雲有毀肌裂膚之痛在蕙姑更有劍

心刺骨之悲。然事既敗，露詎能久。諱驟語之，則蕙姑又何堪。伶俐之棠兒，此時乃亦漫無主見。既又念兩人隱情，既爲主人覺察，則事且不了。而人言藉藉，蕙姑亦豈能安居。環念前途，更不知將演出若何怪劇。則不如語之俾之有所預備。思既定，更視二雲正蹙眉而呻，聲微力弱，知其創傷殊劇，亦心痛之夜闌，人靜不敢久留，乃致聲珍重，悄然掩扉而出。既返館，見蕙姑盡情以告，蕙姑果立暈，棠兒宛轉撫慰之，勉將此殘宵苦度。至次日而蕙姑亦不起。

樵船本愛蕙姑，至此一變。其平日之想視蕙姑，實非良女子。責子之後，更欲洩其餘怒於蕙姑，且以彼此有心，卽難防範，一撻之威，未必能警醒兩人之癡夢。善後之謀，奚道而可籌。思不能決，乃就商於夫人。我書至此，先有一言告閱者：第二章中夫人與蕙姑晤語時之情形，閱者當能憶之。夫人固不愛蕙姑者也。以樵船時，繩蕙姑之好學，乃亦不敢言而心竊非之。私函事發，益薄其爲人，欲去之而後快。乘樵船之猶豫而進，曰蕙姑秀麗過甚，舉止輕佻，殊少大家風範。兩頤瘦削，尤非福相。不如琪仙，余一見卽知其未能安分。今果有此意外之事，吾子謹厚不識輕薄，或爲賤婢所誘，誤入迷途，幸覺察。

尙早此人斷斷不可再留余意不如遣歸以絕後患樵船曰曖昧之事胡可斷言全責甥女是非持平之論遣歸一說似屬可行惟女子所重者名節事一播揚則甥女終身誤矣且吾妹以愛女付我教育所望於我者何在今學業未成中道相棄已非善終之道又復遣以門戶之羞我爲人師亦何以自解於吾妹事不獲已當招妹倩來設辭以遣之可耳議既定卽命舟渡河邀芷梅

芷梅者酗酒無度學行遠遜樵船而治家嚴正亦不相下使者至時已薄暮適芷梅買醉未歸旋於村市跡得之已微醺矣聞召輟飲登舟遂達王氏之居與樵船相見畢詢見召何意樵船怩曰無他欲君來挈甥女俱歸耳曩吾妹送甥女來囑我善加訓迪荏苒一年學業粗就茲歲將闌我亦事集乃不能復事絳帳生涯留此無益不如早歸俾得承歡膝下未審君意若何芷梅聞言微訝復視樵船之面尋思良久答曰吾視君面有憂色而言詞吞吐恐非實情且時屆仲冬亦非撤帳之期何遽下逐客之令意者吾女頑鈍無知不能施以教誨遂令夫子灰心耳樵船急曰否甥女乃慧甚吾二子均不及君言得毋誤會芷梅曰然則此中更有別因吾決君頃所言者必爲託詞誼屬至

戚何事不可相示。倘吾女有開罪之處，亦望君明告。我可留則留之，不可留則去之。吾亦決不相強也。樵艖被逼無奈，乃略語之。故且婉言導之曰：「吾以事發其端，補牢須早。且甥女與吾兒年俱長矣。長日同處，亦有未便。今日之事，不過兩小無知，偶然相愛。咎在吾兒於甥女，無與君可恕之。毋令小兒受委屈也。」芷梅一一聆畢，默然不聲而憤憤之色已見於面。酒顏爲之益紅，既忽蹶然起曰：「吾女安在樵艖？知其怒劇，和顏而前按之。坐曰：君勿生氣，卽送甥女歸，亦須俟之明日。今晚君亦可下榻敵廬也。」芷梅曰：「否。吾今夕必挈之返。」婉勸久之，卒不可樵艖。乃命人導芷梅往羅浮館。

蕙姑慵睡未起，終日嗚咽滴水未入於口。棠兒慰勸俱窮，徬徨無計，忽一聲霹靂自天而降。芷梅喧嚷於門外，棠兒聞聲益驚懼，不知所爲。芷梅入室，卽索蕙姑。棠兒顫聲答曰：「姑娘今日偶沾微恙，乃未起也。」芷梅大聲叱曰：「賤婢不識羞人家，逐汝矣。」乃猶偃臥作嬌態。耶又回顧棠兒曰：「汝教阿姑做得好事，引線穿針無非由汝。小鬼頭合殺却棠兒，屏息不敢語時，蕙姑已起蓬首而出，淚痕猶界嬌頰。芷梅叱令速妝蕙姑，無語迴身。傍鏡臺整其兩鬢，事畢命棠兒收拾行具，掩面隨芷梅行。樵艖力挽留之，不得乃親送。

三人登舟一年來。息息相依之。羅浮館遂不復有玉人之倩影。不識癩仙亦解相思否。評者曰。昔聞父執某君言。某家三世不蓄貓。三世不蓄婢。鄉里稱爲盛德。幼時聞之。頗以爲怪。貓與婢。乃可相提並論也。及今思之。蓋有深意存也。夫貓者爲一般小兒女所喜撫者也。然竊食毀物。以至遺矢污溺。此種冤屈。賤役莫不以婢女當之。故蓄婢必不可蓄貓也。然此猶就小者言之也。至若蓄婢則傳語弄讒。通情達懷。有非筆墨所可形容者。婢女悉能之。於是妯娌之間。隔夫婦之乖違。翁姑子媳之猜忌。兄弟姊妹之嫌怨。胥出於婢女之挑撥。唆使甚或添香夜讀。生主婦之妒情。炊竈晨興。引廝養之苟合。種種怪事。層出不窮。誰謂家庭之間。可蓄婢乎。抑且富貴之家。中人之產。蓄婢者本以省值計。平時恆以自生兒女之所不能爲。不能勝之事。責之於六七齡之婢女。笞箠所至。血肉爲飛。人道滅絕。慘不忍聞。矧吾戚友比比見之。其或搔首弄姿。長大生怪。則又不堪問矣。雙鬢記中。作者於王氏之婢女。幾人。僮婦。幾人。僕役。幾人。從未提及。是其疎漏處。然決其必非僅用秋鴻一人者。何以秋鴻一人。乃攬權至。若是哉。無他。王夫人致之耳。使王氏而無秋鴻。或

有秋鴻而王夫人不若是之糊塗無用則事亦不至於不可收拾今者二雲被責矣蕙姑將歸矣秋鴻得計矣琪仙病愈矣全書於此將稍一頓挫而爲過渡文字雖然過渡文字豈易爲哉吾評之吾細細評之

大雲視弟傷勢匪輕動其悔悟之誠生其悲憫之意可憐哉大雲爲人所愚一至於於是造物以蕙姑報之大雲可自慰已

秋鴻入羅浮館趾高氣揚想見其興會淋漓評者於此種事亦索索見之可殺可殺

秋鴻冷笑曰此可問汝家姑娘二公子因何事被撻此與第五章秋鴻笑曰此當問公子婢子不知也參看真是狡婢伎倆

棠兒喃喃曰我祝事與姑娘無關此語猶可且願二公子速愈謬矣

蕙姑訪琪仙遇秋鴻與二雲棠兒訊二雲遇秋鴻與琪仙天下事無獨有偶一至於斯

或謂蕙姑遺棠兒訊問二雲於理當乎評者曰當二雲與蕙姑既爲兄妹二雲有



病與琪仙有病均當往訪之。蕙姑訪琪仙則親行訪二雲則遣棠兒於情於理均無所缺。

秋鴻之蓄陰謀非一日矣。秋鴻忠其主欲以琪仙偶二雲明矣實則秋鴻亦殆自爲計耳。此書中未言之也。而評者竟硬派之矣。今秋鴻竟曰二公子受委屈皆由蕙姑而起能與絕則禍胥弭險謀家乃有此直率語惜乎二雲之不明瞭也。名節喪失茹痛無窮二雲亦知之矣然而晚矣雖然不可謂非二雲之遠見也。棠兒至此方知蕙姑不能安居真有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之慨。曖昧之事胡可斷言樵船於此似勝王夫人一籌。

酗酒無度而能治家嚴正可想而知。

樵船對芷梅一番推託可稱善於辭令樵船其爲官清正者乎。

芷梅蕙姑棠兒登舟後主僕父女乃無一語自是作者疎忽然細思實無一語可問答不能全怪作者也。

第九章 又遇糊塗父 聊興問罪師

蕙姑隨芷梅登舟，盈盈一衣帶水，轉瞬卽達彼岸。抵家已昏黑，望見燈火一星，出自門隙。陸夫人方倚門盼芷梅歸，欲知王家見召何事。茲見芷梅與蕙姑俱返，則大詫。蕙姑見母遽奔入懷，嚶嚶泣。夫人罔知所以，亟與棠兒扶之入燈光中，視蕙姑面已狼籍。如雨中花，慰而問之。蕙姑無語，惟恸哭不已。夫人益不解，回首問棠兒曰：「誰忤姑娘者？」星夜遄歸，又奚事棠兒？囁嚅未答。僉門帘啓，芷梅洶洶操杖入，直奔蕙姑杖下，及肩。蕙姑大哭，夫人駭且怒，急以身庇蕙姑，而手奪芷梅杖，噴曰：「又從何處飽餓黃湯風狂？」乃如許。芷梅冷笑曰：「汝養得好女兒，大足光門楣，猶以我爲酒顛耶？」又憤憤曰：「今日必爲我陸氏清白之宗處死。」賤婢言已，猝自夫人手奪杖，復奔蕙姑杖，將及棠兒挺身而前，以肩承之，曰：「主人勿責姑娘，婢子願代姑娘受杖。」芷梅愈怒，曰：「主婢同惡，汝亦無所逃罪。」先處死汝，亦可汝欲效忠，且試吾杖。言次杖落，棠兒仆。蕙姑益號咷，芷梅聞聲復飛杖擊蕙姑，夫人慌急失措，以身左右翼杖，又及夫人，號呼痛哭之聲沸騰一室。芷梅往來咆哮，直類癩虎。夫人乘隙力掣其肘，一手握其杖之一端，相持久久。芷梅氣漸殺，棄杖而倒於椅，喘聲而晞。夫人驚定，復前詰之曰：「今日之事，究因何起？蕙兒有何觸怒與？」

汝無端挈之偕返。又不明言橫施箠楚。乃幾令人膽碎。芷梅聞言以目視夫人。復見蕙姑。噉然作瘳笑。曰：汝欲知余怒因何耶？可問汝女兒。彼當有好消息語汝也。旋又歛其笑容。厲聲曰：汝第問彼何事。見逐於人者。夫人詫曰：兒乃被逐而歸耶？兒附王氏墜垂一年。吾弟時譽其慧。且年樛亦不能爲非。何遽屏諸門牆之外？芷梅復作瘳笑曰：彼從舅氏讀識字多。學殖長矣。汝謂彼年樛不能爲非。彼誠不能爲非。不過能作情書耳。夫人聞情書二字。瞿然而驚。追詰其實。芷梅一一語之。切齒曰：吾今日出王氏之門。顏面餘光。剗削殆盡。似此賤婢。尙可留之人世。以貽父母羞耶？言已躍起。座間拾委地之杖。復指蕙姑而奔。夫人急阻之曰：君姑息。蕙兒果有此不肖之行。罪實難恕。然事未證實。刑亦未可妄施。容余詰之。如得其情。治死未晚。君飢乎？乃傳呼家人治晚餐。擁芷梅入餐室。

陸夫人愛蕙姑。聞芷梅之言。不能無疑。欲面詰蕙姑。恐無以爲蕙姑地。計惟有追問棠兒。棠兒被仆已受微傷。芷梅夫婦既出。卽忍痛而起。勸蕙姑歸寢。香闥重認。渾如化鶴歸來。春色須關立。演囚鸞慘劇。小婢無知。猶拋痛淚。爲蕙姑者。其悵惘又奚如二人。

入室相視無言。室中自蕙姑去後，久無人居繡榻。高懸綠窗，深掩妝台。上積塵盈寸，蛛絲鼠迹，遍布四楹。棠兒一加以糞除，正歷碌間，而夫人命至，喚棠兒。棠兒知夫人必有所詢，立輟所事，謂蕙姑曰：「姑娘勿悲，吾必於夫人前爲姑娘剖白，倘獲罪者，婢子一人當之不累姑娘也。」蕙姑無語，向壁咽泣而已。棠兒毅然竟行至夫人所，夫人方於燈下沈思，顧無怒容。見棠兒叱曰：「賤婢汝知罪否？吾家非博陵舊族，安用汝作紅娘？汝頃已受責於主人，我茲亦不用刑汝。第據實以陳，我便恕汝有一字恍惚者，家法具在。仔細汝皮肉也。」棠兒侃侃言曰：「夫人明鑒婢子受夫人參養之恩，侍姑娘有年，飲食寢處皆與同。婢子何敢以不義導姑娘？卽姑娘心性，夫人亦所深知。閨訓久嫻，芳齡尙稚，亦豈肯輕自貶損？有踰閑蕩檢之行，爲至與王家二公子不過以同案切磋，感情較厚，書函往返，事誠有之，無非學問之討求，豈有私情之傳遞？蓋以中表之親，兼有同學之誼，偶涉形迹之嫌疑，似亦不得以越禮議之。藉曰越禮，咎亦不在姑娘。姑娘故不識二公子，又誰使之一堂共讀？夫人笑且叱曰：「如汝言，則咎反在我矣。」棠兒曰：「以婢子之見度之，茲事實至尋常。王家老主人偶信讒言，小題大做，致二公子無辜受責，姑娘亦

含冤莫白。夫人爲姑娘名節計，殊未便置之不問。夫人微頷曰：汝言亦有理。我固信蕙兒無他，今無端蒙此不潔之名，女兒家寧堪耐此？吾必爲渠一洗之。棠兒伏地稽首曰：誠若是，則姑娘之幸亦婢子之幸也。夫人曰：汝姑退往視姑娘寢，未可以余言慰之也。棠兒諾而出。

蕙姑香閨，與夫人寢室，祇一垣之隔。毗連小院落，棠兒去未久，隔室驚呼曰：夫人速來。姑娘投繯矣。夫人聞聲急奔而入，見蕙姑高懸梁間，秀頰微暈，星眸半啓，爲狀絕慘。夫人大哭曰：癡兒何至是乎？慌忙與棠兒解之下，抱置於床，幸爲時未久，猶及施救。夫人以口就其櫻唇，接續嘔氣，良久，喉間汨汨有聲，哇然遂吐，張目見母，淚如湧泉。夫人撫之以泣曰：兒乎，嚇煞母矣。阿父屈辱汝緣一時誤信人言，汝何不能容忍，遽效匹夫匹婦之諒，甘委青春於朝露乎？蕙姑曰：兒無狀，不能自潔，以辱吾親，阿父教兒死，兒烏得不死。兒一清淨女兒身，蒙此奇穢，非一死亦無以自明。母何爲而救我？夫人慰之曰：兒勿爾。汝爲人污穢，吾豈不能諒汝？汝舅氏及父均書癡，乃任意誣人，不留餘地。吾明日見汝舅氏，必問彼以敗人名節之罪。兒第安睡，毋耿耿不釋也。蕙姑泣曰：舅氏本愛兒。

兒亦何敢懟及長者兒實自悔不應輕以筆墨示人縱心跡皎然無愧幽獨而悠悠之口皂白不分一涉嫌疑此恥卽無從湔滌今父欲兒死母又欲兒生從父則無以慰母然兒縱偷生而後此歲月皆爲苦惱羞辱之光陰甯復有生人樂趣夫人曰此何傷人祇求無愧於心耳譬如浮雲蔽月障翳旣去則皎潔自呈兒正無事引爲大戚也蕙姑閉目不語芳心一轉復旋繞於二雲蓋死旣不成孽猶未了念兩人今日雖無不可告人之事而情絲一惹已幾幾不能自脫口頭何等光明實則已多內愧顧此隱衷殊不能告母則吞吐之而默自籌運意此後能自攝此心置個耶弗念者心事始足表白若猶是藕斷絲連不肯下無情之剪或更有意外事端貽人口實則舊話重提益復無以自解此誠生死榮辱之關頭奈何不早自決蕙姑此時爲憂讒畏讖之心所逼竟欲割恩斷愛了此殘生願亦自審力有未逮而結果難知則不免惘然而歎夫人見蕙姑無語意其倦也更撫慰再三而去夫人去後蕙姑復伏枕以思愈思愈苦以人情之鬼蜮世事之糾紛良非薄命人可與相處不如及早一死較爲乾淨則喃喃責棠兒曰我自樂死安用汝驚呼爲設遲一刻者我已魂返大羅天上矣棠兒已知蕙姑心事則逕答

曰。二公子在姑娘未可死也。

陸夫人聞棠兒一席話。已知蕙姑之冤。又以蕙姑羞憤自裁。益證其別無慚德心竊怪樵船之偏聽。不僅爲蕙姑不平。抑且爲二雲惋惜。蓋夫人之於二子。愛大雲固亦不如其愛二雲也。次日夫人遂歸甯。見樵船而詰之曰。吾女何因而見逐。樵船見夫人聲色俱厲。婉語答之曰。吾非敢逐甥女也。或芷梅誤會耳。夫人曰。彼誠誤會。然則哥復如何。吾亦不敢謂吾女必無失德。惟茲事關係茲重。非得有確據者。殊未可強入人罪。樵船曰。確據耶。是安得無。乃出空函以示夫人。夫人閱之。笑曰。僅此耶。亦知彼函中所有爲何種語調耶。吾今乃知莫須有三字。亦可以虛構風流罪案。英雄兒女均不能逃此非法之裁判也。樵船曰。妹言過矣。吾謂男女不親授受。渠等所爲實軼出乎禮法之外。固不必問其內容奚若。而論其行爲已不容恕。且履霜堅冰。其來也漸。筆墨之間。尤易發生愛感。此次小試其端。不加懲儆。將來復何所底止。夫人曰。如哥言。可謂善防流弊。然妹所不解者。哥嚴正若此。何以妹初以吾女附塾時。不加拒絕。春風絳帳。女樂既可與生徒並蓄。則哥於男女之辨。雖嚴而仍未嚴也。且如哥所云。殆必滅絕人類而後可人。

一讀書頭巾氣輒壓人欲死書誠毒人之具吾亦不欲教吾女讀之矣樵船怫然曰汝輩女流只知姑息焉知禮教之大防且妹欲余爲癡聾之家翁耶夫人冷笑曰哥猶自謂明察耶以妹觀之癡聾實甚不然明足以察秋毫而與薪不見何也樵船曰誰爲與薪夫人知失言卽闕之曰他事吾不欲問茲且談吾女事妹意哥處置此事誠不免失之過嚴微論兩小無知不能爲惡卽果有難言之隱亦非眞爲禮法所不容蓋一堂坐對半載追隨兼以誼切葭莩或者交融水乳但求發情止禮不於冥冥墮行則爲之長者原情略迹亦何須以察察爲明賁鶴焚琴囚鸞梏鳳夫又何苦來耶樵船勃然作色曰汝誠大謬汝謂鑽穴踰牆爲正當之行爲耶此或汝女能之吾不願吾兒有此行也夫人亦大怒拍案而起曰腐儒乃汚穢吾女吾女果有劣迹者可示我以確證莫須有三字不足以服人也且汝擁皋比所司何職而縱子弟至於如此亦殊失所以爲師之道汝不自羞而誣人耶吾女金玉之軀豈容人任意毀損者樵船愈怒叱曰汝誠無賴可速出此門毋溷老夫也夫人曰汝亦欲逐我耶無理如汝何必與汝多辨此後汝勿認我爲妹我亦不認汝爲兄兩家親誼從此絕矣樵船夷然曰似此甚善樂得耳根清



淨也。言已拂袖。竟入夫人。亦憤然。遂出。方兩人爭論之際。設有人從旁解勸者。當不至有此激烈之談判。緣王夫人與陸夫人意見。素不融洽。故祇於屏後潛聽。不願與聞其事。致令彼白頭兒妹舌戰之餘。大傷情感。夫人爲愛女故。語多憤懣。無足深怪。若樵船者讀書。雖多。殆尙欠十年養氣工夫也。

評者曰。嗟乎。兄弟姊妹之間。言語出入之際。可不慎哉。觀於樵船兒妹。以垂老之年。不勝其一時之憤怒。致使親情斷絕。手足違言。人亦何樂乎有兒妹焉。居恆怪富貴之家。同父同母之兄弟。或有四五人。其於髫齡時。爭一紙鳶。奪一竹杖。每致口角。而以啼哭繼之。乃曾不幾時。已言歸於好。此所謂童子無知無足深論。要在爲父母者。提撕警覺。一歸於正道耳。殆及長大。娶妻生子。生女矣。夫然後兄弟之情。乃大變。小則婦言是聽。大則鬩牆爭論。其性其情。先後判若兩人。誠令人百思不得其故也。蓋兄弟之間。有天性存也。不論年歲之相等否。秉性之相同否。憎愛之相協否。要亦和融一氣。終始不致有間言。無他。同父母所生耳。至若所娶之婦。姓氏不同。門第不同。性情亦不同。聚於一室。處於一門。忠厚者偏於怯。嚴厲者偏

於狠沉靜者偏於狡而又各爲其夫各護其短各爭其是各助其子女各任其婢僕於是融融洩洩之家庭一變而爲猜忌疑慮之家庭矣置物則以占屋爲能用器則以貪得爲能爭論則以口舌爲能日用所需米鹽瑣碎則以濫用公家爲能夫然後兄弟之間不期然而爭端起矣此亦天地間至不平之事也至若兄妹之際適於貧則小量者恐其人物器具潛運以去適於富則怨其儀節繁冗應付俱窮今樵齡之妹適於芷梅芷梅之家計作者未言也意者二雲與蕙姑年事皆長矣芷梅之娶蓋亦有年也芷梅之妻肯以蕙姑附讀而樵齡肯允其請其兩家生計殆亦相等所不可解者樵齡不能止口舌之興戎致起連枝之傷感而已若王夫人之不出相勸直婦人之見也不足道焉

樵齡責二雲芷梅責蕙姑亦應有之事所可惜者不能防閑於前又不能婉訊於後徒以毒打爲能事吾無取也

芷梅曰汝欲知余怒因何耶可問汝女兒此是氣急人語然於秋鴻問二雲與棠兒此當問公子此可問汝家姑娘語氣如出一轍不亦怪乎

繡榻高懸。綠窗深掩。妝台之上。積塵盈寸。蛛絲鼠迹。遍布四楹。遙想羅浮館中。當亦作如是觀。

或曰。此數語。是作者疎忽處。陸家豈除棠兒一人外。無一僕婦乎。評者憮然有問曰。或是蕙姑臨行。深鎖香閨者。

姑娘故不識二公子。又誰使之一堂共讀者。棠兒此語。真尖刻無比。

嗚呼。蕙姑投繯矣。雖然。未可以死也。何以故。蕙姑死則此一部雙鬢記。將如何。父欲兒死。母欲兒生。從父則無以慰母。蕙姑確是兩難。

口頭何等光明。實則已多內媿。蕙姑一生。幸有此內媿兩字。

樵舡謂男女不親授受。試問誰先使琪仙共讀。

陸夫人罵樵舡癡聾。一語破的。吾愧想不到。

### 第十章 迷心同寶玉 失志類顰兒

二雲自彼夜棠兒去後。心忤不寧。創傷既劇。憂鬱復攻。內外俱戕。那得不病。彼急欲知蕙姑聞訊後。爲狀奚若。心如懸旌。時刻望棠兒之回。而棠兒一去杳然。絕無蹤影。以

是○憂○疑○愈○甚○欲○辯○臨○問○訊○而○大○創○在○身○憊○不○能○起○欲○倩○人○往○探○而○一○身○以○外○心○腹○爲○誰○焦○灼○之○餘○輒○復○搥○床○而○慟○身○欲○奮○飛○病○在○床○良○可○爲○此○時○之○二○雲○詠○矣○不○知○二○雲○眼○穿○腸○斷○之○時○亦○正○蕙○姑○魄○碎○魂○飛○之○候○王○夫○人○知○二○雲○不○忘○蕙○姑○必○不○願○聞○其○歸○耗○乃○將○其○事○秘○之○弗○宣○并○以○是○囑○秋○鴻○秋○鴻○陽○諾○之○而○陰○違○之○蓋○彼○意○蕙○姑○去○則○眼○釘○已○拔○二○雲○驟○聞○此○耗○必○痛○不○可○言○而○既○痛○之○後○亦○不○過○徒○喚○奈○何○已○耳○彼○已○無○所○用○其○情○不○得○已○而○思○其○次○自○能○移○轉○其○心○以○向○琪○姑○此○時○以○蕙○姑○歸○耗○語○彼○正○如○良○醫○之○用○猛○劑○雖○似○危○殆○而○病○之○轉○機○卽○在○於○是○秋○鴻○作○如○是○想○而○以○有○夫○人○之○囑○張○吻○翕○翕○欲○發○仍○止○適○陸○夫○人○來○與○樵○船○爭○譟○於○堂○聲○達○於○內○二○雲○在○枕○上○隱○約○聞○之○呼○秋○鴻○而○問○之○曰○堂○上○之○客○爲○我○姑○母○乎○以○胡○時○來○我○乃○未○知○姑○母○何○不○往○羅○浮○館○視○蕙○妹○乃○與○吾○父○長○談○且○語○音○高○抗○直○類○口○角○何○也○秋○鴻○乘○機○答○曰○陸○夫○人○正○爲○蕙○姑○而○來○蕙○姑……至此遂止○二○雲○疑○甚○急○問○蕙○姑○何○如○者○秋○鴻○佯○驚○曰○婢○子○萬○死○茲○事○夫○人○堅○囑○勿○語○公○子○言○且○獲○罪○望○公○子○恕○我○二○雲○愈○疑○躁○曰○汝○第○告○我○夫○人○如○詢○及○吾○自○能○爲○汝○諱○之○不○累○汝○也○秋○鴻○自○思○正○無○庸○汝○爲○吾○諱○吾○已○有○術○自○脫○漏○言○之○罪○乃○答○曰○然○則○婢○子○不○能○不○言○實

告公子蕙姑已爲主人逐之歸矣。遂將如何招芷梅來。芷梅如何挈蕙姑去。繪聲繪影。一一告之二雲。且曰。蕙姑歸後必大遭乃父笞責。公子不聞。陸夫人激烈之音調。乎蓋以蕙姑蒙冤來與主人理論也。二雲聆竟狂呼曰。苦哉蕙姑。吾負汝矣。大哭而暈。唇動睛翻。狀如昏厥。秋鴻呼之不應。始驚時。堂前已無聲。兩人談判終矣。乃出覓王夫人。夫人至。視二雲氣息僅屬。驚痛不知所。以詰秋鴻。秋鴻曰。我頃侍公子。公子固無恙。適陸夫人與主人談話。聲入公子耳。公子遂暈。夫人信之。哭且詈曰。賤媪乃來殺吾兒乎。急命秋鴻。煮薑湯灌二雲。良久乃醒。復哭呼蕙妹。既見秋鴻。立床前。突起掣其臂。不釋呼曰。棠兒。汝何時至此。蕙妹何往。耶。速語我。我將往視之也。秋鴻駭曰。公子誤矣。吾秋鴻也。二雲復審視其面。釋手曰。汝果秋鴻。然則棠兒又安往。耶。夫人知二雲神志迷惘。殆未回復。乃撫之曰。兒醒乎。棠兒固不在此。二雲聞聲。復視夫人。若有所思。忽泣曰。吾知蕙妹已歸去。且吾恍惚。記得頃聞姑母在外。與阿父語。有諸乎。夫人曰。有之。今去矣。父方盛怒。汝勿再言。蕙妹且勿再哭泣。恐爲父所聞。又將撻汝。夫人言次。思恐嚇之以絕其念。孰知二雲聞之。泣且益甚。嗚咽曰。吾觸父怒。死吾失蕙妹。亦死甯觸父怒。必使我

一見蕙妹而後死。乃瞑目。夫人曰：癡兒甯至是。汝欲見蕙妹易耳。茲姑攝心靜養。俟父怒漸解。當仍可招之復來也。二雲不語。倦極入睡。夢寐中嚙語纏綿。猶含糊呼蕙妹。自是以後時昏時醒。病日益深。夫人以爲憂。乃告樵船。樵船聞之。怒曰：聽之有兒如此。不如速死。夫人泣曰：兒究無大惡。今性命懸於呼吸。君亦胡忍坐視。言之再三。樵船意動。隨夫人入視。二雲時二雲正散髮坐床中。目眊深陷。睛定而突出。兩頤瘦削而赤。如玫瑰。手擊床欄狂叫不已。見樵船亦不能識。樵船雖嚴正。顧愛子之心。初未嘗易。今觀此狀。縱怒氣如焚。亦不能不爲之軟化。頓足謂夫人曰：且爲奈何。夫人曰：兒病爲蕙姑也。誠能得蕙姑來。令彼一見病。其或已樵船搖首曰：大難大難。前日吾妹來片言抵觸。遂致不歡。臨行決絕親誼。已失。今事急而求彼。吾縱不惜自貶。妹亦能不念前愆而允我。而甥女含羞以去。詎肯降志復來。此事亦終成畫餅。徒取辱耳。夫人曰：否。吾意兒旣戀戀不忘蕙姑。蕙姑未必遂能忘彼。此事之難或在姑氏。苟姑氏意可轉圜。則蕙姑亦當首肯。姑往試之。何如。樵船歎曰：孽子不肖。乃累及老父。復仰面而求人。已矣。拚這老頭皮爲癡兒一行矣。隨命家人具舟赴前溪。陸氏。

蕙姑自彼夜覓死遇救以後爲狀奚若想閱者欲知之也急矣今姑乘樵舫中流容與之際偷閒筆略敘之噫蕙姑此數日之生涯蓋亦在昏沈夢囈中與二雲病同病陸夫人亦束手喚奈何也方夫人自樵舫處負氣歸以語蕙姑蕙姑黯然不語次日遂病夫人以蕙姑無端受辱鬱鬱不自適致成此疾益痛恨夫樵舫而就蕙姑反覆慰解蕙姑終不怡枕簟間時有淚痕容日以瘁夫人延名醫某視之醫曰此心疾藥不可投也夫人不之信而蕙姑自是神志漸瞀旋病失血有時夢囈他不可辨惟二哥二字則甚清晰與二雲之呼蕙妹若遙相應答者然夫人始大疑復詰棠兒棠兒不能隱乃悉舉二人情事以告夫人如夢始覺知蕙姑之病爲二雲也亦不怒乘蕙姑之醒而語之曰兒病如此倘有隱衷幸速相告母女之間亦何不可以言者毋憂心悄悄鬱而不宣以自傷其身也蕙姑仍不語夫人低問曰王家二雲兒憶之否蕙姑突聞是語枯瘦之顏條上桃花之色良久囁嚅答曰兒不孝將中道棄母隱衷旣爲母窺破兒亦不敢再欺母以重兒咎兒與二哥共硯十閱月卽有愛感亦都從學問中生實無其他曖昧兒可矢天日以自表不幸爲奸人所乘演此奇變身名敗裂顏面何存旣痛二哥行自痛也

此生已矣。不久將含羞畢世。負罪入泉。而將死。春蠶餘絲未盡。蓋亦情之所不容。已兒今盡傾胸膈。以告母。母愛兒。諒能憫其垂死之情。而恕之也。言次喘不成聲。淚盈衾角。夫人愀然泣而慰之曰。兒無自苦。兒欲如何。母必能成兒之志。蕙姑曰。謹謝。母能諒兒。兒之幸也。惟兒當日行時。二哥正創劇而病。今復不知如何。母前至彼家。曾一視之。否。夫人曰。未也。蕙姑復默然。棠兒潛謂夫人曰。姑娘之病。非二公子來。殆難治也。夫人曰。難矣。吾已與王氏絕。將以何術招之來。正躊躇間。而樵艫適至。樵艫見夫人先謝。前次唐突之罪。繼乃以來。意告曰。不肖兒命在呼吸矣。望吾妹憐而救之。夫人大驚。念兩入之心。乃不期而合病。況亦相同。若是斯真奇事。乃亦以蕙姑近狀告樵艫。樵艫亦大驚曰。我未知甥女回來。亦受妹夫重責。而兩小愛情。竟纏綿若是。更難免。失察之咎。往事可勿論。目前處置。大是爲難。二兒已病中膏肓。甥女亦災生床第。兩地同心。各欲以一見爲得。使以雙方實耗。互相傳達。直催命之符耳。爲今之計。惟有遣棠婢一行。以僞耗告二兒。還復以僞耗告甥女。先安二人之心。然後病根可得而除也。夫人頷首曰。此或可行。立呼棠兒出語。以故棠兒自承願往。夫人囑之曰。汝見二



公子可勿言。姑娘病重也。棠兒諾之。遂與樵船偕行。

棠兒既至。卽入視。二雲二雲見棠兒。忽清楚。問曰。汝偕姑娘至耶。棠兒應曰。否。姑娘命視公子。未與婢子同來也。二雲曰。姑娘佳耶。何不與汝同來。棠兒曰。姑娘固無恙。惟念公子甚。乃命我來視。不日將親來問候。且復爲羅浮館主人也。二雲笑曰。汝言得毋誑我。吾父必不允也。棠兒曰。茲事確實。公子乃未知前日之事。主人已有悔心矣。若公子之病久不能愈。不且大傷姑娘之心。而自誤其未來快樂之光陰乎。二雲躍然喜曰。吾固無病。因蕙妹而病耳。今蕙妹既允重來。吾病何難卽愈。言次。以手挽床欄。意欲強支而起。以示無病。棠兒止之曰。公子毋遽。公子雖無病。而精神固已疲矣。從此靜心調攝。勿涉煩憂。庶幾健全。易復。而姑娘之心可早慰也。二雲曰。汝言是。今茲吾心乃大樂。無復妄念矣。棠兒視二雲。果見其顏色轉愉。精神煥發。病已去其大半。乃復慰以數語。而出樵船。與夫人皆大喜。勞棠兒。棠兒歸。復爲諷以語。蕙姑謂奉夫人命。往視二公子。二公子已能起。傷痕亦盡復。聞姑娘病甚不安。囑姑娘珍重。玉體相見有日也。蕙姑聞之。竊喜其轉悲爲樂之狀。一如二雲自是之後。兩人之病不醫不藥。不期而各有起色。而

眼底殘年已於此千忙百亂中警然逝矣。

評者曰：數年之前，在滬濱某園觀劇，觀林步青扮醫生，爲一富家兒診脈。富家兒蓋遇美而成疾也。一老婦問之曰：是何病歟？林曰：是名說不出病。婦訝曰：汝醫生奈何病也？識不出。林曰：否。吾云說不出，乃講說不出也。公子之病，患在說不出。說得出，則無病矣。嗚呼！天下說不出之事多已說不出，則患難生。說不出，則憂懼生。說不出，則怨憤生。說不出，則猜忌生。說不出，則流離困苦。顛連陷溺，生使世事而盡說得出也。則將無患難，無憂懼，無怨憤，無猜忌，無流離困苦。顛連陷溺，芸芸衆生盡說得出，豈不快哉！今蕙姑之於二雲，非所謂說不出耶？二雲之於姑，蕙又非所謂說不出耶？使蕙姑而說得出也，則秋鴻不得逞其狡謀。蕙姑而說得出也，則二雲不至奢其欲望。二雲而說得出也，則蕙姑不歸。蕙姑不被責，蕙姑不致投繯。凡是種種皆限於說不出也。且也秋鴻而說得出不必以二雲爲俚，琪仙而說得出不必以二雲爲負。棠兒而說得出不必代蕙姑受其罪，無如其說不出也。說不出，則二雲病矣。說不出，則蕙姑病矣。二人雖病，病終說不出。棠兒潛謂夫人曰：姑

娘之病。非二公子來。殆難治也。此說不出也。夫人曰。難矣。吾已與王氏絕。將以何術招之。此又說不出也。樵船曰。不肖兒命在呼吸矣。望吾妹憐而救之。此又說不出也。惟其說不出。故蕙姑不如願。二雲抱憂死哀哉。

既痛之後。亦不過徒喚奈何已耳。秋鴻惡極。

必使我一見蕙妹。而後死。乃瞑目。此語猶可。蓋但求一見耳。第十六章。蕙姑竟目睹二雲之死。二雲此言不啻自讖。

王夫人云。此事之難。或在姑氏。苟姑氏意可轉圜。則蕙姑亦當首肯。王夫人雖糊塗。此處却極明瞭。

卽有愛感。亦都從學問中生。出是欺人語。亦是真實語。

陸夫人既自絕樵船。已勢無再往之理。作者於此。却是無從着筆。幸有湊趣之樵船。翩然而至。一拍兩合。棠兒往矣。否則吾爲蕙姑大發其極。

樵船見妹後。一番言語。與前大不相同。殆亦經一番長一智。有以促成之。讀者於棠兒將視二雲之時。試掩卷一思。二人當作何語。一方急欲問。一方急欲

告一方欲問而無從問起一方欲告而告有所隱作者殆天生異才於二雲見棠兒之下竟着忽清楚楚三字妙不可言蓋棠兒未至以前二雲固大糊塗也至此則清楚也然終未清楚也故冠之以忽字惟其忽清楚故直問之曰汝偕姑娘至耶此語直將上半章掣秋鴻之臂曰棠兒汝何時至此蕙妹何往耶數語鈎挽一團眼底殘年已於此千忙百亂中瞥然逝矣此作者慨乎言之也蓋王氏從此衰微矣

### 第十一章 妖夢雞成讖 遺言鳳待儀

一番播弄打散鴛鴦兩地相思夢迷蛺蝶病到難醫藥石怎驅二豎春回大地桃符又換一年二雲與蕙姑病起之時已是元宵節後羅浮館之梅花正衝寒大放香雪繽紛二雲日盼蕙姑重蒞而玉人消息彌復沈沈徒對此萬枝綠萼寄月明林下之思而已繼乃知前者棠兒之言實僞蕙姑乃與已同時受責同時成疾暝眩之中且同示其憐恍失志之容同臻於呼吸垂盡之候幸老父回嗔棠兒仗義雙方慰解功竟抵夫盧扁一種愛憐情共深乎主婢期之子而不來結此念於無既復念此次風波醞釀已深發

動至迅劣兄實爲傀儡黠婢乃其主謀欲逞陰私幾成大獄使蕙姑與己皆瀕於死則更切齒腐心有滅此朝食之概祇以秋鴻爲夫人信任又近侍琪仙根蒂牢固無可動搖只可處之以忍惟對於琪仙則從此而其情益淡感念蕙姑亦益切於是秋鴻曩者躊躇滿志之計畫不幸而全歸失敗矣

樵船於二子中偏愛二雲而在兩甥女中則遇蕙姑獨摯平日一堂課讀對此一對璧人未嘗無佳婦佳兒之想惟未於言論間有所表示嗣中大雲之讒以彼非禮舉動乃與其方正之性相違雷霆乍驚實亦有不得不發之勢旣復與陸夫人一言不合幾致失歡事後思之亦自覺固執太過且以蕙姑驚遭嚴譴痛染沈疴事皆由己發生益動其愛憐之念此時兄妹之間固已消融意見乃復以蕙姑附學爲請陸夫人亦甚樂從蕙姑獨不可謂其母曰一誤豈容再誤舅氏之意固佳顧兒性僻不能得人歡縱舅氏愛兒亦復何益喋喋者已磨牙以待防已雖嚴人言可畏不幸再來青蠅之讒重貽白圭之玷則兒復將何面目見吾父母乎夫人曰兒言然不如其已乃卻樵船棠兒知之私語蕙姑曰姑娘自爲計則得矣其如二公子何彼念姑娘摯姑娘胡忍絕之蕙姑曰

曩者吾本欲早歸爲汝所阻使能見幾而作者何至有後日之變前已因循自誤何堪重蹈覆轍鴛鴦枕上初無同夢之期鸚鵡頭前待試能言之技吾一清白女兒身豈爲人作消遣品者且舅氏雖愛我而耳根殊軟喜怒無常亦殊可慮一日磨之使去一日招之使來如奴婢然我縱不惜自貶亦胡以見重於人者棠兒曰然則姑娘能盡剷情根乎蕙姑曰我誠慮彼終不我知耳苟知我者必能諒我用心而亦以我不來爲得我本竭全力以出此情坑何爲復自陷也棠兒微笑不答

二雲知蕙姑終不來心竊怨其情薄旣而悟蕙姑之意非不念己似此危疑之地相處良非所宜驚弓之鳥不再投羅在蕙姑固不忍以愛我者誤我我亦何忍以愛彼者誤彼也且覘老父之意似非不憐於蕙姑者對於前事亦有悔意則我二人眼前雖悵分離將來或不無團聚之望因此心亦釋然惟愛而不見咫尺天涯兩字相思終不能免月夕風朝輒見二雲徘徊於羅浮館側獨對寒梅寄懷彼美亭臺依舊環珮已遙每低徊嘸歎而不能去而彼蕙姑深閨寂處亦復無聊春風入幃時動幽思明月在地恍近清光蛾眉頻蹙淚常傾獨坐傷神孤眠驚夢其一種懷思之苦蓋有與二雲共地同

心者別愈久而念愈深緣愈慳而心愈苦紅鵲啼瘦無非惜別之音青鳥迴翔難寄相思之字而一點靈犀暗通款曲漫天飛絮互織愁絲形離神接夢繞魂縈其間心電之往來精神之感應蓋有自然作用而非旁人所能禁阻所能窺破者也秋鴻初意原欲去蕙姑而進琪仙迨蕙姑既去而二雲之遇琪仙愈形淡漠亦明知二雲終不忘情於蕙姑顧蕙姑重來之約已虛隻字之遺亦渺欲再求一形迹可疑之點以逞其讒慝之口竟不可得鼯鼠技窮徒呼負負已

樵船暮年好學潛心著作之林精力漸衰孜孜不倦心神消耗之餘遂致膏肓之疾以樵船不慕榮利樂志林泉此老胸中安有凝滯然而下有癡兒又爲家督箕裘難紹後顧堪憂長吉苦吟遂病嘔血崔駟不樂用是損年一病之餘樵船已自知不起戴逵決應災星矣而家人皇皇爲樵船求醫藥卜休咎猶冀起其沈痼再獲健全醫者以樵船本源已虧無從措手家人始知樵船之病已成不治咸有憂色二雲至孝性成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二十餘日淚痕時被於面惟大雲頑劣如故且以樵船病故督責無人益縱情與秋鴻嬉置父病於不問樵船憐二雲之誠益恨大雲之劣煩憂不解病因以

深時陸夫人得樵船病耗已挈蕙姑同來問候遂留不去二雲於無意中重晤蕙姑私衷快慰惟因父疾綿懾中心之憂不敵其意外之樂徹夜徬徨終朝蹀躞更無暇旁及於私情蕙姑以舅氏愛己今見病勢大惡亦不覺動其孺慕之忱與二雲表一掬同情之淚總之樵船病中凡左右侍疾之人無不同致其焦勞之狀有不改其恆態視爲不鬪痛癢者惟彼頑劣之大雲耳樵船病中惡大雲益甚見輒生怒大雲亦不常至病室偶至其前樵船必斥之速去二雲與蕙姑則能得樵船歡幾不能一刻離其病榻蕙姑亦樂分二雲之勞二雲不忍苦蕙姑有所需輒先爲之雖在焦憂煩擾之中各極憐惜纏綿之致卒之兩人皆瘁而樵船之末日亦至矣

樵船疾亟時囑後事畢馳急足召芷梅不至疾已大漸時家人及陸夫人母女均羅列床前泣承遺命樵船張目視二雲復視蕙姑出其枯瘦如柴之手各執其一徵歎曰吾乃不及視汝輩成人也既謂陸夫人曰五十年兄妹今長別矣前事之誤妹勿記懷二兒好學且長厚可偶蕙姑妹不棄我請以甥女歸我家我本欲俟芷梅來以此事請之今芷梅不至我已不及待但得妹能允我芷梅當無異議我目瞑矣陸夫人應之曰吾



哥行矣。此固妹所願也。敢不如命。王夫人泣而請曰：蕙甥女得所矣。然則琪仙又何如。樵船聞言，索琪仙，琪仙含羞帶泣而前。樵船執其手流涕曰：傷哉我姪，汝命薄也。我雖疼汝，已不能爲汝籌畫終身事。汝自主之。汝儀範佳，才幹美，異日得人而事後福，正未有涯也。琪仙掩面大慟，幾不可仰。時大雲亦踞於側，樵船視之，恨曰：余涼於德，生汝蠢物，曾豚犬之不若。他日敗吾家者，必汝也。既又顧王夫人曰：我一生無不遂意事，乘化歸盡了，無所戀，所未能釋然者，僅此我死。彼將益縱望汝，善管束之母爲禽犢之愛，以自累也。夫人涕泣受命。樵船復怒目視大雲，長歎一聲而歿。斯時室中哭聲大震。二雲尤伏地長號，暈而復甦者再。蕙姑琪仙均舉袖障面，傾淚成潮，所感不同，表情則一。卽頑劣如大雲，至此亦垂頭喪氣，感不快而號洵矣。

樵船旣逝，婦孺嗷嗷後事，罔知所措。陸夫人乃召芷梅來相助，爲理衣衾，之置備窀穸。之經營胥賴其力。比事畢而二雲哀毀過甚，半月不能起。經陸夫人以大義相勸，乃稍自節。時則策策西風，又是斷腸時候。人琴俱杳，滿目淒涼。陸夫人亦不能久留。復挈蕙姑歸。二雲旣起，悵悵若失，餘哀漸殺。忽念琪仙以當時喪亂之中，衆人哭樵船之淚。

惟琪仙爲獨多。雖痛逝者半。亦自傷身世。無可爲歡。而其間更有一種難言之痛。發生於樵船彌留之際。二雲雖知之。亦無以慰之。淚眼模糊。楚囚相對。已亦因哀致疾。更不暇問他人之作何狀矣。此時偶憶及之。乃不能仍復忍置。以詢家人。知琪仙於輟哭後。卽感鬱成疾。此時簾捲西風。正詠人瘦黃花之句。二雲聞之。甯能無動。蓋以琪仙身世固極可憐。以出谷雛鶯作寄生小草。又復情多若絮。身弱於花。論其才貌。亦能超軼庸衆。特我情不屬。徒負彼惓惓之意。平情論之。我縱非心乎其人。亦不應絕之已甚。此次感疾之由於我。更不無關係。我烏可不往視之。盡我力而加以慰藉也。思至此。乃忽忽入園。

園林無主。水雲猿鶴一例黯然。失色。况值秋深。木落草枯。益復蕭條。滿目二雲獨行。嘅歎不覺。神傷念會。幾何時。人物俱有衰榮之感。斯時園內闐寂。無一人。惟彼傷心之琪仙。鬱鬱獨居。與茶竈藥爐爲伍。思其情況。甯不可憐。旣而二雲至。天香閣矣。玉扃初叩。不聞鸚鵡之呼。紗帳半鈎。時透呻吟之韻。秋鴻亦不知何往。二雲乃微步上前。呼琪仙而問之。琪仙啓目。見二雲突翻身向壁而睡。若不願與二雲晤者。二雲殷殷慰問。懇至。

周詳琪仙不答。以被蒙首。微聞鳴噎之聲。二雲不能復忍。斜坐床沿。俯身以首就枕。隔衾。俛其臉而慰之。琪仙卒然推去。其衾正色言曰。毋弟其速行。在此殊未便。薄命人死則死耳。奚足辱吾弟之存問。再留不去者。吾且促其壽。二雲大悲泣曰。姊毋然。我聞姊病。乃來視姊。姊若怒我。我卽去。亦可惟望姊勿自尋煩惱也。琪仙咽聲曰。誰怒汝者。言已復蒙首而泣。二雲低語曰。既非怒我。何作此憤語。乃不類吾姊。平昔之爲人也。琪仙嚙齒言曰。弟不聞姑丈臨終之語乎。此後弟自有愛汝之人。官不復以薄命人爲念矣。速去。毋相纏也。且言且縱聲哭。淚忽自枕畔瀉出。漬二雲襟角。盡濕。此一哭也。若將無窮。怨憤盡情發洩。二雲至此更不能擇一語以相慰。怔視良久。乃悵然告辭而出。

評者曰。吾人生於天之下。地之上。有竭其心思才力而終不能達者。料之一字耳。以言乎天。則朝雲乍起。曙色初分。明明東風。也不移時。而西風矣。可料乎其或驟雨。纔歇。天宇澄清。不移時。而濛濛又下矣。可料乎抑或枕簟生涼。紈扇卸責。不移時。而蒸氣逼人。汗流浹背矣。可料乎以言乎地。吾知其爲坦途也。曾幾何時。而荆棘塞徑矣。可料乎吾知其爲一水相阻。扁舟穩渡也。曾幾何時。而風濤險惡矣。可

料乎以言乎人事則吾方覩其興土木吾方覩其徵歌舞吾方覩其臂鷹涉獵吾方覩其馳馬試劍轉瞬而人物云亡吾方覩其煊赫威崇吾方覩其勢冠雲宇吾方覩人之仰承顏色吾方覩人之阿附依賴轉瞬而冰山融倒又安可料乎不特此也鄉曲鄙夫脅肩諂笑旦夕而南面矣誰可料乎市井無賴自璧黃金旦夕而頤氣矣誰可料乎惟其不可料故世道日以凌夷惟其不可料故人心日以狡詐惟其不可料故風俗日以敗壞昔人所謂料事如神者真欺人之語吾不信也至於家庭之間此料字又鑿柄不可用蕙姑不料二雲之被責也二雲不料蕙姑之投繯也陸婦不料樵船之來也樵船不料棠兒之去也此猶顯焉者也彼琪仙亦不料蕙姑之奪愛也秋鴻亦不料棠兒之爲勁敵也二雲亦不料蕙姑之共學也此猶淺焉者也樵船亦不自料其死也二雲亦不料其父之許娶蕙姑也芷梅亦不料不及見樵船也琪仙亦不料樵船之不爲位置也且也二雲亦萬不料樵船許娶蕙姑而終不能娶蕙姑琪仙亦萬不料樵船不爲位置而終嫁二雲卽蕙姑亦萬不料樵船竟許以己偶二雲而終嫁大雲卽王夫人陸夫人秋鴻棠兒大雲

亦萬萬不料成局如是而他日竟不如是也。誰謂天下事可逆料乎。吾恐作者亦不料評者作如是觀焉。天下後世讀者亦不料評者作如是語焉。卽評者今日亦不料作如是語也。

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蕙姑尙有自知之明。

舅氏喜怒無常。可爲樵船定評。然芷梅亦復如是。

吾一清白女兒身。豈爲人作消遣品者。此是痛定思痛語。天下不少清白女兒身。視之視之。

二雲自謂我二人眼前雖悵分離。將來或不無團聚之望。孰知大不然。雖然。此豈二雲所能料及哉。

寫蕙姑思二雲一段綺昵文字。是作者欺人語。吾謂蕙姑尙不足以語此。秋鴻至此亦呼負負。秋鴻所不及料也。

嗚呼。樵船病矣。樵船不病。樵船可不死。蕙姑可無嫁。二雲之虛願。秋鴻可無毒。蕙姑而誤毒。大雲之辣手。二雲可不娶。琪仙而因傷致死。雖然。樵船竟病。

矣。奈何。吾故曰不可料也。

讀者須記大雲僅與秋鴻嬉耳。較之二雲與琪仙蕙姑之情況若何。

讀者須記蕙姑偶二雲是樵船遺命。惟芷梅未至。芷梅未至。遂開後半部文章。

謂琪仙爲薄命作者評者。讀者均有此心也。惟無暇提及耳。今樵船於彌留之際。

竟曰。傷哉。我姪。汝命薄也。樵船畢竟善言。

大雲感不快而號洵以視二雲於無意中重晤蕙姑私衷快慰兩兩此較二雲何。

如大雲何如。

琪仙至此亦自承薄命而拚一死。然而謬矣。蓋琪仙不難自拔其身而不爲情死也。

琪仙之薄命簡言之。卽不偶二雲耳。焉知自承薄命者。轉得偶二雲。是又琪仙所不能料也。

### 第十一章 老奴翻鐵案 阿媚誤金龜

大雲之於蕙姑。雖心竊愛好。而蕙姑絕不假以詞色。屢遭擯斥。已付淡忘。蓋大雲雖劣。

其平素所爲不過頑童常態初非十分奸惡之徒有百折不回之能力者而有秋鴻也。以左右之流毒乃不可紀極一重公案孰爲罪魁以春秋之義律之縱婢行惡王夫人應在首誅之例而樵船彌留之際諄諄以勿縱大雲爲囑夫人卒不能從其言癡聾成性姑息爲懷又復鑒別不真私心自用卒致姻緣錯配顛倒衣裳歷家破人亡之慘死而有知應無以見樵船於地下也。

二雲受責負傷大雲愧悔自承至於流涕天良未泯固非不可與爲善者也樵船臨歿時囑陸夫人之語大雲固亦聞之名花有主安用垂涎豔福輸人徒傷失愛寥寥數言已定二雲與蕙姑終身之局一坏之士未乾遽變更其遺命在大雲亦知其不可宜無復以蕙姑爲念矣惟彼秋鴻此心不死陰謀頻試毒竟甚於花蜂詭計偏多技不窮夫鼯鼠聆樵船垂死之言破壞之心腸早蓄待琪仙抱疴而後效忠之熱度愈高彼大雲者素無定識一味癡頑誘以甘言自然入彀秋鴻乃一再利用此人逞其毒鱗彼之所爲在琪仙亦未能盡悉二雲與蕙姑又孰從而防之者大好姻緣竟破壞於么魔之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當二雲往天香閣視疾之際正大雲與秋鴻在梨笑軒私語之時大雲自幼貪與秋鴻嬉秋鴻無不曲承之以悅其心大雲樂甚暇輒覓秋鴻與戲幾於跬步不離秋鴻有所言大雲亦無不樂從欲取故予秋鴻蓋深知夫兵法也是日大雲與秋鴻戲於園中倦入梨笑軒憩焉秋鴻乘間進言曰公子念蕙姑否大雲曰念之何益彼心乎二弟一人安有餘情及我阿父臨歿數言已成鐵案羅敷有夫我惟有徒呼負負看他人雙雙效鳳鸞耳秋鴻睨大雲而笑曰然則公子甘心否大雲曰事至無奈不得已而退讓又孰肯甘心者雖然縱不甘心亦復何術破此已成之局秋鴻進曰吾固知公子之不甘心也嘗聞天定可以勝人人定亦可以勝天機變靈時微風鼓浪功夫到處鐵杵成針事在人爲寧有一定公子果不甘心者婢子尙可效力略施小術看彼待闕鴛鴦行作換巢鸞鳳也大雲搖首曰休矣休矣談何容易我前從汝計進讒於吾父二人均獲重譴我亦何利焉我本失愛於父前言雖暫獲見信而其結果徒令我多增不肖之愆而弟愈得親心之喜使無此事吾父臨終或不至恨余至是蕙姑姻事猶虛懸而待決未知誰屬也然則汝大誤人耳今堂堂遺命出諸吾父之口家人咸在衆耳皆聞姑母不加



反對又孰得而變更之。秋鴻笑曰：公子仁厚哉！前計之失敗，婢子之過也。茲當盡力善爲公子一謀，以贖前咎。公子謂遺命不可變更，似也以婢子思之，則亦何不可之有。婚姻大事，雙方各有主權，決非可僅恃一人垂死之言據爲定案。陸夫人雖經承諾，不尙有陸家老主人乎？彌留之際，惟彼不在，若得此人，梗議遺命，卽在取消之例。欲翻此局，一反手之易耳。言次，就大雲耳語良久。旣而笑曰：如吾言以行之，公子而不得蕙姑爲妻者，請挾吾目。大雲至此，亦色然以喜。執秋鴻之手，昵聲曰：汝誠不愧智囊也。我若得妻，蕙姑者抱衾與裯，舍汝莫屬。所以報也。秋鴻聞言，羞而俯其首。伴曠曰：涎臉至此，亦何怪蕙姑之不汝近也。毋曉曉好自爲之可耳。事成，我不居功，事不成，亦不任咎。吾憐公子而進計，豈望報乎？大雲合十曰：謹受教。雖然，汝爲我者至矣。事成之後，決不汝忘。正笑語間，二雲自天香閣訪琪仙出行，經梨笑軒，直望園門而趨。秋鴻瞥見之大驚曰：事敗矣！大雲亦愕然曰：彼乃在此，值吾輩耶？秋鴻沈思有頃，謂大雲曰：不幸機謀遽洩，然於大局似尙無礙。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頃所言宜早着手，否則彼將先入行之，便無效矣。大雲慰之曰：汝勿過慮洩之何害？吾弟懦弱，殊不足與吾輩敵也。且吾料彼未

必盡聆秘語。秋鴻終戚戚。若不自安其實。二雲自琪仙處。悵悵辭出中懷。不快趨。其行所過。處園中景物。曾未旁矚。一二更何心察。及梨笑軒中私語之人。若輩志在謀人鬼賊。其行惟恐人之偵其隱。爲之皇皇自擾。亦徒見小人之作僞心勞爾。

芷梅一生與麴秀才結不解緣。凡嗜酒之人。其心地多糊塗。其行爲多乖謬。芷梅何獨不然。綠楊村裏一角青帘。爐火熊熊。濁醪初熟。販夫走卒。列坐其次。皆芷梅之酒友。每至則歡呼暢飲。不醉無歸。其後芷梅酒伴中。忽增一少年。來必與芷梅同席。飲舉杯互勸談笑。甚懽。每飲必醉。每醉則少年必扶芷梅俱返。殷勤倍至。非若他酒友之漠不相關者。其人何人。則大雲是也。大雲自樵船逝後。如駑馬失其羈勒。放佚無歸。終朝躑躅街頭遊蕩。不事事。王夫人亦不能禁。繼則盜錢入村。肆日與芷梅轟飲。蓋卽梨笑軒中秋鴻所定之錦囊妙計也。樵船遺言。芷梅初不贊。可以二雲前有輕薄之行。實非佳子弟。樵船亦經懲戒於先。何忽成全於後。因疑其遺命。或出於僞造。且以二雲性情落落不善逢迎。與芷梅相見。除循謹執子姪禮外。并尋常語笑。亦不之聞。旣無甘醴之言。而有冰霜之貌。以是益爲芷梅所不喜。而大雲則提壺挈榼。晨夕相從。宛轉趨承。無所不

至其獻媚之工。盡出秋鴻之教。且時乘芷梅之愉。力毀二雲之短。漸漬既久。芷梅不由不入其彀中。馴至非大雲侍座。則獨酌無歡。而大雲亦先意承志。盡態極妍。以博芷梅歡心。二人之形跡益親。三載之光陰。彌速。曾幾何時。而樵胎服闋之期。已屆。墓木已拱。誰念亡人庭樹。漸枯。先來警告詩禮之門。而容奸婢壘篋之誼。而有陰謀上下相蒙。骨肉交惡。王氏之家索矣。

此三年中。二雲讀禮家居。足不出戶。庭一步。其眷念蕙姑之心。雖未嘗稍減。而形迹之間。則反趨於冷淡。銀漢牽牛。既知悵望之無益。蓬山歸鳥。亦無殷勤之可言。不過於姑氏家人有事。臨存時。致聲慰問而已。大雲則酒食徵逐。專事浪遊。出必終朝。歸必深夜。家中人亦不知其何作。繼悉其日從芷梅作醉癡遊。王夫人則大怒曰。何物老奴。誘人子弟。尊親如彼。死者骨肉未寒。不對此寡婦孤兒。而稍加以扶持愛護。反引之入於荒亡淫佚之行。是誠何心。言時憤不可遏。竟欲立興問罪之師。二雲從旁解之曰。此不能專爲姑丈咎也。姑丈素荒於酒。有劉伶畢卓之風。一杯在手。萬事皆休。家政且悉委諸姑氏。更何暇管他家瓦上霜者。阿兄年事已長。非比孩提。偶沾嗜好。尙非大過。待兒徐

徐進以箴規當能悔改。若吾母買焉。聲罪致討。恐無以爲長者地。而因此齟齬。兩家親誼。或不幸。又致失歡。亦甚。非阿父之志也。俟大雲爛醉而歸。則又涕泣諫曰。酒爲傷身敗德之媒。乃賢者所深戒。姑丈暮年。養性以醉全真。無事三杯。自適其適。吾輩少年。勵志之徒。殊不宜輕相則傲。且父死未久。寢苫枕塊之餘。生尤不應有醉月飛觴之豪興。昊天不弔。阿父早昔。垂敗之家。吾兄弟兢兢業業。猶懼不克負荷。今三年之喪未畢。而阿兄遽以流連荒亡。聞於外。豈惟家聲有玷。亦恐父目不瞑也。尙望稍自斂抑。勿再沈湎。以保令名。而慰先靈於地下。款款言懇摯。迫切卽頑石亦當感應。而大雲竟漠然。毋動。乘醉瞋目。叱曰。汝爲孝子。則爲孝子已耳。我本敗家之子。自行敗家之實。卽阿父亦早料及之。安用汝嘵嘵不已。爲二雲知其不可諫。忍淚吞聲。廢然而退。噫。當時二雲僅知其沾染不良。嗜好已耳。而孰知其別有隱謀。醉翁之意。固不在鵝黃蠟綠間耶。宜其言之格格不入也。

醉裏乾坤。壺中日月。心心相印。夜夜如泥。日復一日。未幾而已。屆大雲運動成熟之期。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飲酣之際。侑以大雲之巧言如簧。亦不弱於醒醐。

百灌芷梅既爲所惑而易婚之念遂不覺時時觸動於胸中意若人者眞吾壻也彼庸懦呆滯之二雲何足以辱東牀之選一日語大雲曰汝父謝世忽忽三年暮景匆匆我亦行將就木以姪家現狀言之上有老母下有弱弟支持門戶在在需人我姪華年正盛桃夭之賦勿容緩矣大雲聞言覩覩答曰姑丈言然第吾家雖落本屬名門欲與村衆訂絲蘿殊少相當之門戶辱姑丈見愛能爲小姪物色一佳婦否若碧玉小家綠窗貧女則非姪所願與爲匹也芷梅掀髯笑曰我王陸兩姓不啻朱陳親誼蟬聯於今未替是又奚待他求老夫壻若矣大雲聞而竊喜佯驚曰姑丈誤矣乃忘吾父之遺命耶吾父遺命以蕙妹偶吾弟姑母固親允之紅絲一線早已牢牽今姑丈乃欲顛倒姻緣屬之小姪小姪不敏未敢承也芷梅不悅曰汝勿固執阿蕙我所生嫁雞嫁犬由余遣之與他人奚與試問汝父遺言以何爲據彌留之際我不在側脫令我親承遺命亦必加以否認天下無論何項要求斷無有不俟主人之許可而可據爲定案者況婚姻大事乎論情則汝弟爲人我所不喜世無有甘捨其愛女適之不喜之人者論理則我兩家姻聯自昔有兒不別娶有女不別嫁今我只一女而汝爲王氏長子以言婚嫁自應

先。汝。而。後。及。汝。之。弟。汝。父。之。命。亂。命。也。不。可。從。也。事。由。我。主。則。汝。又。何。必。以。變。更。遺。命。爲。嫌。大。雲。作。而。對。曰。姑。丈。之。言。開。我。茅。塞。事。果。可。行。者。夫。豈。不。願。謹。維。長。者。之。命。是。從。言。次。遠。覲。顏。呼。岳。父。芷。梅。大。喜。亦。認。大。雲。爲。快。壻。焉。噫。芷。梅。慎。哉。酒。杯。而。外。都。是。鴻。毛。談。笑。之。間。鑄。成。鐵。錯。彼。蕙。姑。者。抑。何。不。幸。而。有。此。糊。塗。之。阿。父。耶。

評者曰。易有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慎者。慎其漸也。漸之爲害大矣。是故山上有木。謂之漸。漸者。漸進也。其在初爻曰。鴻漸於干。干者。水涯也。二爻曰。鴻漸於磐。磐者。大石也。漸遠於水矣。其三爻曰。鴻漸於陸。鴻。水鳥也。漸於陸。則不安矣。四爻曰。漸於木。五爻曰。漸於陸。六爻曰。漸於塗。無非戒占者之漸進。而不可漸下也。若以變卦論之。則初變家人。曰。閑有家。防閑其漸也。再變渙。曰。渙奔其機。奔。悔之漸也。三變觀。曰。觀我生進退。失道之漸也。四變蹇。曰。往蹇來連。往來之漸也。五變小過。曰。密雲不雨。降雨之漸也。上九變遯。曰。肥遯。無不利。旡疑之漸也。要而言之。漸之不可浸漬也。明矣。是故秋鴻之

鬼。賊。漸。也。大。雲。之。受。給。漸。也。樵。船。之。死。王。氏。之。衰。漸。也。蕙。姑。投。纒。蕙。姑。死。之。漸。也。琪。仙。病。愈。而。秋。鴻。又。謀。一。策。琪。仙。毒。死。之。漸。也。秋。鴻。在。梨。笑。軒。密。計。見。二。雲。而。大。驚。秋。鴻。死。之。漸。也。推。而。論。之。大。雲。所。授。之。錦。囊。妙。計。亦。不。外。乎。漸。其。漸。進。之。法。最。尤。則。與。芷。梅。同。飲。漸。則。舉。杯。互。勸。漸。則。談。笑。甚。懽。漸。則。每。飲。必。醉。漸。則。每。醉。必。扶。正。梅。同。返。漸。則。芷。梅。見。大。雲。循。謹。執。弟。子。禮。漸。則。芷。梅。見。二。雲。有。冰。霜。之。貌。漸。則。芷。梅。見。大。雲。趨。承。無。所。不。至。漸。則。芷。梅。見。大。雲。先。意。承。志。無。何。而。芷。梅。漸。爲。所。惑。矣。無。何。而。芷。梅。問。其。賦。桃。夭。而。不。容。緩。矣。又。無。何。而。芷。梅。竟。謂。之。曰。奚。待。他。求。老。夫。增。若。矣。至。此。如。萬。壑。爭。流。趨。赴。一。海。而。秋。鴻。漸。進。之。計。成。矣。然。而。未。已。也。又。必。使。大。雲。聞。而。竊。喜。竊。者。喜。之。漸。也。聞。而。佯。驚。佯。者。驚。之。漸。也。漸。以。忘。遺。命。漸。以。不。敢。承。夫。然。後。芷。梅。曰。勿。固。執。曰。遺。言。何。據。曰。亂。命。不。可。從。夫。然。後。而。呼。岳。父。夫。然。後。而。認。快。增。於。是。漸。之。功。於。以。大。成。嗚。呼。蕙。姑。不。幸。琪。仙。薄。命。二。雲。癡。情。棠。兒。虛。願。而。此。可。憐。之。大。雲。中。秋。鴻。之。毒。謀。而。不。悔。儔。非。漸。之。爲。害。也。耶。故。作。者。特。誌。之。曰。漸。漬。既。久。蓋。深。痛。乎。漸。之。一。字。焉。

蕙姑不假大雲以詞色。大雲亦付淡忘。如是則可以已矣。然而天心未厭禍也。或曰：此蕙姑大雲之所以成正當夫婦也。

縱婢行惡。王夫人應在首誅之列。吾前已言之。作者乃亦於此提出。然亦不外乎吾所言漸之一字也。

大好姻緣。竟破壞於么魔之手。作者慨乎言之。雖然不破壞。作者又安能成此書哉。一笑。

大雲曰：念之何益。又曰：父言成鐵案。又曰：談何容易。又曰：孰得變更。此卽所爲淡忘也。秋鴻笑曰：公子仁厚哉。大雲誠不愧仁厚也。吾故曰：大雲可憐。

大雲曰：姑母不加反對。又孰得而變更之。孰知有芷梅在此。固他人所不及料也。能料者。惟秋鴻一人而已。

秋鴻曰：決非可恃一人垂死之言。據爲定案。恰與芷梅云斷無有不俟主人之許可。而可據爲定案者。一醉漢。一妖婢。語氣如出一轍。

王夫人罵芷梅語。未嘗不是。而一種縱子爲非。護短態度。終脫不去。



今天下好爲運動矣。首則金錢運動。次則挾貴運動。又次則飲食聲色運動。又次則言語口舌運動。又次則挑逗唆撥運動。不圖男女之間翁婿之際亦欲着此運動二字。

第十三章 青鳥無聊勸 烏鴉豈忍隨

大雲歸以告秋鴻。梨笑軒中密定之計畫。至是已完全收效。私心歡怍。自無待言。不三日而一重暗幕。遂經芷梅一言揭破。正式宣佈矣。消息傳出。兩姓家人靡不震駭。二雲蕙姑更如一聲霹靂。降自天空。驚懾幾喪魂魄。可憐嬌弱之小兒女。懾伏於家長權力之下。因以沈淪孽海。失敗情場者。比比皆是。著者述此一段惡因緣。蓋又不僅爲二雲蕙姑哀也。以理論之事出於芷梅一人之主張。妄翻成案。大背人情。既等樵船遺命於弁髦。復視兒女婚姻爲兒戲。苟使兩家親長有人焉。出而反對正義。既伸卽芷梅必當幡然知悔。事非不可挽回也。而今乃任芷梅獨斷獨行。於半醒半醉之間。含糊斷送二人一生之運命。而無可挽回。則實兩夫人之各懷意見。有以致之。而陸夫人之慈心淑性。更無絲毫能力。以庇蕙姑也。

芷梅當日帶醉而返。笑語陸夫人以易婚之事。夫人聞而不信。以爲戲也。曰：君醉耶？勿  
調言。恐無知者認假爲真。播揚於外。無以爲蕙兒地也。芷梅正色言曰：吾何嘗醉。茲言  
確也。頃已面許大姪阿蕙。年亦長矣。標梅迨吉。正此其時。我將以短促之時間。擇吉爲  
渠等成禮。藉了向平私願也。夫人審其果眞。乃大驚。答芷梅曰：君何瞶瞶出此。駭人之  
舉。其速徹是議。蕙兒已許字王家二郎。疇不知者。微論吾哥遺命。未可輕更。卽以兩姪  
人品論優劣。顯判亦無有捨佳兒而取駭子者。不知君何所見而作此非非之想也。芷  
梅曰：茲事我籌之已熟。爲蕙兒計者。至得汝之偏見。謂二雲優於大雲。我未敢信。跡彼  
前此之所爲。實一輕薄兒郎耳。未可恃也。若大雲者。乃眞誠實少年。可爲王氏保家之  
子。吾女不適若人。又將奚託。此我所以不惜犯變。更樵船遺命之小嫌。爲蕙兒計深遠。  
免彼他日有遇人不淑之嗟。汝不表同意。反來阻我。何也。夫人聞言。愕然大震。無已。以  
利害婉言苦勸。繼以涕泣。而芷梅剛愎自用。惟連搖其首以示否意。卒乃大笑曰：劉伶  
有言。婦人之言不可聽。不其信歟。我意已決。汝勿曉曉。噫。陸夫人賢淑性成。無疾言厲  
色。歸芷梅數十年。平日謹守無違之訓。從未有一次之反目。今日之事。使遇稍凶悍者。

當以力爭勸之不聽則威懾之芷梅亦當退避三舍成議不難打消今夫人聞芷梅最後決絕之言知不可以口舌爭忍氣而退不復相撓易婚之局於以大定嗟彼蕙姑又何不幸而有此慈祥之阿母耶

陸夫人早察知二雲蕙姑雅有情懷故前聞樵船遺命毅然承諾惜無力始終成就此有情眷屬耳若彼王夫人之見則又不然彼於兩兒則亦如樵船偏愛二雲於兩姪女則以琪仙較親故愛之獨摯蕙姑較疏又不善逢迎因是漠然視之其平日存心乃欲以二雲偶彼心愛之琪仙蕙姑姻事初不愜意惟斯語出自樵船臨歿時之口中因亦不能守其成見而中心則未嘗不爲琪仙傷也觀其於樵船囑陸夫人畢卽以琪仙續問其意可想而樵船則胸懸明鏡鑑別至精知琪仙實不足以偶二雲若以大雲匹之則又微嫌不及故宛轉躊躇卒未爲琪仙明定終身之局惟痛恨大雲不止其意若謂使大雲而不若是其頑劣者其琪仙得所撒手歸泉亦可了却一重心事夫人之意則與之不僅背馳彼以蕙姑爲不足愛以偶彼所不愛之大雲正得其當若琪仙得偶二雲斯不辱沒緣其心有所偏故不覺權衡失當也樵船歿後夫人獨居深念未嘗不欲

推。翻。此。案。遂。其。初。心。特。以。廢。棄。亡。夫。遺。命。有。傷。一。己。賢。名。且。恐。芷。梅。夫。婦。或。持。異。議。敢。忍。而。未。發。今。芷。梅。忽。以。易。婚。之。說。進。此。物。此。志。不。約。而。同。安。有。不。亟。加。贊。可。一。諾。無。辭。者。因。是。芷。梅。得。以。展。其。翻。覆。之。手。迎。刃。而。解。一。無。阻。力。輕。輕。倒。過。鴛。鴦。諸。人。之。願。均。遂。特。未。知。二。雲。蕙。姑。何。以。堪。此。而。樵。船。有。知。九。泉。感。想。又。何。如。也。

二。雲。至。此。始。悟。大。雲。平。日。逢。迎。芷。梅。之。意。此。計。蓋。又。出。於。秋。鴻。悔。未。預。爲。之。地。大。好。良。緣。早。注。姓。名。於。鴛。簿。一。日。遭。此。意。外。打。擊。乃。如。春。夢。一。場。想。像。當。年。慘。痛。奚。似。老。母。既。不。能。相。諒。更。呼。籲。於。何。人。家。庭。奇。變。至。於。此。極。人。生。幸。福。夫。復。何。言。至。是。而。二。雲。希。望。已。絕。心。灰。氣。索。轉。無。愁。怨。之。可。言。惟。一。念。及。蕙。姑。則。又。爲。之。懸。懸。無。已。以。彼。女。兒。清。淨。之。身。遭。茲。大。事。糊。塗。之。父。變。起。非。常。心。難。自。主。爲。鸞。鳳。換。巢。之。舉。有。琵琶。別。抱。之。嫌。一。寸。柔。腸。更。不。知。若。何。輾。轉。彼。果。能。愜。然。於。我。而。順。從。嚴。命。乎。果。爾。則。亦。已。耳。如。其。不。能。則。事。有。難。言。者。矣。二。雲。因。此。一。念。輾。轡。於。心。深。恐。蕙。姑。或。以。此。致。意。外。之。變。爲。之。寢。食。不。安。者。累。日。長。吁。短。歎。惻。惻。終。朝。自。哀。耶。哀。人。耶。兩。者。蓋。兼。而。有。之。矣。適。棠。兒。以。事。至。晤。王。夫。人。畢。乘。間。私。語。二。雲。曰。婢。子。此。來。奉。夫。人。命。視。公。子。安。否。且。有。言。與。公。子。商。也。

二雲驚曰得毋姑娘有他故耶棠兒曰姑娘聞信後覓死者屢幸均爲婢子察覺茲不飲不食已三日矣彼意殆欲絕粒以畢此可憐之生命終朝哭泣慰勸無從傷哉姑娘肝腸寸斷去玉化之期殆不遠矣言已淚涔涔下二雲亦痛幾失聲旣而問曰夫人之意若何棠兒曰夫人固深知姑娘心事者惜其太懦不能批主人之逆鱗而出姑娘於水火也今姑娘以死自誓夫人絕無悔心主人亦束手無策事至於此亦何怪姑娘之堅決然徒死奚益留此身在尙可徐圖挽救公子愛姑娘摯經此奇變自必與姑娘同其憤慨事無可奈情豈能拋苟得公子一言相勸姑娘或有生機卽婢爲公子計懷此怨憤無可告訴亦當以一面姑娘爲得二雲曰此似未可我卽冒恥而來姑娘亦未必肯面我無已我修一函與汝以大義勸之或可稍回姑娘之意也棠兒諾之二雲乃援筆作書曰

蕙妹青鑒棠兒來獲諭妹近狀爲之惻惻以悲知妹眷我之心至死未易五中銘感荷荷何言此番變局事出意外婚姻何事而可遊移此在稍有人心者皆知惡之矧惻惻如我兩人謂能逆來順受繼其愛情幸福以快惡魔之志耶妹欲步擊卿之

後塵絕粒以償此恨。余豈不願效神瑛之決絕。逃禪以了餘生。然而仔細一思。則又有所未可。妹與余之姻事。雖已明定之於吾父。彌留之際。而空言無據。妹死何名。且又顯違嚴命。大傷慈心。妹果輕生。其知者將謂妹一意孤行。棄父母而不顧。而以輕殉私情。故揚父過。兩語爲妹定蓋棺之論。其不知者。將以妹之死爲疑案。而加以吹求。或致輾轉傳訛。而污妹芳名於死後。妹在九原。烏能瞑目。此誠不可不審慎出之。勿一時冒昧。更留遺恨於無窮也。嗟乎。蕙妹無可奈何。釀成此案。余獨非人。不知慘痛。猶以此不入耳之言。曉曉於妹之耳。鼓妹須知。余固自勸不得。而今轉以勸妹者。良以愛妹之心。不隨希望而俱絕。辭愈燕而心愈痛。已妹不忘。余其聆余最後之一言。而忍一死。以全大局。抑余思之。今日之事。發於妹。父成於余。母不諒者。非一人。醜釀者。非一日。而又有妬意。旁參奸謀。暗弄多方。湊合以成此迷離變幻之局。而陷兩人於奇慘極酷之境。此殆非人力之所能爲。蒼昊不情。遽於三年前奪吾父。以去此已足。以證兩人之無緣矣。脫令吾父至今存者。則兩人此日。或已鸚鵡比翼。蝶蝶同遊。畫眉窗下。句和新聲。羅浮館中。花圓好夢矣。今至於此。乃天不欲使有情人成眷。

屬耳。天斬之而欲強求之。是逆天也。天厄之而不能忍之。亦逆天也。與其逆天而死。死亦未必遂有樂趣。何如順天以生。雖終身無自如之時。而孽債有清償之日。此情不死。終有個夫婦。隔世鴛鴦也。且世之有情男女。爲造物所忌。拆散良緣。或致嘔生離。或傷心死別。苦海茫茫。所在多有。今余雖失妹。而妹歸吾兄親屬。一家不過易伉儷爲叔嫂。較彼生離死別者。爲幸滋多。人生所重。只此方寸真實之愛情。本非可於夫妻之名義求之。望妹於精神上作進一步。想於事實上作退一步。想一進一退之間。此心豁然。無不慊矣。若以易婚爲非禮。則堂堂嚴命。亦爲子女者所應曲從。變更吾父遺言。在余則終身抱憾於妹。固一無所損也。余言至此。已不能更有所益。搖筆酸辛。雜以淚點。幾錯落不成行。望妹視爲將死之善言。而納之。二雲幸甚。

二雲此書可續蕙姑一線之殘命。其實何苦蕙姑。此時劫運方開始。使能毅然自決。得大解脫。乾淨來乾淨去。寧不大佳。因此一勸而後來種種不堪之境。迺無術可以逃避。終亦不免於一死。甚矣二雲之多事也。當日棠兒受書而返。以上蕙姑蕙姑讀畢。長歎無言。旣而曰。二哥誤矣。我烏可不死者。棠兒乘間進曰。姑娘勿爾。其從二公子。言二公

子謂若姑娘果輕生者彼亦決拚一殉死。二公子我非姑娘所恤不尙有老夫人在耶。姑娘忍棄夫人而長逝耶。棠兒此言乃深入蕙姑心坎念吾母亦大可憐依依膝下僅吾一人一旦橫夭彌形孤苦殘年風燭刻刻可危行且感思成疾而覓吾於泉下矣。吾可棄他人烏可棄老母然而遭遇若此儉生又復奚益嗟乎上帝虐余生耶死耶余將何適之從蕙姑至此決死之心已遊移不能自定苦思有頃語棠兒曰死誠大難事哉。余今茲又不能死矣。次日命棠兒以書覆二雲其辭曰。

來書責以大義勗以儉生意氣懃懃懇懇若恐妹不能從嗟乎此種無聊之語乃出之於哥妹之痛心又復如何耶。妹今窘辱已至極處父也不諒又復誰怨總以不祥之身存在足以賈禍此生在世如繞亂絲無術可解惟一死或足解之哥何復欲吾生爲嗟乎二哥妹與哥之緣乃至艱而當初相見又何其易尤奇者兩人相愛之心均若本諸天賦而中間惆恍迷離忽分忽合尤極千迴百折之致至於今迅雷一聲驚破南柯好夢回首前情餘絲寸斷彼蒼之戲吾兩人者亦云酷矣妹自審此身前世不可知今生亦未造孽何彼慘酷無道之天妬人謀一一不能倖免苦惱羞辱叢



集一身猶憶曩與哥聚首時曾以少年任性時翻愛海狂瀾而陷哥於不樂豈此卽爲吾過因爲上蒼所譴罰歟果爾則咎在妹一人今哥亦與妹受同等之冤苦則又何說此誠百索而莫得其故者矣總之紅顏禍水良非過言妹之生也已秉戾氣致彼凶人不期而相爲感召羣集其毒於妹身此中因果百不能明則惟有以夙世冤牽自解噫妹今爲此言誠可謂無聊極矣哥勸妹勿死妹亦欲勉留此軀以慰老母而追念既往真有茫茫隔世之愁默揣將來更極凜凜深淵之懼哥誠愛我妹竟不復可愛哥矣天乎天乎（下略）

評者曰天下之最造孽最取厭最無道理者莫如作小說何也以其慣作欺人語也吾評雙鬟記已至第十三章矣吾未嘗不佩作者運筆之神吾未嘗不愛作者布置之密吾未嘗不首肯作者文字之靈活吾又未嘗不欽服作者詞藻之典瞻奈何於此第十三章忽咒之曰最造孽忽詈之曰最取厭忽毀之曰最無道理乎吾所謂造孽吾所謂取厭吾所謂無道理吾誠因其慣作欺人語也其言曰苟使兩家親長有人焉出而反對正義旣伸卽芷梅必當幡然知悔事非不可挽回焉

嗚呼是何言歟是非造孽語乎是非取厭語乎是非無道理之語乎是非作者欺人之語乎生今之世爲今之人又何正義之謂何蓋正義之消亡也久矣指黑爲白將無作有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見如是所聞如有所傳聞如是是非正義消亡之明證乎獨不意作者乃欲於此波濤洶湧之中仗三寸之不律挽頽風振末俗作中流之砥柱諄諄焉欲一伸正義豈不慎哉雖然評者作此評亦造孽矣亦取厭矣亦無道理矣亦作欺人語矣天意未可知人心未全死此正義或不至消亡或有一旦之可伸先於此雙鬟記小說中作一豫言以俟天下後世讀此雙鬟記讀吾之評了然於心胸之間一證夫正義之伸與否也於是作者評者乃如願以償矣

秋鴻欲惹姑偶大雲正爲琪仙也欲琪仙偶二雲正白爲計也至是自謂完全收效執意毫未收效且卽以自殺其身此亦秋鴻所未及計也

芷梅謂二雲爲輕薄兒郎確是正論許大雲爲誠實少年亦是灼見不圖酒徒乃真巨眼

芷梅謂大雲爲王氏保家之子。亦非謬論。所惜其遭慘禍而不克永年也。蕙姑有慈祥阿母糊塗阿父難乎其爲蕙姑矣。

王夫人於兩姪女以琪仙較親。故愛之獨摯。此是王夫人壞處。亦是王夫人真處。王夫人亦欲推翻此案。糊塗如芷梅不意乃有同情。

適棠兒以事至。棠兒何多事耶。棠兒至而事不堪問矣。

此章寫二雲醜處不遺餘力。如云知妹眷我之心至死未易醜極。多情如我兩人醜極。豈不願效神瑛醜極。醜極一部石頭記橫梗胸中。故發此種種醜語。二雲醜態畢露矣。

輕殉私情。故揚父過八字真切透著。苟有一善吾未嘗不願表明之。或謂二雲此書多事乎。評者曰誠多事矣。蕙姑既不屬已矣。有何關係而必遺此一封書。然當日情勢亦有不得不然者。

人生所重。只此方寸真實之愛情。本非可於夫妻之名義求之。二雲此論確切。不磨。此卽作者作書之初心也。

作者曰。甚矣。二雲之多事也。吾亦曰。二雲誠多事焉。不知不多事。作者將無所作。評者亦無所評。多事亦有好處也。

棠兒曰。姑娘勿爾。其從二公子言。姑娘何人。二公子何人。乃可聽其言。棠兒誤矣。姑娘忍棄夫人而長逝耶。此語煞是正當。

蕙姑書云。兩人相愛之心。均若本諸天賦。本諸天賦。好均若兩字。好於此。可見蕙姑已。

勸妹勿死。下繼之以勉留此軀。以慰老母。此語好儼然。自謂不死。非由勸阻也。妹竟不復可愛哥矣。竟不復可四字。好不愧清白女兒身也。

#### 第十四章 且循新婦禮 莫慰小郎癡

二雲得蕙姑覆函。喜慰之餘。彌增隱痛。春蠶待死。強延續命之湯。秋雁失羣。苦等無家之別。彼此同遭不幸。一誤乎父。一誤乎母。等是家庭地獄。違言眷屬神仙。而悵悵墜歡。茫茫後顧。更覺心如枯木。淚比流泉。咄咄書空。無能自己。念以蕙姑天人之姿。原非薄福。如余所克享。受然使其所改適者。爲勝余十倍之人。則余雖不平。猶可自解。今乃適。

余頑劣之阿兄拙夫巧婦相偶不倫寃甚於彩鳳隨鴉醉等於焚琴煮鶴茫茫此恨甯有窮期自是以後二雲長日無歡終宵開眼心情已到中年舉動盡失常度無端歌哭有類顛狂以他人處此必致對其所親悻悻有不甘之表示而二雲則自傷蹇命不昧性天豈第無怨母之言抑亦無尤人之意惟於斗室懷人孤燈煮夢時或弔影而長嗟或椎心而號慟癡情畢露狂態雜呈而於晨昏定省之時甘旨親承之際尤必勉爲歡笑俾適慈懷絕無有絲毫不快之形容流露無心而啓家人之疑竇於是王夫人知二雲殆已忘却蕙姑矣否則亦無如何而強歸割忍矣則時睨琪仙而微笑琪仙則面頰過耳俯首拈帶若有深思心心相印不落言詮局外人見之當末由索解蓋琪仙舉止夙具大方氣度落落寡言笑而此數日來則於寡言寡笑之外多一種薄薄紅雲時時偷上梨花之頰靦靦向人直類新婦其酥胸粉臍間已滿貯歡情樂意特未知尙有餘地以容彼薄命之蕙姑而爲之一回設想也

王陸既定婚王夫人徇芷梅之請欲於最短期速了向平之願乃忽預備擇日爲大雲完姻時屆仲春花明草媚韶光駘蕩喜氣充盈著者於此固應着一段旖旎文字

以爲人事。天時之點綴。顧此一席歡。天喜地之盛筵。所演者乃爲慘無人道之活劇。則著者卽亦無心爲之鋪張。茲欲爲諸君告者。二雲此日助家人供張一切。蹀躞終朝。無倦容。無怨色。乃若行所無事。蓋藉以慰母。雖茹痛至深。忍而不露。卽險惡如秋鴻。亦竊歎其難得。泊夫青輿旣降。綺席遂開。紅氍毹上。覲見姑。婢以次及。二雲二雲垂首而前。不敢仰視。蕙姑以叔呼之。二雲低應一聲。曰。嫂而喉哽。舌強。不復能支。急返身狂奔而出。而蕙姑此時處衆目睽睽之地。一字出口。萬倍傷心。幾欲淚隨聲下。乃竭力自忍。而一時羞痛交迫之情。直若人世間無彼容身之地。衆人不知其事者。見二雲狀頗滋疑。揣王夫人笑解之曰。二兒稚氣未除。見人恆縮縮。若女子。今以少小相處之表妹爲嫂。而見面時作此羞澀之態。可哂孰甚。衆亦相與粲然。噫。夫人自不察耳。其實二人應答之頃。衝喉而出。各帶有一種悲哽淒咽之音。乃不類尋常叔嫂禮見時羞答答一聲問訊也。

嗟乎。以秉性高潔。觸緒纏綿之蕙姑。竟與不識不知之襤褸子。齷齪兒爲偶。謂能閨房靜好。琴瑟永調。享夫婦同居之幸福。此必不可得之事。然而蕙姑雖不喜大雲。而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亦能不悖。常經雖失。愛於姑而庭。韓色笑。廚下羹湯亦能曲盡。婦道則又何也。閱者誌之。今日之蕙姑已非復昔日之蕙姑矣。昔日之蕙姑爲本來面目之蕙姑。其容華則妖麗也。其情性則嬌癡也。其品致則孤高也。其氣骨則兀傲也。合而言之。完全一絕世之美人也。今日之蕙姑爲墮落塵溷之蕙姑。其妖麗之容華已一變而爲姬姜之憔悴。其嬌癡之情性已一變而爲枯禪之沈寂。其孤高之品致已一變而爲同流合汙。其兀傲之氣骨已一變而爲溫恭柔順。合而言之。乃完全一秉禮之賢婦小兒女。活潑爛熳之天真蕩然盡矣。夫人至無可如何。萬難補救之際。則亦惟有委心任命。一聽彼蒼之擺佈。盡我目前地位之所應爲。以送此無聊歲月。待死光陰而已。蓋對於前途無希望。心則對於己身無珍惜。心對於人事無計較。心萬念皆空。羣動盡息。此身未死。此心不啻已死。惟任此行屍走肉之軀體。供彼惡魔之屠宰。靜待死期之至。往日情絲早已隨風寸斷。灰盡無餘。一切萍蓬之想。悉付諸無何有之鄉。不復潏澗胸。次故蕙姑與大雲處。尙能相安。而對於二雲則除一堂相見。循例周旋外。絕少親密之表示。有時或故避之。不與相見。蓋情彌疏而心彌傷已。嗟嗟。二八嬌娃。萬千情愛。前緣一夢。

後約百年天下最可傷心之事又孰有甚於是者乎

二雲之勸蕙姑適大雲也雖屬心灰氣索之言而一味餘癡猶冀蕙姑來嬪之後雖屬隔院春光不少華堂良晤絕望之餘差足自慰不意蕙姑性情大變乃如另一世人冷顏相向溫語不聞漠然若不相識且似有意疎己者則不覺憤憤謂女子之心何善變乃爾纔得新歡便忘舊愛有何定旨直類楊花繼念蕙姑平昔爲人決不至此且嫁得儂夫亦何可樂而遽撒我於九霄雲外耶卒乃憬然自悟蕙姑相遇之淡漠蓋別有苦心則又不覺嗒然神喪笑已之猶餘癡戀乃不及蕙姑之毅然割忍能自解脫也自是以後不惟蕙姑欲疎二雲二雲亦立意欲疎蕙姑念兩人能從此永不相見者則心轉大快蓋已由痴入悟由悟入冥朱顏綠鬢之少年已深中夫暮氣其意境之枯寂乃如退院之閑僧然他人固未及覺也知之者或彼同病之蕙姑耳

個中歲月歡少愁多駒影忽忽催人頭白一轉瞬而距大雲完娶之期已裘葛載更矣維時二雲正二九青春華年大好琪仙已盈盈風信僅欠三番宜室宜家及時可詠王夫人急欲爲兩人撮合藉償夙願以琪仙母家無人一切均可從簡乃遣人招芷梅至



使權代冰人之職。芷梅欣然承諾。卽欲草草擇吉成禮。二雲聞之不能復忍。堅持不允。此次抗議。乃出王夫人之意。外彼意。二雲旣忘情。蕙姑則退而屬意琪仙。乃當然之事。且以二雲平日。百凡將順。未嘗或忤。獨對於此事。而有所未滿乎。乃語之曰。兒意何居。豈以琪姊爲不當。汝意耶。抑別有所屬。故違母旨。以圖一逞耶。願汝明以告母。二雲泣而答曰。皆非也。婚姻事。父母主之。禮所應爾。兒何敢拗。惟兒之姻事。阿父已於彌留之際。爲兒訂定。言猶在耳。痛豈忘心。今阿母徇姑丈之意。廢父命而爲兒別娶。從父則違母。從母則違父。兒誠大難。然以輕重權之。覺違母不可。違父尤不可。父命垂死之遺言也。此後乃不復有一言再入兒耳。此慘痛之紀念。遺言謂兒不當終身守之耶。且婚姻何事。一經定聘。在理亦不應輕率變更。視同兒戲。今日之事。如有人能起阿父於九原。親口取消前命者。則兒可從母。否則兒願終身作鰥魚。以守阿父遺命。果相逼者。兒將遁入空門。不復能終事吾母矣。王夫人愕然不能遽答。芷梅從旁哂曰。孺子何膠執。乃爾父母敵尊。父命應從。母命獨不應從乎。父旣死。則從母。卽所以從父。且汝父遺言所望於汝者。欲汝克成家室。以續宗祧耳。今雖局勢稍變。而汝父九泉望汝之心。當猶如

昔汝違母命而不娶。又何以慰汝父。二雲視芷梅冷笑曰。丈休矣。丈對於侄。姻事前固極力破壞。今乃極力成全。耶丈縱不憚許子之煩。侄則無藉吳剛之斧。侄已爲無告之孤兒。在理應無人憐恤。重勞長者僕。僕何以爲心。此後請丈勿問侄事。如何。芷梅聞言。面爲大頰。以二雲之舌鋒。作作有芒觸膚。乃作奇痛羞極。成怒大聲曰。忤奴敢辱我耶。今日之事。應汝母之招。而至吾。豈慣與人家事者言。已拂袖而出。王夫人以其開罪。芷梅也。亦大怒。叱曰。不肖兒。強詞奪理。乃至目無親長。何以爲人。吾平日錯愛汝矣。二雲無語。惟伏案嗚嗚而泣。

事聞於蕙姑。慨然曰。此何苦者。今生孽債。我不能免。彼又詎能免耶。則不如及早了却之。爲愈矣。乃作一書命棠兒私授諸二雲。書曰。

薄命人謹致書二哥。座右在理。妹不應再寓書於哥。且不應復以此親密之舊。稱謂相加。然妹與哥之關係。似斷絕而非斷絕。前日之事。哥勸妹最苦。妹從哥勸。乃得苟且偷活。以到於今。今日之事。哥適與妹易地而處。妹誠有不能已於言者。所以不恤越禮犯分之嫌。而有此最後之通問。哥之舊姻已破壞於余父。今生斷無重圓之望。

妹已他適。則哥自應別娶。此不啻天經地義。無可違越。琪姊婚事之提議。乃阿母正當之行爲。哥必反抗者。則前日何爲勸妹謀人。則明白謀則闇。妹知哥之必不然也。妹與哥現在之地位。均當作另一世人觀。惟堅持此心。至於永久。若彼有形之軀體。不妨隨身世爲轉移。效傀儡之隨人舞弄。至於下場而止。蓋孽債未償。卽欲自潔。亦不由汝。或且更致他變。不如挺身直受。以求速了。反佔得幾許便宜。此卽哥當日勸妹之旨。於事實上作退一步想。於精神上作進一步想。妹嘗三復斯言。豁然而悟。哥固先覺者。又何煩妹之喋喋耶。妹自來此後。已力擯愛我者置之。心坎之外。惟留此羞痛餘生。勉作賢良新婦。昔日之我與今日之我。已劃然如兩人。妹蓋不復知有故吾久矣。居恆不願見哥一面。蓋不見則猶可自聊。見則支持非易。實非避嫌。乃欲避余戀愛之魔耳。知我如哥。此意定能相喻。且知妹忍而出此。亦哥所許。今妹所望於哥者。欲哥卽以哥之勸妹者。自勸而以妹之自處者處哥也。且母最愛哥。曩之從吾父而爲此移花接木之舉者。其意何在。哥固明知之。奈何虛其所望。矧旣委屈承順於前。忽復唇努目張於後。不知者將謂哥之出此。殆以妹故此非特妹不敢承。卽哥

亦當不願旁人有此言也。哥乎其從妹言。幡然自改而慰親心。以盡人事。琪姊才貌亦不惡。將來哥閨幃幸福。縱未必十分美滿。要亦較妹爲優。何不憐焉。妹今上哥此函。出於萬不獲已。哥閱後可卽付諸秦皇之火。且勿再以隻字遺我。切囑切囑。

二雲閱竟。爽然若失。既而泣曰。吾誤矣。奈何。逆吾母卽趨至王夫人所。涕泣自承曰。兒前日不自知。何以動輒狂獷。大傷阿母之心。今兒已悟。乞母赦兒前愆。而錫兒以將來之幸福。王夫人喜曰。兒能知悔。母心滋悅。卽復召芷梅至。二雲復向芷梅謝罪。芷梅亦大喜。而一段姻緣。遂於以撮成矣。夫人僅知二雲驚地回心。不知實蕙姑一言之力。其遇蕙姑乃甚薄也。

評者曰。吾人處家庭骨肉之間。不外情勢兩字而已。夫情者無盡者也。勢者有限者也。情無盡。故無所不用其情。勢有限。故不得不趨乎勢。情勢兼顧。斯得之矣。雖然。情固必局於勢。勢固必徇乎情。既有此家庭。既有此骨肉。欲達情而不違乎勢。欲順勢而不逆乎情。必不可得也。不可得。則用情而逼勢。遂勢而拂情。觀於王陸兩家。此時此際。可以知矣。夫蕙姑而嫁二雲。情也。二雲而娶蕙姑。情也。樵船遺命。

蕙姑偶二雲亦情也。秋鴻欲琪仙偶二雲亦情也。二雲不欲琪仙亦情也。秋雲欲琪仙偶二雲并自爲之計亦情也。然而勢不可也。勢不可故蕙姑不嫁二雲而嫁大雲。勢不可故二雲不娶蕙姑而大雲娶之。勢不可故芷梅推翻成案。勢不可故琪仙竟嫁二雲。勢不可故秋雲終不得自爲計且也。呼叔呼嫂情也不意其呼嫂而竟呼之。勢也不意其呼叔而竟呼之。勢也。抑且蕙姑投繯覓死情也。覓死而遇救。勢也。二雲憂不欲生情也。不欲生而有子。勢也。秋鴻毒死蕙姑亦情也。蕙姑不死而大雲死。勢也。秋鴻繼大雲而死亦勢也。勢之至而情乃失。所當情之至而勢乃無所逞。誰謂小說家言無補於家庭骨肉間哉。要在善讀者於字裏行間細意尋求斯得之矣。作者誠有心人焉。

吾評二雲爲可恨。讀者初讀之時必以吾言爲不當然。評者不以爲怪也。評者不僮不以爲怪。且深恕之也。何也。蓋讀者讀吾評二雲之時。讀者固未讀全書也。今茲第十四章矣。評者不虞讀者之不信。特恐讀者之或忘。故再識之曰。二雲可恨也。二雲曰。今乃適余頑劣之兄。拙夫巧婦相偶不倫。甚於彩鳳隨鴉。呼嫂爲鳳。呼

嫂爲巧婦。已不倫矣。乃至呼兄爲頑劣。呼兄爲拙夫。呼兄爲鴉。是誠何心哉。

以他人處此。必致懟其所親。悻悻有不甘之表示。而二雲則自傷蹇命。不昧性天。豈第無怨母之言。抑亦無尤人之意。此是作者寬恕二雲之語。非加譽二雲之語也。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琪仙於寡言寡笑之外。多一種薄薄紅雲。時時偷上梨花之頰。覩覩向人。直類新婦。其酥胸粉肱間。已滿貯歡情樂意。曰多一種曰時時曰時時偷上曰新婦曰直類新婦曰胸肱間曰滿貯歡樂一段輕佻放佚文字。讀之令人咋舌。然作者非過爲綺語也。亦聊爲蕙姑舒氣耳。

二雲此日。助家人供張一切。蹀躞終朝。無倦容。無怨色。行所無事。此亦非譽語。蓋二雲當日。固情如是也。勢如是也。

呼叔則呼叔也。呼嫂則呼嫂也。作者於二雲呼嫂時。着低聲兩字。惡極直誅二雲之心。至於無已。

讀者注意。今日蕙姑嫁大雲矣。惟二雲之石頭記一書。蕙姑至死未還。不知何故。

蕙姑之嫁大雲人所不料也。今則竟嫁之矣。然則蕙姑當如何作者。於此兩難之際。則書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好極好極。

蕙姑既嫁大雲於二雲絕少親密之表示好極好極。

二雲勸蕙姑勿死勸蕙姑嫁已屬多事矣。今則猶冀蕙姑來嬪之後。雖屬隔院春光不少。華堂良晤絕望之餘。差足自慰。不意蕙姑性情大變。且似有意疎己者。嗚呼。二雲誠可殺也。吾前以二雲爲兩難人。猶是輕看二雲。今觀其一則曰猶冀再則曰不少良晤。三則曰差足慰。四則曰似疎己。堂堂叔嫂之間。乃敢有如是心。可恨。可恨。

華堂兩字。全書僅兩見。

王夫人徇芷梅之請。欲於最短時期。速了向平之願。孰知速了固不了也。

二雲勸蕙姑嫁。蕙姑勸二雲娶。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天之報施於人。甚矣哉。

謀人則明。謀己則闇。此語確切。雖然二人仍不外多事也。

王夫人與蕙姑姑媳之間如何作者無暇及之矣故於此章之末書之曰其遇蕙姑乃甚薄也一薄字了却全局

此章作者有最得意文字兩句曰天下最可傷心之事又孰有甚於是者乎作者以爲傷心評者不以爲傷心不知讀者又如何

### 第十五章 緣法生前定 人心死後知

是年秋仲二雲與琪仙成婚矣一年兩喜人月雙圓上自王夫人下逮秋鴻俱各如願以償曷勝意滿琪仙初作新人追懷舊事歷盡憂疑險境終成伉儷良緣尤覺眉梢喜氣壓上幾重肩上閑愁卸棄一擔惜二雲自成婚之後對於琪仙殊落落無情愛時或燈前坐對偶露歡顏簾底長談突開笑口琪仙微察之都屬勉強而行絕少自然之致非止窗下畫眉之樂事付空虛卽在枕邊私語之時意殊索莫蓋閨房之內真有所謂相敬如賓者不聞勃谿話諍之聲轉多揖讓雍容之象琪仙至是乃大失望願以彼無曠己之意己亦無俯就之心落落大方不改從前態度於是兩人之情始而相近繼而漸疎終而益遠雖則同室無異殊方不似仇讎乃類秦越繡被潛薰馴至冷然無春意



此後之琪仙眉顰不展。苦度晨昏。春風別院。秋雨長門。蓋與蕙姑同此淒涼狀況。雙雙鑄錯。個個含愁。未死者情難言者。怨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唐人宮詞。始可爲兩人寫照也。顧於此沈沈幽怨之中。乃有一天外飛來之喜琪仙。香衾孤負。嫁等怨於金龜繡腹。膨脹懷早。投夫玉燕。個中消息。報到堂前。王夫人之喜可知。二雲尤私慰曰。幸而男也。則吾事且了。若敖之鬼甯矣。

吾書又久冷落。一人則秋鴻也。方梨笑軒中私語之時。大雲許以事成之後。以小星一席爲彼酬勞。秋鴻雖故却之。而喜誌心頭。早作抱衾與禰之想。一俟洞房花燭。人影成雙。已亦退。奴星而進。儕主婦矣。大雲婚後。固未忘秋鴻。每欲納爲窻室。以實前言。微露其意於蕙姑。蕙姑不加可否。議垂成矣。棠兒知之。怒曰。奸婢坑陷姑娘。一生乃善。自爲計。姑娘縱示優容。我必不任其得志。因歸訴諸陸夫人。夫人亦怒。召大雲而責之曰。吾女孀汝未久。有何失意。欲納小星。卽許汝納矣。他人皆可獨不許納。是人大雲。噤不能答。議遂罷。秋鴻一生作惡。納蕙姑於坑。筭爲琪仙亦爲己也。今諸事皆遂。而琪仙徒負虛名。已則并此虛名而無之。三春忙過。蜂怨蝶愁。爲誰辛苦。爲誰甜。至此而一團豪興。

不能不就。冰消矣。願以陸夫人之阻。大雲疑爲蕙姑。授意益銜。蕙姑刺骨。噫。蕙姑此際。心絕氣平。度其待死。光陰絕不關懷。餘事豈復與若輩小人爭此閉氣。而秋鴻因忿念。莫逞怨毒。遂深異日之禍。又伏其機於此矣。

大雲不得秋鴻鬱鬱不自適。又以蕙姑不解風流。漸萌厭棄之念。乃日從事遊蕩。始則沈湎於酒。乘醉入室。跳躑叫號。無所不至。蕙姑忍之。繼而爲匪人所誘。引入博場。於樗蒲隊中討生活。喝雉呼盧。流連旦恆。至日夜不歸。不數月而罄其產者半。王夫人置不問。蕙姑諫之。則反顏相向。不惟不從。且加以呵叱焉。蕙姑退而歎曰。舅氏之言驗矣。王氏其終敗於是人乎。諫吾責也。諫而不從。吾責已盡。死亦可以見舅氏於九原矣。旣而大雲又舍博而漁。色村僻無妓寮。則惹草粘花。到處爲祟。東隣有某氏婦。夫死而蕩大雲。曠之時。以資助其家。婦德之一心。相愛前度。劉郎概遭屏絕。大雲亦顧盼自豪。大有終老是鄉之志。婦所歡。故衆自爲大雲所佔。乃如禁嚮。莫得染指。弱者不敢較。强者則切齒腐心。躍躍欲試。而大雲不知也。一夕時方隆冬。門外雪深三尺。大雲就婦宿於樓上。夜半聞搗門聲。甚厲。雜以呼噪。細察之。則婦前歡某也。大驚欲遁。婦亦惶急失措。

啓後窗令大雲速躍。大雲躍而暈伏雪地。良久。蹙行而歸。疲不能起。明晨視之。脛骨折矣。自是而大雲遂病。病彌月。股創未平。而內疾加劇。蓋當縱身一躍之際。狂泄風流之汗。飽侵雪夜之寒。樂極生悲。遂犯夾陰絕症。醫者謂本源已竭。內外皆傷。不可爲矣。大雲病後。蕙姑衣不解帶。日夕看護。已憔悴無人狀。既見大雲一息奄奄。勢將不起。則更大感一夕。乘大雲服藥安睡之際。命棠兒備香紙相將入。小有園月明中。伏地焚香。喃喃禱曰。兒夫危在旦夕。薄命人在世百無可樂。願代兒夫入泉。祈神明俯鑒愚忱。償其私願。禱已而起。泣下沾襟。忽聞長歎一聲。自林間出。愕而四顧。則見二雲。嚳折而前。長揖。言曰。適聞禱語。備感眞誠。賢哉吾嫂。奈天不祐吾家。何嫂容瘁矣。曷少休。嗟乎。上蒼乃竟厄吾嫂。至此言已而泣。蕙姑答曰。此吾分也。叔亦何必爲吾惜。且言且視。二雲月光之下。見二雲亦已憔悴憂傷。非復舊時風貌。不覺淒然相對。一陣心酸。泫泫淚下。各倚樹而哭。良久。不輟。嗟嗟。兩人處境。至是乃可稱同病。宜其相惜相憐。感極而慟也。有頃。棠兒來。言曰。適見園門左側人影一瞥。得毋賊婢又來偵吾儕耶。夜深矣。盍歸休。乃相與輟哭而別。

蕙姑返室時大雲已醒見蕙姑厲聲詰曰汝頃往園中耶蕙姑曰然曰往園中何事蕙姑不答大雲冷笑曰吾爲汝言之蓋赴情人密約耳吾不死不自毋怪汝等抱頭哭泣吾一息尙存須不任若輩狗男女遽以綠頭巾加吾首也言次以手搥牀狀殊恚恨蕙姑亦不置辦惟面壁而哭棠兒憤憤曰秋鴻又饒舌矣公子知之姑娘頃在園中無意與二公子遇所談皆公子病中事姑娘蓋爲公子號泣祈天也大雲復發一獮笑曰謹謝汝等良意曷弗祈吾死耶棠兒出而歎曰一片赤心乃遭不諒吾姑娘何不幸至此耶不降凶人以災星而淪善人於冤海皇天無眼哉

其明日大雲遣人速芷梅夫婦至以弟有陳平行逼令蕙姑大歸芷梅夫婦皆大驚詰蕙姑蕙姑泣不語復詰棠兒棠兒備述之正擾攘間二雲奔至謂大雲曰兄何憤憤此何事而可誣人願立死兄前以明弟志毋令吾嫂抱屈也言已持翦欲自刺棠兒急奪之乃免時大雲亦稍悟不復聲芷梅指之叱曰吾初以汝爲人也乃狗彘不若耶吾女亦何必終伴汝言已憤憤欲挈蕙姑同歸蕙姑不可曰父休矣兒從父命適人生爲王氏婦死爲王氏鬼其復能生出此門乎陸夫人亦苦勸之堅不從乃囑棠兒善加守護

歎息而去。

此後大雲之病漸有起色。蕙姑則涕泣求死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矣。棠兒憂之一日。午後就廚下取粥一甌進蕙姑曰。姑娘食不下咽。盍少飲此。蕙姑帶泣瞋曰。汝乃尙欲吾生耶。授粥而置。諸案卒不食。棠兒無如何將訴二雲而設法勸之焉。適大雲睡醒呼。餓見案上有粥攪而狂餓之頃刻而盡。俄而大吼一聲七竅流血死矣。蕙姑覩狀驚極而暈。家人聞訊趨至均震駭不知所爲。醒蕙姑而問之故。蕙姑述之驗甌中餘瀝砒質。宛然王夫人。怒叱曰。是必惡婦憎夫置毒於粥中而斃之耳。急命人計諸陸氏。芷梅夫婦至。王夫人號啕述女殺夫狀。欲鳴官究治。芷梅夫婦雖心知蕙姑冤而疑莫能明。因怒謂蕙姑曰。前日勸汝去此。汝不從。今且奈何。蕙姑大聲曰。此何不了一死而已。請父母歸。有一身在。鬻割惟命。二雲勸曰。吾嫂勿爾。吾誓爲嫂。雪此奇冤。乃問棠兒曰。汝粥取自何處。曰在廚下。曰汝自煮之乎。曰否。吾以姑娘三日不食。因囑廚媪煮粥少許。煮成。吾乃往取。二雲復呼廚媪而問之。廚媪老而聾。應召至。索索然抖極口呼冤不止。二雲慰之曰。汝勿懼。吾不疑汝。試語吾以煮粥時曾有人至廚下否。媪曰。有秋鴻婢來問。

吾羹粥備何人所餐吾答以棠婢囑羹以進蕙姑娘者秋鴻亦旋去餘無他人二雲點首揮媪使退立命覓秋鴻不獲復命索之園中得其尸於深柳堂後之荷池內蓋乘衆人慌亂之際投水自盡矣搜其身畔得一紙乃自書殺人供狀也文粗鄙不可錄著者就其意而易其詞如左

毒大公子者非他人吾也吾初意欲毒蕙姑乃誤毒大公子不得已以一死謝大公子且以謝蕙姑計此次若死蕙姑者則吾或不死而今已矣天網恢恢鑄此大錯死神已臨吾前願乘吾垂死之良心宣布吾一生之罪惡吾幼受夫人青眼頗圖報稱比長遣侍琪姑吾知琪姑爲夫人所愛效忠琪姑卽不啻效忠夫人不知此念實大誤後來種種罪惡卽由此一念而胚胎焉此外更有一原因足以釀成吾之罪惡則以夫人愛吾吾自恃信用已堅因得放膽胡爲而無所疑懼及今思之吾殊不德夫人也琪姑自幼與二公子相處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自蕙姑來而二公子乃與琪姑疏琪姑恹鬱吾知琪姑殆不能忘情於二公子而二公子方矚蕙姑吾乃視蕙姑爲眼中釘因思設法離間之俾二公子與琪姑復溫舊愛此爲吾罪惡進行之第一

步一計不效。一計又生。輕輕播弄。而二公子被撻矣。蕙姑見逐矣。吾此時自謂眼釘已拔。心乃大快。計二公子既失。蕙姑則與琪姑終有復親之一日也。不意天降厥凶。主人見背。遺命以蕙姑適二公子。吾聞之。乃如震雷一聲。魂喪氣沮。念此事成。吾琪姑終身隳矣。必更設法破壞之。而吾罪惡之第二步。乃不得不着手進行矣。大公子之交歡。陸氏主人。吾教之也。既而遺命變更目的。已達蕙姑。玉顏有主。琪姑安得無歸。此後兩次喜筵。均爲吾慶告成功。痛飲黃龍之酒。吾一生之罪惡。可自此收束矣。乃二公子成婚之後。對琪姑仍無情愛。吾乃爲之爽然。若失。大公子初許納我。既而寂然。吾疑蕙姑中梗。又爲之憤然不平。諸念紛乘。殺機頓起。計必置蕙姑於死地。然後可斷二公子之情絲。而洩吾之私怨。此爲吾罪惡進行之終步。不意竟獲斯奇。誤欲悔無從也。計吾前後種種罪惡。皆爲效忠一念所誤。而大公子則爲吾製造罪惡之助手。今茲之死。亦不甚冤。惟吾於蕙姑初無深仇宿怨。且蕙姑之婉媚。吾亦愛之。吾乃頻頻與之爲難。剝奪其一生幸福之不足。并欲戕賊其生命。原其情則皆爲琪姑。琪姑之心。吾知之。吾之所爲。琪姑曾未有一次之參預。吾茲已伏其辜。勿因吾

而更罪琪姑也。噫！吾言盡於此矣。死期已屆，更不容一刻耽延。將藉此三尺清流洗滌吾一身濁惡，負罪歸泉，受冥司之裁判。刀山劍樹，行躬蹈之，留得惡名，將受萬人唾罵。罪人之結果如是，人亦何苦而爲惡。噫！悔之晚矣。罪婢秋鴻絕筆。

一紙罪狀，衆目傳觀。蕙姑之冤，遂白。王夫人噤不能聲，目定神呆，狀如木偶。芷梅如夢初覺，堂堂丈夫，乃爲兒女所弄，棄嬌女於僮奴之手，令且獲斯惡果，且悔且痛，撫蕙姑而泣曰：阿父誤汝一世矣。陸夫人亦大慟，蕙姑收淚曰：此殆兒命於吾親乎？何尤遺體在床，不速料理，後事徒相對。悽愴奚爲者？二雲曰：吾嫂言然，罪人已得吾兄之目，可瞑所苦者，嫂一人耳。乃率家人草草爲大雲治喪。

評者曰：居恆親一般富家兒，席豐履厚，居移氣，養移體，屋宇崇煥，市廛櫛比，良田數千畝，白銀數十萬，乃不數年而呼盧喝雉矣，不數年而徵歌選舞矣，不數年而鬪黃雀，鬪蟋蟀矣，不數年而賣田賣宅矣，不數年而逢人借貸，沿門托鉢矣。更有官裔紳嗣，藉其父兄叔伯之餘威，華其衣澤其面目，徵逐於博場紅樓中，爲父母者恨其子之不肖，而思有以管束之，猶不肯拘其子，扶其子，詈其子也。乃以誘吾



子三字號之於衆博而敗也則捕博徒而以官長之力封其屋娛聲色而喪資也則摧花折柳而驅其人究之其子之博其子之娛聲色固未有已而加之厲也彼以爲吾毀人吾侮人吾毆人吾父吾兄吾伯吾叔方將庇吾之不暇吾何爲而不放逐哉於是呼雞逐狗之流吮癰撫疽之輩從之者如歸市矣孰謂身不喪乎家不破乎無他由辨之不早辨耳夫大雲固吾所謂可憐人也乃一由於樵船之棄視不教再由於秋鴻之日夕玩弄所懷不遂所求不逞所欲不順夫然後日事遊蕩夫然後沈湎於酒夫然後引入博場夫然後東隣夜度夫然後大雲以之殺其身是豈大雲之本心哉吾故曰大雲誠可憐焉

作者於兩雲婚娶之期均用特筆若曰爲大雲完姻時屆仲春若曰距大雲完娶之期已裘葛載更矣若曰是年秋仲二雲與琪仙成婚矣特誌之亦特痛之也二雲有子琪仙之幸也王氏之福也

秋鴻作小星秋鴻之幸也秋鴻不作小星秋鴻之不幸也棠兒作小星棠兒之不幸也棠兒始終貞守棠兒之幸也

秋鴻爲己之心無時或已而虛名誤之秋鴻誠不幸也

大雲日事徵逐蕙姑之不幸也或曰使大雲而娶琪仙當不至是評者曰有秋鴻在不殺其身不已也

小有園冷落久已讀者將忘之評者亦將忘之矣此處以蕙姑禱天忽然出之遂覺首尾兜合

大雲病矣二雲倘有手足之情豈無所動於中乎見嫂禱天而發長歎是何居心吾不能解

蕙姑曰此吾分也一分字擲地作金聲

二雲持剪自刺儼然以死劫兒幸棠兒急奪得免否則徒死無益且成兒死弟之罪二雲誠可恨哉或曰此人情也評者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芷梅指大雲而叱曰吾初以汝爲人也乃狗彘不若耶回想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之時不禁啞然失笑

嗚呼大雲死矣悲哉蕙姑方作大歸婦又陷於謀死親夫之嫌疑蕙姑不幸王氏

之不幸也。

深柳堂後之荷池。活碧亭之池也。活碧乃作死碧矣。一笑。

書中點綴園亭。乃在第二章。其臺榭之名。凡十一。曰深柳堂。曰活碧亭。曰羅浮館。曰秋聲院。曰菊畦。曰醉陶居。曰桂花廳。曰天香閣。曰梨笑軒。曰盥薇院。曰冷紅亭。至曾運用者。凡八。則深柳。活碧。羅浮。秋聲。菊畦。天香。梨笑。冷紅。是也。餘如醉陶。桂花。盥薇。三處。未嘗再見。或曰醉陶可居。芷梅。桂花可居。秋鴻。領略。櫓聲中之木犀。味盥薇可居。棠兒不知。然否。

秋鴻絕命詞。作者意易之也。吾故知第十二章。秋鴻促大雲。有傳曰云云。當亦是作者意易。

嗚呼大雲死矣。嗚呼秋鴻死矣。吾哀大雲。可憐吾哀秋鴻。可殺吾哀王氏之不幸。

第十六章

紅顏歸浩劫

黃口爲扶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琪仙初聞大雲被毒。滿懷都是疑雲。嗣聞秋鴻自殺。罪人已得名。且從前種種陰謀。亦憑一紙遺言。自爲宣佈。揭開暗幕。重重不覺心膽爲裂。蓋秋鴻

所爲琪仙固未與謀而事涉於己。又豈能晏然若無事者。因此腹中九月之麟兒亦受此劇烈之感動而呱呱然墮地矣。初試啼聲。知爲英物。王夫人等雖在喪亂之中。亦不能不爲之破顏一喜。詎知琪仙分娩之後。遽昏暈不省。人事驚痛之下。益以劬勞。曾不崇朝。勢已危殆。鄉僻固。尠名醫。產病尤無靈藥。只得大家束手空喚。奈何耳。延至次晚。疾已大漸。時家人俱在側。琪仙張目呼蕙姑而語之曰。蕙妹。吾與妹素無惡感。乃爲小人所弄。致負吾妹。吾若早能覺察者。亦奚至於此。今事已大明。妹縱能恕吾。則自問良心終覺無以對妹也。蕙姑答曰。琪姊勿言此。茲宜靜攝已往之事。與姊無關。勿復縈擾於心。姊知之。妹固愛吾姊者。琪仙泣曰。蕙妹謝汝恕吾。願吾不起矣。遺此乳臭。勢將累妹。奈何。望妹念王氏一脈之延。全恃此子。其善視之。吾在九泉亦當於冥冥中爲妹祈福也。言已。命乳媪抱兒授諸蕙姑。蕙姑含淚受之。琪仙又顧二雲語曰。一載夫妻。遽成永訣。情長緣短。吾何以堪。既又執二雲之手泣曰。吾夫乎。薄命人身世渺茫。幼抱無家之痛。滿望將來或有展眉之日。而今已矣。今生自恨未修。而人之幸福爲吾而誤者。且不一而足。卽吾夫亦其一也。此不祥之軀體。留在人間。徒滋疚耳。雖然有姑不能養。有

夫不能事有子不能育婦職全虧卽死亦甯能免於罪戾言次大喘不已既而轉目注二雲發最後之一言曰吾終愛汝喉際含糊斷續聲有餘痛而歿二雲撫膺大慟曰嗟乎琪姊吾負若矣泉路茫茫姊將安適吾至今乃深悔未以愛情及姊也蕙姑覩狀亦手撫屍牀泣呼琪姊不已繼聞兒啼聲乃各收淚蕙姑撫兒復泣曰琪姊逝矣吾乃求死不得也天乎其錫此無母之兒以福又顧謂二雲曰兒尙無名盍卽命之琪姊陰靈不遠當亦樂聞也二雲視兒歎曰兒生而無母可名之以萱而字之以懷北留作終身記念也

遭家不造喪亂頻乘方深折翼之悲又抱分釵之痛二雲至此洵難乎爲懷矣而彼所最痛心者則以琪仙垂死猶以吾終愛汝爲言同處十年結褵一載彼之眷吾至深而吾終未嘗有一分之情愛以相報酬宜其臨死猶含餘怨以彼性情溫淑處事大方固應得人歡心博人憐愛卽論貌亦不弱蕙姑不知何以吾之心坎中竟無容彼之地姻緣冰雪心爭馬牛一年來坐對美人竟爾頑同木偶迄今追溯前情奚能自解欲贖吾咎而人已云亡安得起白骨而肉之徒留得零脂剩粉殘素餘工覩物傷心在在足滯

人之哀感而入於耳者更有嬌兒索乳之聲觸於目者更有媿婦孤淒之狀尤覺肝腸寸斷心腑全摧人非鐵石怎禁得如許磨折遂令潘郎鬢髮未老先斑沈約腰肢不秋而瘦蕙姑憂之以二雲平日頗喜棠兒意欲強令納之稍慰寂寞二雲笑曰嫂誠厚吾惜吾已爲將死之人何必多此一誤慚愧白頭人月落教星替嫂效杜采秋以紅豆贈癡珠我亦惟有效作癡珠謝語大福自知不再良緣或待來生乞嫂爲吾善撫棠兒耳蕙姑乃已而二雲亦自此病矣

王夫人以垂暮之年處極順之境方期兩對佳兒佳婦承歡到老含飴弄孫而變出非常人悲永訣罡風勢惡吹殘並蒂之花孽雨陣狂淹斷連枝之樹顧瞻膝下零落無多一則痛賦悼亡鰥魚興慨一則情甘獨活寡鵠堪憐老懷對此又何以堪所幸蕙姑賢孝性成以一身兼數職羹湯虔奉色笑親承不恤劬勞備極誠敬然因此而尤令夫人回首從前倍滋內疚悲悔交乘有難名之痛苦未幾而一息奄奄遂與二雲俱病蕙姑此時雙方侍疾餘力撫兒寢食不安形神皆瘁其苦蓋難言矣一日蕙姑以藥進二雲二雲受而飲之泣呼曰嫂乎吾已以母付嫂以兒累嫂更令嫂爲吾增其碌碌是誠何

心而今而後願嫂置吾勿問吾至感嫂無既也蕙姑侃侃答曰叔何言事至今日大局將墜吾豈可復與叔論私情者凡吾所爲盡吾未死者之分耳吾撫萱兒爲王氏也非爲叔也吾侍叔疾亦爲王氏也非爲叔也叔何爲出此言也二雲昂首唏曰敬聞命矣賢哉吾嫂吾王氏之福也吾自問生死均無所對奈何留此殘生更以相累天乎盍速戕吾軀乎

既而王夫人疾篤二雲亦病體頹唐不能起而侍疾蹠蹠於藥爐茶竈間者惟蕙姑一人夫人彌留之際呼蕙姑而語之曰汝良苦矣我老悖以汝之賢而不能早識以婢之奸而不能早察遂令家居大好竟來毀室之悲兒女無緣共唱離鸞之曲誰鑄此錯吾實尸之死後當剗吾目珠不敢見若翁於地下也蕙姑泣而慰之夫人復長嘆一聲而逝二雲於暝眩之中聞此極天噩耗一慟遂暈蕙姑此際隻手支持殘局可憐呼籲無門一方料理王夫人喪事一方爲二雲關心藥裹而彼萱兒提携捧負又復刻不能離一生處境之困難蓋至此而極矣二雲以久病之軀經此一慟遂不能支越七日而玉樓赴召塵網長離多情薄福之少年從此遂成爲情史上人物其臨命之頃爲狀蓋至

苦目視蕙姑欲語者再而格格不能吐最後并力言曰嫂乎妹乎今將長別其許吾復仍舊稱乎方吾與妹羅浮館聚首之時豈料至於此日嗟彼秋鴻果何仇於吾家而盡力加以破壞毒吾兩人之不足寢假而波及全家吾死必訟之於天不令彼厲魄凶魂逍遙法外也大局至此夫復何言妹此後何以自處吾亦不敢強加勸勉惟萱兒尙在孩提可憐王氏一門祇此一點骨血妹須善爲安置而後自謀至吾之未了餘情行且擊之俱歸候妹傾之於地下矣蕙姑坦然曰吾哥行矣妹已心力交瘁無可再生歸期正復不遠死而有知悲無幾時至萱兒自當付托得人俾得成立不令若敖之鬼餒也風捲殘雲剎那間一家都盡自來死亡之慘衰敗之速未有若王氏之不幸者蕙姑以憔悴餘生收拾殘棋一局風流雲散連治四喪水盡山窮惟拚一死其治二雲喪也從容措置井井有條平日善泣如顰卿至此乃滴淚亦不承眶睫蓋已胸有成竹得大解脫矣殯葬事竟語棠兒曰吾與汝共患難者十年吾無妹夙以妹視汝今吾事皆了惟留此兒汝其爲吾負責此兒之能成立與否王氏之能恢復與否將胥於汝乎是賴汝能許吾乎棠兒曰姑娘所囑婢子義不容辭然姑娘又何往者蕙姑笑曰癡兒尙以吾



爲能久於人世耶。棠兒悟知蕙姑將覓死日夕，詞伺之。未幾而蕙姑率乘間自縊。遺書別其父母曰：

兒在世二十年，萬苦千辛，備歷人世不堪之境。此殆前生夙孽，非關父母之誤。兒也。使兒於未嫁之前早拚一死，則後來苦楚皆可倖免。一念不決，乃至欲死不得，顛連輾轉，以迄於今，而卒不免於一死。兒實自誤。夫復奚尤？今兒事盡了，所欠者罔極深恩，猶未有消涖之報。良不應遽撇吾父母以去。然兒實不能耐矣。陰靈未遠，遲吾於泉下者，有翁有姑，有夫有叔，有姊兒生則人間，隻影煞甚淒涼。兒死則地下天倫，或可完聚。棠兒秉性堅貞，具饒俠骨。兒已以萱兒相托，當不隕越。此後尙望父母垂青及之。俾王氏一脈不至中斬，銜感於九泉者，當不僅兒一人也。兒行矣，願父母勿復念兒。

蕙姑既歿，棠兒迎芷梅夫婦同居管理。王氏遺產而自撫萱兒，含辛茹苦。年復一年，有勸之適人者，棠兒慨然曰：「姑娘不負琪姑，吾敢負姑娘哉！且適人亦何樂？卒不嫁。於是俠婢之名，遂聞於遐邇。後數年，芷梅夫婦相繼歿，萱已十齡矣。棠兒爲之延師課讀，接

衍書香稍長。卽爲之授室。門庭重振。氣象一新。夏少康之中興。不是過也。萱事棠兒。如母棠兒。今尙在年未滿五十云。曠王氏之盛衰。其關係乃在兩婢。不亦奇哉。

評者曰。孔子有言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嗚呼。天下事一至於末如之何。亦末如之何而已矣。人願不生於世也。而呱呱墮地矣。末如之何也。人願不去此世也。而冥沒無聞矣。末如之何也。夫雙鬟不必有記也。而竟有記矣。末如之何也。作者不願作雙鬟記。評者不願評雙鬟記。讀者不願讀雙鬟記也。而竟作之矣。而竟評之矣。而竟讀之矣。末如之何也。是故有琪仙而復生蕙姑。末如之何也。有棠兒而又有秋鴻。末如之何也。二雲而娶琪仙。娶琪仙而夙願虛。末如之何也。蕙姑而嫁大雲。嫁大雲而身且寡。末如之何也。秋鴻自爲計而終。末列小星。末如之何也。樵船許字。蕙姑而早死。末如之何也。芷梅推翻成案。末如之何也。大雲以毒死。末如之何也。秋鴻自盡以死。末如之何也。王夫人以憂死。末如之何也。琪仙以羞死。末如之何也。二雲以恨死。末如之何也。蕙姑投繯不死。而終以投繯死。末如之何也。末如之何則亦末如之何而已矣。推而言之。棠兒。迎芷梅。

夫婦棠兒之末如之何也。自撫萱兒末如之何也。棠兒不肯適人末如之何也。延師課萱兒末如之何也。卽王氏之盛衰關於兩婢亦末如之何也。評者故曰孔子有言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下事莫不如是也。豈獨王氏爲然哉。作者蓋慨乎言之也。爲小人所弄。琪仙至死方明。煞是可憐。然琪仙當日固未嘗不知知而不言。評者故曰琪仙可憎。

王陸婢僕書中祇點明秋鴻棠兒兩人。至此又加一乳媪。

有姑不能養。有夫不能事。有子不能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然。

吾終愛汝。琪仙之絕命詞也。至此方吐露晚矣。

蕙姑曰。叔何言。事至今日。大局將鑿。吾豈可復與叔論私情哉。貞潔之操。蕙姑有也。

吾撫萱兒爲王氏也。非爲叔也。吾侍叔疾亦爲王氏也。非爲叔也。大義凜然。讀之令人起敬。

二雲耿耿蕙姑至死不變可憐亦可恨蕙姑坦然真有叔不撫嫂嫂不撫叔之概胸有成竹得大解脫八字談何容易而蕙姑竟能之此蕙姑所以不可及也

作者歸結全書曰不亦奇哉評者曰此何足奇天下類於此者奚止恆河沙數或曰否作者之作雙鬟記祇有此雙鬟記耳不亦奇哉評者曰然吾評作者之所作乃先評此雙鬟記不亦奇哉天下後世讀雙鬟記而讀評者之評至此不亦奇哉四字亦拊掌軒眉久久不已不亦奇哉

評既竟復係一詞

納涼把卷璃窗下悶懷又添愁思眼底雙鬟一生一死斷送紅顏休矣歎人事如斯皇天無眼幸有匠心通玄合幻成新記卽今塵世何似憧憧來往者爭名而已剔垢披疵調黃抹粉憑我心情料理推窗遙望正殘月窺人鳴蟲澹砌  
萬慮縈情擲書長歎起  
調寄齊天樂



跋

今夏自里來訪枕亞於枕霞閣見其汗涔涔下而猶筆不停揮余性慙直慨然曰人生如朝露百年一剎那精血有限光陰逝波當哥入民權時代編纂之餘著九萬言之玉梨魂已耗費心血不少既因玉梨魂之事實不詳復創別體以成何夢霞日記前後歲逾三週恐心血之消去不止一千零八十滴矣何以如此溽暑尙埋頭書案牢把秃筆於字裏行間自尋煩惱耶枕亞默然俄傾謂余曰我生不辰入世多艱幼年困厄於家庭長復乖張於命運不得已恣情小說以一瀉此衷腸積悶汝苟勸我焚筆毀硯捐棄此道則出仕不善鑽營爲商不善經計而一腔孤憤無從發洩恐常濼迴於臟腑間倍受精神痛苦其消耗精血更甚於斯余著玉梨魂後腦經中自覺非常愉快何夢霞日記告竣又覺撇開一重心事今所著者爲雙鬢記已將次結煞余正藉此以消遣汝毋以我爲慮嗚呼枕亞之言豈本意焉傷心人語比比如此發刊之日爰述其言以代跋

丙辰九月八日同邑姻教弟姚民哀誌於海上爭聲琴韻樓

